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碩士論文

A Thesis Presented to
The Graduate Institute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諾貝爾迷夢：遠景與九五文化《諾貝爾文學獎全集》翻譯出版研究

A Broken Dream:
On the Nobel Prize Collections by Two Publishers in Taiwan



指導教授：賴慈芸 博士

Thesis Advisor: Dr. Sharon Lai

研究生：蔡孟儒

By Meng-Ru Tsai

中華民國一〇三年七月

July 2014

摘要

一九七〇年代台灣出版業蓬勃發展，帶動一波套書風潮，題材從理財保健到史地傳記，包羅萬象。一九八〇年代初期，九五、名家和遠景三家出版社不約而同看上諾貝爾文學獎，計畫製作套書收錄諾貝爾文學獎作品，因而掀起一場搶奪預約市場的報紙廣告大戰，最後名家中途打退堂鼓，九五和遠景各推出一套《諾貝爾文學獎全集》。諾貝爾全集的製作難度絕非一般套書所能比擬，首先套書必須在短時間內分批出齊整套作品，八〇年代的台灣譯者數量足以在時限內應付如此龐大的工作量嗎？再者，諾貝爾獎是歐洲中心的獎項，希臘、冰島等得主的文學作品原文從何取得？台灣又有多少譯者和編輯具備歐洲語系能力？從市場角度考量，當時台灣讀者接觸的文學仍以英美和日本為主，出版社如何推銷歐洲文學居多的諾貝爾文學獎？

本文從原文來源、譯者來源、新譯與非新譯作品比例和譯文品質四種面向探討遠景與九五兩套全集。研究發現，遠景有一套挑選收錄作品的標準，原文委託書店進口或托人代購；九五則直接翻譯日文版諾貝爾，照單全收。遠景和九五全集收錄的作品並非全數新譯，兩家出版社都沿用港中台三地的現成譯本，以壓縮製作時間，降低成本。遠景的新譯作品比例較九五高，整體譯文品質也更好。兩套書雖然銷售不如預期，對台灣的貢獻仍不容抹滅。

關鍵詞：《諾貝爾文學獎全集》、翻譯史、遠景、九五

Abstract

The 1970s witnessed extensive developments in Taiwan's publishing industry which brought about the popularization of serial books and the inclusion of history, geography, and biographies in addition to the typical finances and health. Beginning the 1980s, three publishing houses, Mingjia, Jiuwu, and Vista, separately decided to publish a collection of works that had been awarded the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Shortly after, Mingjia abandoned the project, yet Jiuwu and Vista both published anthologies of the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Production work for these collections undeniably more intense than for other books;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various aspects these undertakings, including whether there were enough translators in Taiwan to accomplish this monumental task within the strict timeframe, where the original in languages such as Greek and Icelandic came from, how many translators in Taiwan were competent with European languages, and lastly, how publishers promoted literature from Nobel Prize winners from countries unfamiliar to Taiwanese readers at the time.

This study further examined the Vista and Jiuwu anthologies with regards to the origin of the works, the translators, the proportion of new translations and existing translations, and translation quality. Results found Vista had selection standards where it consigned bookstores or people to purchase and import the original work, whereas Jiuwu directly translated the Japanese translations. Not all of the works in both of the collections were new translations; the two publishers incorporated existing translations from China, Hong Kong, and Taiwan to reduce production time and costs. Vista's collection had a higher ratio of new translations and a higher overall quality of translation. Despite sales for the two series being lower than anticipated, they both contributed a great deal to Taiwan's translation history.

Keywords: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translation history, Vista, Jiuwu

誌謝

一切都要從慈芸老師開了間「翻譯偵探事務所」說起。感謝慈芸老師收我進事務所，讓我有幸與可靠的助手們展開抽絲剝繭、又驚又喜的偵探生涯，還因此獲得論文題目一道。老師對研究的熱情感染了我，每次有新的發現總是等不及要向老師報告。多虧老師的指導與勉勵，這本論文才能寫得如此順利又愉快。

謝謝根芳老師和宏淑老師撥空擔任我的論文口委，更感謝兩位老師提出寶貴的建議，讓我的論文更臻完整。謝謝柏森老師包容我擅闖辦公室，耐心替我解惑。由衷謝謝兩位受訪者與所有提供協助的貴人，沒有你們的參與，這本論文不會有完成的一天。

拖拉一整年，最後三個月才卯足全力衝刺，這種壓死線的風格我好像一路走來始終如一。謝謝翻譯所帶給我歡笑不斷的三年，謝謝朋友家人不厭其煩地督促兼鼓勵，終於離開龜了三年的翻譯所圖書室，以後也請繼續指教。



目次

第一章 緒論

-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1
- 第二節 研究方法 2
- 第三節 文獻回顧 4
- 第四節 論文架構 5

第二章 時代背景

- 第一節 一九四〇至一九八〇年代翻譯圖書出版概況 6
- 第二節 遠景成立概況 7
- 第三節 套書風潮演進 9
- 第四節 諾貝爾文學獎全集廣告戰 11

第三章 遠景《諾貝爾文學獎全集》

- 第一節 全集簡介 15
- 第二節 原文來源 17
- 第三節 譯者來源 18
- 第四節 新譯與非新譯作品 23
- 第五節 小結 33

第四章 九五《諾貝爾文學獎全集》

- 第一節 全集簡介 34
- 第二節 原文來源 37
- 第三節 譯者與校訂委員會 38
- 第四節 新譯與非新譯作品 43
- 第五節 版權爭議 56
- 第六節 小結 56

第五章 諾貝爾全集譯文評述

- 第一節 遠景與九五新譯比較 57
- 第二節 遠景非新譯作品評述 63
- 第三節 九五非新譯作品評述 71
- 第四節 小結 77

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 第一節 研究成果 78
- 第二節 諾貝爾全集的時代意義 78
- 第三節 銷售結果與貢獻 79
- 第四節 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建議 80

參考文獻 81



圖表目次

- 表 3-1. 遠景新譯、非新譯數量對照表 19
- 表 3-2. 遠景譯者列表之一 21
- 表 3-3. 遠景譯者列表之二 22-23
- 圖 3-1. 遠景新譯與非新譯數量百分比 32
- 圖 3-2. 遠景新譯與非新譯數量（依照出版日期） 32
- 圖 4-1. 日文版諾貝爾與九五諾貝爾的標誌 38
- 表 4-1. 九五諾貝爾非新手譯者列表 39-40
- 表 4-2. 九五諾貝爾新手譯者列表 40
- 表 4-3. 九五諾貝爾校訂委員名單 42-43
- 表 4-4. 九五諾貝爾新譯與非新譯數量表 43
- 圖 4-2. 九五新譯與非新譯數量百分比 55
- 圖 4-3. 九五新譯與非新譯數量（依照出版日期） 55
- 附錄一：張恆豪訪談文字稿 85-88
- 附錄二：遠景《諾貝爾文學獎全集》總書目 89-101
- 附錄三：九五《諾貝爾文學獎全集》總書目 102-119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諾貝爾文學獎（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堪稱全球矚目的重大事件，每逢十月得主揭曉，媒體總是鋪天蓋地，大篇幅報導諾貝爾盛事。台灣報紙的諾貝爾專題報導始於1980年，《聯合報》副刊編輯痙弦請學者鄭樹森擔任諾貝爾特派記者，負責採訪當屆得主和其他相關人士。痙弦回憶當時海外連線採訪的情況：

在當時仍無手機和電腦的時代，我們在諾貝爾文學獎發布的同時，獲獎人的詳細資料和評介文，由撰稿人以越洋電話的方式，自世界各地一字一字讀稿回台北，第二天整版整版的專題報導出刊。（呂惠萍）

中國時報不讓對手專美於前，立刻跟進採訪，於是一九八〇至一九九〇年代末期，每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公布翌日，即可讀到台灣兩大報副刊的整版專題報導。痙弦表示，台灣對諾貝爾文學獎高度關注，連主辦單位和得主都印象深刻。

早在一九五〇年代，國內就開始出現諾貝爾得主賽珍珠（Pearl Buck）和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的作品，而且銷售一路長紅，堪稱出版社的心頭好。例如1955年至1987年間，《大地》（*The Good Earth*）、《老人與海》（*The Old Man and the Sea*）和《戰地春夢》（*A Farewell to Arms*）在市場上流通的版本皆超過25種，讀者愛看，出版社也樂得一出再出。一九六二年史坦貝克（John Steinbeck）獲獎，出版社不只推出代表作，連早期作品也翻出來出版，光是中長篇小說就出了十一種，另有短篇集、遊記、日記等作品，諾貝爾文學獎儼然成了銷售萬靈藥。一九六八年，文學獎誕生第一位日本得主川端康成。台灣因地緣與歷史因素，與日本淵源匪淺。川端康成一得獎，台灣旋即掀起一股搶譯川端風潮，頃刻之間書架上擺滿各種川端小說，封面不忘以顯眼字體強調「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自此，台灣人對諾貝爾獎多了一份期待，既然日本能在一群歐美作家之間殺出重圍，台灣作家或許也有一線希望。一九七一年台灣退出聯合國，一九七八年美國與我國斷交，為了彌補兩大外交重創，台灣迄今仍在努力尋求國際認同，獲頒國際獎項是非常正面的肯定，因此台灣關注諾貝爾獎的熱度近年來有增無減。

除了民間共襄盛舉，出版界也很懂得把握熱潮商機，趁勢推出作品。不過關注歸關注，能不能持續帶動市場成長倒不是必然相關。例如二〇一三年加拿大得主孟若（Alice Munro）的短篇小說在得獎前不受國內讀者青睞，二〇〇三年與二〇〇七年作品各首刷五千本，沒有再版（陳宛茜），縱使得獎光環能創造一波

銷售佳績，熱潮頂多只能維持一年，直到下屆得主誕生為止。換句話說，台灣人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記憶非常短暫。出版商搭上諾貝爾順風車，發行一、兩部作品就差不多了，幾乎不會再發起更大規模的出版計畫。而且現在市場上已經很少見到作家全集，整套文學獎全集更是稀有，沒想到，三十三年前竟有出版社願意大手筆製作諾貝爾文學獎全集，而且不只一家，而是三家同時競爭。一九七〇至一九八〇年代，出版界盛行出版套書，一九八一年九五、名家、遠景三間出版社趁著風潮，競相宣告出版諾貝爾全集，引起國內一陣譁然。諾貝爾全集的製作難度絕非一般套書所能比擬，首先諾貝爾獎是歐洲中心的獎項，一九〇一年至一九八二年，諾貝爾文學獎七十九位桂冠得主僅十五位來自英語系國家，一位來自日本。其餘六十三位得主遍布全球，尤以歐洲國家五十四位為大宗。扣除英語系與亞洲國家和台灣人較熟悉的俄文、西班牙文、德文和法文，其餘挪威語、瑞典語、冰島語、普羅旺斯方言等冷僻語系得主仍占二十九位，比例超過三成五。台灣讀者一向習慣接觸英美日文學，剛剛提到的諾貝爾銷售紅牌全是美國與日本的作家，若要一次推出所有諾貝爾得主的作品，讀者願意買單嗎？就算讀者有興趣，台灣市場容得下兩套性質完全相同的全集嗎？再說，套書出版形式與叢書不同，讀者下單預購後，出版社必須在短時間內把書出齊。試想，一九八〇年代哪裡找來這麼多歐洲語系的翻譯編輯人才，在時限內翻完將近八十位得主的作品？

本論文的研究目的就是解開這個翻譯出版史上的大謎團。如前所述，諾貝爾全集製作困難重重，市場反應也難以預測，台灣出版界為何對諾貝爾如此感興趣？兩家出版社如何排除萬難製作全集，最後銷售的結果是好是壞？本研究將抽絲剝繭，一一揭開諾貝爾之謎，為台灣翻譯出版研究補上缺失的一塊拼圖。

第二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涵蓋翻譯研究與出版研究，前者以書目為主，研究面向包括原文、譯者與譯文，研究方法是比對文本；後者以史料為主，研究面向包括出版社、行銷策略、銷售狀況，研究方法是訪談及蒐集文獻史料。

一、比對文本

本研究總共使用四套《諾貝爾文學獎全集》，台灣諾貝爾兩套，日本、美國諾貝爾各一套。兩套台灣全集取自師大圖書館，一套是遠景的彩色封面平裝本全集，另一套是環華¹的平裝本全集。為取得九五諾貝爾原始的版權資料，我又赴

¹ 九五諾貝爾的版權於一九八一年五月讓渡給海王印刷廠，此後市面上便多了書華與環華出版的諾貝爾全集。書華與環華是海王印刷廠名下的出版社，這三套全集僅外觀包裝不同，內容皆相同。

台大圖書館查閱九五精裝本全集，並調閱靜宜大學與公共資訊圖書館的版權頁複印件，確認資料無誤。日本諾貝爾精裝全集調閱自成功大學，美國諾貝爾全集則調閱自亞東技術學院。本研究一大重點是追查諾貝爾全集非新譯作品的源頭譯本，追查第一步先使用「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搜尋原文書名、譯本書名、作者、作者中譯名，再使用中國「古籍網」搜尋一九四九年以前的中國譯本。接著利用 NDDS 文獻傳遞服務複印譯本內文第一章，與諾貝爾譯文比對是否為抄襲來源。

二、訪談法

「諾貝爾大戰」是出版史上相當著名的事件，出版史書籍幾乎都會提及，但是大多三言兩語帶過，鮮少有人詳細記錄當時的來龍去脈。為了一探究竟，二〇一三年五月二十日，我和研究所同學一道訪談遠景出版社的 A 小姐²，A 小姐熱心提供許多剪報，並建議我們訪談諾貝爾總編輯張恆豪，更能深入了解出版詳情。二〇一四年五月二日，我與張恆豪先生單獨面談四小時，此次訪談成果是我研究遠景諾貝爾出版始末的重要基礎，訪談同意書與文字稿詳見附錄一。

三、蒐集文獻史料

文獻史料來源有三，第一種是剪報。A 小姐提供的剪報有全集廣告，也有評論諾貝爾事件的專文。我從廣告研究全集的出版訊息，例如登報時間、出書時間、書籍定價、編譯者陣容等，並歸納三家出版社的行銷風格與措詞。報紙評論專文從套書風潮延伸到諾貝爾全集，對研究套書的來龍去脈頗有助益。第二種是出版專著與期刊，《掌燈人》、《出版社傳奇》、《台灣出版史》等出版相關的著作皆有專章論述一九八〇年代的出版活動，裡頭或多或少提到諾貝爾事件，《文訊》、《書香》、《出版界》、《出版情報》等期刊也在諾貝爾發行前後刊登相關文章，從旁觀角度提供不同解讀。第三種是第一手記錄，遠景創辦人沈登恩於二〇〇五年逝世，遠景出版紀念文集《嗨！再來一杯天國的咖啡—沈登恩紀念文集》，裡頭多篇文章提及諾貝爾全集，作者包括當時參與的編輯和譯者，是相當珍貴的第一手資料。比起備受關注的遠景，九五只是一家默默無聞的出版社，史料極少。九五總經理陳中雄寫下《台灣商戰風雲錄》，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上市，其中〈諾貝爾大戰的幕後（出版界明爭暗鬥白熱化紀實）〉一文詳述九五諾貝爾的出版始末，是我目前找到最詳細的紀載，也是我研究九五諾貝爾最重要的依據。

² A 小姐訪談研究是同學的課程期末報告，本論文僅使用剪報，未引述訪談內容，故不附訪談逐字稿及研究同意書。

第三節 文獻回顧

套書在出版史上有其特殊的代表性，目前翻譯與出版的學術研究仍缺乏專門探討翻譯套書的論述，以下文獻分別從出版史與文學翻譯史整理出與本論文相關的論述重點。

一、出版史

陳俊斌〈台灣戰後中譯圖書出版事業發展歷程〉將台灣翻譯書籍的出版史切成三個時期，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七〇年譯書發展空間有限，文學居多，社會科學、應用科學與自然科學次之。此時出版資源貧乏，翻印舊書是最省時省力又省錢的應急辦法，再加上當時譯者極為有限，不易發展譯書事業。一九七一至一九九二年出版業興盛，圖書市場規模擴大，譯書數量增加，同時也形成搶譯、盜印、剽竊等不良行徑，直到一九九二年實施新著作權法，台灣正式進入世界出版市場體制，才匡正風氣。蔡盛琦的〈1950年代圖書查禁之研究〉、〈戰後初期臺灣的出版業（1945-1949）〉和〈臺灣地區戒嚴時期翻印大陸禁書之探討（1949-1987）〉三篇期刊論文完整論述台灣戒嚴時期翻印禁書的來龍去脈，並將圖書分成「翻印書」和「偽書」兩種形式討論。蔡盛琦的研究對象以學術著作為主，不過翻印學術書籍的原因和途徑與翻譯書籍極為相似，可視為翻譯書籍出版史的重要文獻。以上兩種文獻詳述翻譯書籍的出版環境與條件，一九八一年台灣盜印的行徑尚未終止，諾貝爾全集是否涉及盜印剽竊情事，有待後面章節進一步釐清。

丁希如〈出版企劃的角色與功能〉旨在清楚定義「出版企劃」，並探討企劃在出版流程擔負的角色，丁希如的研究範圍是二次大戰後的台灣出版界，他將戰後出版史分成「以書稿來源為中心」、「以出版者為中心」、「以市場為中心」三個階段，第二階段出現兩大出版現象，一是大套書熱潮，二是書系出版成為主流。丁希如認為「書系」的概念承接自套書，將套書與書系連成相接的完整脈絡。洪千惠〈台灣書系出版之運作與功能〉延續丁希如的說法，深入釐清書系的概念，並將文庫、叢書、套書分別下了清楚的定義。出版史針對套書的論述大致到此為止，目前尚無後續深入研究。

二、文學翻譯史

輔仁大學翻譯學研究所的康士林教授（Nicholas Koss）從一九九〇年代開始發起台灣文學翻譯史研究，其指導學生於一九九四年至一九九六年陸續發表四篇相關論文，包括李惠珍〈美國小說在臺灣的翻譯史：一九四九至一九七九〉、賴慈芸〈飄洋過海的繆思——美國詩作在台灣的翻譯史：一九四五—一九九二〉、周

文萍〈英語戲劇在台灣：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九四年〉和張琰〈說了又說的故事——十九世紀英國小說中譯在台灣（一九四九至一九九四）〉。這股研究文學翻譯史的潮流持續蔓延到二十一世紀，二〇〇三年至二〇一二年出現四篇論文，包括蔡惠任〈日本近現代詩在台灣的翻譯史：一九四九～二〇〇二〉、高幸玉〈日本小說在台灣的翻譯史：一九四九至二〇〇二〉、吳靜芳〈美國青少年小說在台灣的翻譯現象研究：一九四九年至二〇〇六年〉與劉素勳〈浪漫愛的譯與易：1960年以後的現代英美羅曼史翻譯研究〉。以上八篇學術論文皆設定為某一斷代的特定文類，是文學翻譯史目前常見的研究對象。

單德興〈冷戰時代的美國文學中譯——今日世界出版社之文學翻譯與文化政治〉與本論文研究對象最為相似，同樣是研究特定全集，差別在於諾貝爾全集是套書，該文研究的《今日世界》是一套翻譯叢書。單德興的研究對象限定為《今日世界》的文學作品，全文分成四節，探討《今日世界》的時代背景、出版社、選錄作品、譯者與翻譯策略，藉此闡述這套譯叢對台灣的文學及文化所發揮的影響。張俐璇〈冷戰時代的翻譯介入——「新潮文庫」的譯者觀察（1967-1980）〉研究志文出版社《新潮文庫》的譯者與譯者序言，歸納出新潮文庫譯者的三大特色。張俐璇僅分析文庫其中幾位譯者的身分背景和序言，並限定年份，研究範圍較小。

台師大翻譯研究所賴慈芸教授二〇一〇年主持國科會兩年期計畫「十九世紀英美小說中譯品質研究——附評注書目」，並於2012年擴大研究範圍，繼續四年期計畫「戒嚴時期的歐美小說中譯品質研究——附評注書目」，致力釐清台灣戒嚴時期中譯小說偽譯本的源頭。該四年計畫的研究書目與本研究部分重疊，是第四、五章追查源頭譯本的重點參考資料。

第四節 論文架構

本論文一共七章。第一章緒論說明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方法和文獻回顧。第二章交代諾貝爾全集的時代背景，從圖書出版概況、遠景簡介、套書風潮，帶到1981年三間出版社的廣告大戰。第三、四章分別深入剖析遠景與九五諾貝爾的翻譯研究，解釋兩家出版社的出版動機，從何取得原文、募得譯者，又是如何趕在時限內出齊整套全集。第五章檢視兩套全集的翻譯成品，在如此嚴苛的出版條件下，遠景和九五的翻譯品質究竟如何？第六章結論，總結所有研究成果，並就現有發現解釋遠景與九五的銷售成果，最後提出建議與研究限制。

為保持行文簡潔，論文提及得主時，統一以遠景的中文譯名稱之，提及諾貝爾作品時僅寫中文書名，原文請參考附錄二、附錄三總書目。

第二章 時代背景

本章分成四節，第一節介紹一九四〇至一九八〇年代翻譯圖書的出版概況，第二節介紹遠景出版社的成立緣起，以及對出版業的影響，第三節介紹一九七〇年代由遠流出版社掀起的套書風潮，第四節詳述諾貝爾文學獎全集引發的廣告大戰。

第一節 一九四〇至一九八〇年代翻譯圖書出版概況

台灣光復初期，日本人經營的書店大多隨日軍遷回本國，僅少數台灣人書店繼續營業，同時中國歷史悠久的老字號出版社陸續來台設置分支，選擇在台北的重慶南路落腳。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九年，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啟明書局、世界書局和正中書局接踵來台成立台灣分局（蔡盛琦，戰後，167）。一九四九年，上海撤守，國民政府播遷來台，在台分支紛紛與中國切割，重新登記為獨立公司。這些中國來台出版社的目的不在推動台灣出版事業，其主要出版活動僅將上海母公司的圖書輸入台灣（蔣紀周 37）。光復初期，台灣人面臨文字語言轉換的衝擊，本地人中文能力不足，中國出版社輸入的書籍大多銷給中國來台人士，導致本地人與來台人士形成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

上海撤守之後，幣值波動，圖書雜誌來源幾乎斷絕（應鳳凰，五十，91），加上一九四九年政府頒布戒嚴令，一九五一年明文禁止進口中國翻譯書籍：「共匪及已附匪作家著作及翻譯一律查禁」（蔡盛琦，臺灣，20），出版社無法直接發行中國翻譯書籍，只能隨機應變，抹去譯者姓名，署名「編譯所」或改以假名出版。例如啟明書局一九五〇年代中期的書籍，絕大多數都是重印上海版本，僅將譯者姓名改署「啟明編譯所」。另外一些台灣新成立的出版社如新興、新陸、大中國等，則使用假名翻印中國舊譯，源頭譯本非常多元，包括文化生活、世界書局、商務等（賴慈芸，舊譯）。一九五〇年代，台灣本地人面臨語言轉換困境，大部分台灣人日文閱讀及書寫能力勝過中文，極少人有能力從事中文創作或翻譯，中國來台人士不乏知名作家及譯者，但是人數也不足以撐起整個出版市場。此時台灣面臨缺書窘境，政府也只能默許出版社以不署名或掛假名的另類方式出版中國翻譯書籍，甚至一九五九年直接放寬規定，為出版社解套：「附匪及陷匪份子三十七年以前出版之作品與翻譯，經過審查內容無問題且有參考價值者，可將作者姓名略去或重行改裝出版」（林載爵 487）。

一九六〇年代，台灣經濟接受美國援助，正處於農業社會邁向工業社會的轉

型階段，人民收入增多，有能力負擔日常生活以外的開銷，本地出版社也開始向下扎根，努力拓展市場。譬如文星書店於一九五七年推出《文星》雜誌，一九六三年策畫「文星叢刊」，第一輯共十種，每本單價十四元，引進歐美流行的四十開本，甫上市即造成轟動，帶動往後四十開本的文庫熱潮，如水牛「水牛文庫」、志文「新潮文庫」等。然而一九五〇年代開啟的翻印中國舊譯風氣仍持續蔓延，上述幾種文庫也不時出現譯者不詳或改署假名的偽譯本。

一九七〇年代前期出版業遭受經濟打擊，後期進入關鍵轉型期，由六〇年代四大出版社³正式邁入群雄割據的局勢。一九七三年至一九七五年石油危機引發紙張供需不平衡，裝訂印刷費也不斷上漲，種種不利因素導致多家出版社倒閉，出版業陷入停擺。一九七四年至一九七六年國際景氣逐漸復甦，台灣出口導向經濟策略成功，同時政府自一九六八年實施的九年國民義務教育開始收到成效，第一批接受完整九年國民教育的學生畢業，閱讀人口增多，圖書市場擴大（梁容若 34）。一九七〇至一九八〇年代，台灣新成立的出版社如雨後春筍般紛紛冒頭，然而中文創作書稿來源有限，沒有中文作家支持的出版社就大量出版譯書，因而衍生出搶譯、亂譯的現象。當時國內沒有翻譯版權，一本熱門書往往有十種以上譯本，為爭取時效，出版社盡量壓縮作業時間，導致翻譯品質低落（平鑫濤 136；鄧維楨 183）。例如好時年一九七六年推出的《烏干達行動》，從取得原文書到發行，前後只花六天，第二家出版社也只花十八天就出版上市（陳希 56-57）。從翻譯、印刷到裝訂，一切過程只講究快速，品質其次。除了搶譯之外，更懶惰的出版社乾脆直接盜印，有些整本翻印，有些拿兩、三本拼湊成書（隱地，談盜印，170），無法無天的行徑屢見不鮮。出版界的種種亂象直到一九九二年實施新著作權法才匡正風氣。

第二節 遠景成立概況

一九六八年，《文星雜誌》遭查封，文星書店被勒令停業，政治是人人聞之色變，避之唯恐不及的禁忌。政治、思想碰不得，反而更助長新一波文學風潮。一九七〇年代文學風氣興盛，出版業進入戰國時代，有別於五〇、六〇年代由中國來台人士主導，本地年輕人和中國籍第二代從大專院校畢業後開始踏入出版界，被稱為「戰後第一代出版人」。台灣出版界儼然從少數出版人獨霸天下，大小通吃的局面，開展到「戰國時代，羣雄割據」的場面（陳銘礪，當代，38）。新興出版社雖規模不大，員工通常約六至八人，也已足夠在市場上佔有一席之地，為

³ 60年代仍是中國老字號出版社的天下，當時四家規模最大的出版社分別是商務印書館、世界書局、正中書局和中華書局。

出版界帶來一股新思潮與新氣象，一時之間小出版社遍地開花，遠景就在如此盛況之中誕生。創辦人之一的鄧維楨自台大畢業後，將台大校刊社學生的文學創作彙集成冊，取名《杜鵑花城的故事》，由他創立的「野人出版社」發行，並首度採取校園行銷的手法推銷該書。遠景另一位創辦人沈登恩當時就讀嘉義高商，參加校刊社，他積極宣傳《杜鵑花城的故事》的熱誠，讓鄧維楨留下深刻印象，兩人自此結緣。沈登恩畢業後先後在嘉義的明山書局和台北的晨鐘出版社擔任業務。另一方面，第三位創辦人王榮文從高中時代擔任南二中校刊編輯，大學時期當過《海外學人》的學生記者，因而結識當時的總編輯鄧維楨。一九七三年十月，鄧維楨找上政治大學畢業服完兵役的王榮文，籌資六十七萬創辦《太平洋雜誌》，不料受限於政治干擾，辦不到兩期便停刊，剩下的資金就是當時成立遠景的資金。此時，鄧維楨和沈登恩在台大校園偶遇，鄧維楨表示《杜鵑花城的故事》銷量雖好，書款卻不易回收，不得已只好暫停野人的出版業務，沈登恩一聽，立刻表示他能解決書款問題，讓鄧維楨再度興起成立出版社的念頭。於是一九七四年三月二十九日，編書名家鄧維楨、業務能手沈登恩和記者寫手王榮文一人出資十五萬，合夥開創了「遠景出版社」。

遠景創社之初推出首批「遠景叢刊」，四本小說首先問世，翻譯小說和本土創作各占一半，包括：傑克·倫敦（Jack London）的《生命之愛》（*Love of Life*）、歐尼爾（George O'Neill）的《開放的婚姻》（*Open Marriage*）和黃春明的短篇小說集《籬》與《莎啞娜啦·再見》。這四本書首創彩色封面印刷，開風氣之先，設計大膽新穎，造成出版界莫大迴響，書價相對提高，黃春明更躍升一線作家。其實一九六九年，早在遠景之前，黃春明的《兒子的大玩偶》就曾由仙人掌出版社發行過，然而銷路並不理想。而今黃春明的作品經過遠景設計、企劃，有計畫地推出之後造成轟動，促使「企劃作業」的概念進入出版業，許多出版社在編輯作業上相繼採行企劃行銷。一九七四年下半至一九七六年，遠景延續黃春明熱潮，陸續發行鹿橋的《人子》、王禎和的《嫁粧一牛車》、陳映真的《第一件差事》和陳若曦的《尹縣長》，這幾本小說本身藝術價值高，從出版到發行過程策畫周密，推出後每一本皆反應極佳，造成文學書籍空前暢銷，把遠景出版社的形象推到第一線，遠景至此真是達到出版界極紅的頂峰（陳銘礪，當代，29-32；隱地，遺忘，91-92）。二〇〇四年五月沈登恩病逝，鄧維楨和王榮文接受報紙專題訪談，鄧維楨肯定沈登恩的商業頭腦，「很注意第一線的書市情況，在商業上的膽識與開拓性也很足夠」（丁文玲），當時遠景許多劃時代的創舉皆由沈登恩發想，譬如七〇年代書籍售價約新台幣二十五至三十五元，沈登恩主張調漲至四十元甚至五十元。書籍封面彩色印刷也是沈登恩的主意，他邀請專業設計家或畫家為書籍設

計封面，甚至讓黃春明親自設計作品封面，從此改變書本樣貌，書店的書架上大書小書色彩繽紛，擺脫以往單調的單色印刷。遠景是第一家買下報紙全頁廣告的出版社，也是首度提出「讀者俱樂部」或「書籍郵購」雛形的出版社，這些全是沈登恩的點子。以前出版品只能被動擺在架上等待讀者青睞，那時遠景主動出擊，自製《出版與讀書》等免費刊物，介紹新書、作家動向，刊登讀後感與書評，最後附上劃撥單寄給讀者，鄧維楨回憶當時讀者反應踴躍，「發出 10 份就有一份會寄回來訂購書籍」（丁文玲）。王榮文則想起每回新書一出版，沈登恩就會立刻送到各報主編與文壇要人手上，爭取新書曝光度與知名度，平日下了班也常騎著車到兩大報副刊組拜訪，與文藝副刊主編林海音、高信疆、痲弦等人往來十分頻繁，而且沈登恩細心整理每一位作家的剪報檔案，對文學圈動態也瞭若指掌。沈登恩對於出版行銷的態度十分積極，王榮文直言遠景可謂台灣出版業商業化的濫觴，而沈登恩就是「出版行銷的祖師爺」。

不料遠景甫成立一年，三位創辦人就產生意見分歧，二〇〇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王榮文接受中央日報採訪，回想當時「在出版路線上，沈登恩專情於文學書，而我和鄧維楨興趣比較廣泛，想出心理學的書」（施淑清）。基於經營理念不合，三人決議拆夥，王、鄧自立門戶，王榮文於一九七五年九月創辦「遠流出版社」，鄧維楨成立「長橋出版社」，遠景則成為沈登恩獨資的公司。

第三節 套書風潮演進

七〇年代經濟高速發展，台灣進入錢淹腳目的時期，中產階段社會漸趨成熟，消費能力上升，當時洋酒是非常名貴的奢侈品，有能力負擔的人都會買來放在客廳展示，於是乎酒櫃成了一般家庭展現財力與生活水平的象徵，各家各戶紛紛添購，將家裡的酒櫃改裝美化一番，連新建房屋都刻意在牆上留下一平方公尺的凹槽，方便住戶嵌入酒櫃。不久，旅美返國的學人高希均開始提倡「以書櫃代替酒櫃」，不少人起頭響應，連電視連續劇的布景都將洋酒瓶換成精裝書籍，使得民眾的消費力從物質消費逐漸轉移到文化消費（林雙不 282）。

套書是一種全集或叢書的編纂型態，銷售上必定採取「整套合售」的方式。台灣第一套套書是《邱永漢賺錢學》，一九七二年九月由實業世界出版，一套十冊，從策劃、廣告到出書只花費短短兩個月（陳奇），當時各家出版社規模尚小，實業靠著這套大部書創下三百萬業績，堪稱最早以套書賺錢的典範。看準消費市場反應良好，許多有錢有閒的人紛紛跳進出版業競相投資，就是為了搶食套書這塊大餅，例如一九七七年怒江出版社以《健康家庭醫藥常識百科全書》拿下預約兩百五十萬元的新高紀錄，帶動百科全書出版熱潮，隔年怒江預計出版婦女百科，

隨即殺出聯鴻出版社與其爭奪市場，兩家同時出版竟然仍皆有獲利，甚至發行一年後怒江的《最新現代女性百科全書》和聯鴻的《現代婦女百科全書》分別賣到第十一刷與第四刷，銷售量驚人可見一斑。一九七八年，新成立的龍江出版公司策畫《現代生活法律顧問百科全書》，首創電話預約，達成八千本預約佳績，將套書的廣告行銷往前推進一大步（陳奇）。

一九七九年，王榮文的遠流出版社推出三十一鉅冊《中國歷史演義全集》，定價九千元，預約者五五折優待。題材投讀者所好，包裝大器精美，滿足消費者的「裝潢需求」，王榮文更請到李敖擔任主編，企圖以名氣帶動買氣，最後輔以縝密的報紙廣告企劃，使得廣告推出兩個月第一版隨即售罄，兩年後印製第三版（游淑靜 93），一舉創下超過兩千五百萬元的業績，出版界體認到民眾買書不僅為了閱讀，有時其實是做擺飾之用，對「套書神話」更加趨之若鶩，譬如金陵出版社就在一九八二年推出《中國歷代演義全集》，與遠流的書名僅一字之差，就是希望能複製遠流的成功模式。《中國歷史演義全集》將套書的製作成本、冊數與售價提升到更高的境界，同一時間名人出版社推出《世界偉人傳記全集》，以梁實秋主編為號召，獲利更勝遠流。自此之後，套書便朝著高成本、豪華包裝、名家陣容、高額行銷預算的路線直行而去。一九八〇年年底，時報文化出版公司順著這股中國熱與套書熱，發行《中國歷代經典寶庫》，全套四十六冊精裝，製作成本突破千萬，第一階段宣傳結束總計吸引九千名預約戶，光預約額就達到七千萬的高標，創下國內出版業營業額首度逼近億元的傲人成績（陳奇）。

套書的興起背後代表兩層意義，一方面顯示社會經濟富裕，人民衣食無虞，才有能力購買精神層面的消費品；另一方面也可看出整體社會的文化水準提升。不過也有另一派人認為套書淪為客廳裝飾品，昂貴的價格更是讓缺乏經濟能力的學生讀者望之卻步，對於培養讀書風氣、傳揚文化並無實質助益。套書究竟為何擁有如此魅力？首先，三十六開本或二十五開本的單行本市場成為完全競爭市場⁴，出版商無法賺取超額利潤，是出版業倒向大部套書的一大推力。書店是小書出版的唯一管道，而中盤商與書店倒帳、砍價之事屢見不鮮（陳銘礪，出版界，140），使得小書出版商經營越見困難。再者，套書利潤高，且有助於出版社提升形象與聲譽，是為一大拉力。套書有各種宣傳預約管道，讀者不必透過書店，可跳過中盤商，直接與出版社聯繫，節省鋪貨、運輸等成本。更何況，套書與單行本讀者群完全不同，套書以四十歲以上事業有成，財力穩定的社會人士為主，單行本讀者則大多是學生或家庭主婦（隱地，出版心事，117），兩者消費力高下立

⁴完全競爭市場（Perfectly Competitive Market）為經濟學名詞，是指競爭充分而不受任何阻礙和干擾的一種市場結構。簡單來說，市場的廠商數很多，商品同質，個別廠商無法任意改變市場價格。

見。遠流出版社的成功為許多財務困苦的出版人帶來希望，於是眾家出版社紛紛興起轉換跑道的念頭，許多外界人士也捧著大筆資金跨行成立出版社，就是想趁著套書熱潮海撈一筆。

眾人趨之若鶩的後果，就是出版品品質開始參差不齊。套書內容浩繁，需經過長時間細心編輯校訂，費心處理後續印製的各種細節，才能確保出版品的品質無慮。作家林雙不就曾指出遠流的《中國歷史演義全集》因出書倉促，校對出現許多紕漏，錯字頗多，去信出版社也得不到回覆，恐降低讀者購買套書的意願與信心（289-90）。再者，套書的購書形式是發行前先打廣告，徵求讀者預約，先行付款，再分批寄書，無疑是考驗讀者對出版社的信賴。有時運氣不好，碰到無良出版社，套書尚未出齊，公司就惡性倒閉，或者書拿到手發現印刷質感低劣，內容是舊書隨意湊成，讀者投訴無門，也只能摸摸鼻子自認倒楣。出版人鐘麗慧也點出，廣告企劃是決定套書暢銷與否的重大關鍵，出版社常會搬出專家學者的名號，請他們掛名校訂工作，爭取讀者認同，為自家的作品抬轎，於是較著名的教授文人常備受打擾，甚至婉拒之後出版社仍逕行列入校訂之列，有侵犯專家學者名譽之嫌（250-51）。

從《邱永漢賺錢學》到《中國歷史演義全集》以降，可大略看出套書風潮的演變。第一，從一套十冊書到四十六冊精裝，規模越編越大；第二，內容從經濟、醫學等實用文體，走向史學、古典文學、傳記等裝飾性為主的文類，且為降低編書成本，內容多以現有文本為主，鮮少翻譯文學，譬如四十六冊的《中國歷代經典寶庫》從詩經楚辭、唐宋詩詞收到論語孟子、老莊學說，範疇極廣；第三，除了套書本身主題要吸引人，出版社也越來越重視包裝，精裝書皮燙金印刷，名家校訂、掛保證推薦以拉抬買氣；第四，套書行銷必定會撥一筆鉅額的廣告預算，一般約花費五百萬左右（鐘麗慧 250），畢竟套書不放在書店販賣，廣告是唯一曝光管道，廣告吸睛與否大大影響套書的預約量及銷售額。

第四節 諾貝爾文學獎全集廣告戰

遠流推出《中國歷史演義全集》隔年年底，九五文化事業公司、名家出版社和遠景出版社幾乎同時看上「諾貝爾文學獎全集」這塊大餅，紛紛在報上釋出預購消息，引發一場廣告大戰。一九八一年四月十九日，中國大陸通訊社主辦的《參考消息》報上刊登一篇作者署名小軍的報導，明確指出戰火點燃的時間順序：

去年十二月十一日，九五文化事業公司登出第一個彩色大廣告，第二天名家出版社的廣告也出現在報紙上。遠景原計劃在今年三月十日七周年社慶

時正式宣佈這項計畫，但在九五、名家兩家出版社的預約廣告出現後，不得不提前在今年一月宣佈，並展開預約。於是一場爭奪讀者的宣傳戰正式開始。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十一日，九五買下中國時報彩色十全稿⁵，大張旗鼓宣傳，五十冊預約價八千八百五十元。隔天名家在中央日報出擊，刊出小篇幅黑白兩色三全稿⁶廣告，雖然氣勢不敵九五，顯得略為倉促，預約價卻不到九五的一半，五十二冊平裝本兩千七百元，精裝本三千兩百元，企圖以低價取勝，不讓九五專美於前。最晚參戰的遠景遲至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六日才買下彩色十全稿，以「諾貝爾為什麼不笑」幾個顯眼的大字為題，推出五十冊預約價九千八百五十元，使原先就混沌不明的戰局更撲朔迷離。九五不僅在廣告戰拔得頭籌，更迅速於遠景刊登廣告後五日，也就是一月三十一日旋即推出全集第一批共三本書，讓讀者能夠一睹為快。並且二月再推十全稿廣告，放上五十冊精緻裝幀的書型實體，更製作三家出版社的比較表格，以 AB 公司代稱名家與遠景，從裝幀、編譯、優待三大點突顯九五大勝其他兩家，直指三家之中僅有九五重金禮聘校訂與校勘委員會，且主張九五數年前就展開策畫，「不料同業見賢思齊，尾隨競譯」，希望讀者能認明九五出品的正統全集。此廣告一登報，遠景立刻不甘示弱回擊，以同樣篇幅的全彩廣告列出顧問團隊，一一寫明被九五點名未標示清楚的項目，如紙張、裝訂、書及規格等細項。二月二十五日的廣告更引述馬克吐溫的名言：「謊言已旅行了半個世界，真理才在穿鞋，準備出發！」暗指率先登廣告的九五並非第一家籌畫全集的出版社，下方文稿聲明，沈登恩早在一九八〇年八月二十日接受新加坡「南洋商報」採訪時，就已宣布出版全集的計畫，這才「掀起了台灣出版界競相尾隨跟進的熱潮」。九五與遠景你來我往，互不相讓，戰情逐漸白熱化。仔細比較三家廣告重點，九五祭出陣容強大的校訂校勘委員會，以學院派台大文學院院長侯健為首，強調製作嚴謹，並主打瑞典學院（Swedish Academy）⁷編纂，諾貝爾基金會（Nobel Foundation）⁸贊助，積極與瑞典學院簽約，試圖取得合法的翻譯權，打造血統純正的形象；遠景憑藉七年打造出來的優質聲譽，由鄉土文學作家陳映真擔任主編，無論譯者或顧問都是與遠景長久合作的老友，是讀者熟悉的藝文界人士，以此保證遠景的製作品質，雖然學術氣息比不上九五陣容，但知名度更勝

⁵ 報紙廣告術語，十全又稱十全批、全十批，即半版廣告，長 24.8 公分，寬 35.7 公分

⁶ 報紙廣告術語，三全又稱三全批、全三批，即橫跨整版的橫式廣告，長 7.3 公分，寬 35.7 公分

⁷ 1786 年成立，瑞典皇家學院（Royal Academies of Sweden）之一，主要職責是保持瑞典語言純正，並負責頒布諾貝爾文學獎。

⁸ 1900 年成立，私人機構，專門管理諾貝爾遺產與諾貝爾各獎項的頒發。

一籌；⁹名家維持一貫低價策略，面對其他兩家搬出浩大陣仗，名家並不貿然跟進，聲稱省下廣告成本，以低價回饋讀者。

一九八一年二月是廣告戰的高峰期，戰場擴及聯合報、中國時報、中央日報、工商時報等各大報，幾乎每日一登，一登便是半版或全版的彩色大廣告，出手之大之重令人咂舌。二月戰火如此猛烈，可能是因為一九八一年的農曆正月初一是國曆的二月五日，為了搶攻春節買氣，廣告打得特別頻繁。一九八一年二月二十二日，中國時報副刊以「都是諾貝爾惹的禍」為標題，刊登遠景版主編陳映真與九五版總校訂侯健的專文，題目分別是〈不朽的冠冕——「諾貝爾文學獎全集」出版緣起〉與〈文學的補過——翻譯「諾貝爾文學獎作品全集」的意義〉，使戰火從廣告延燒到副刊專欄，直接一較高下。侯健文章的重點在於我國的新文學無論形式、思想或題材皆源自西洋，自嚴復、林紓以來我們已經譯過不少西方著述，可惜「人自為政，既乏系統，常失選擇」，此時此刻我們更需要將上乘西洋作品「計畫性的逐譯」，才能「建立既與世界文學並駕，却又真正屬於自己的文學」。言下之意，九五版諾貝爾文學獎全集正是一套計劃詳盡的世界文學新譯，然而考慮台灣一九八〇年代的翻譯人才，這似乎是一項不可能的任務。

陳映真的文章分成五大標題，前三段詳細介紹諾貝爾文學獎的起源和爭端，第四段話鋒一轉，介紹英文版與日文版文學獎全集，分別點出兩版的特點與缺憾，且因兩版尚有待改進之處，遠景並不完全參照英日版本，而是「站在中國人的民族立場，運用現階段中國人的智慧和財力，來重新編纂」。至於作品挑選標準，則是「依據原始的文獻，力圖搜羅得主的得獎作或代表作予以全譯和精譯」，底下列出一長串遠景精挑細選的作品，直言這些作品「從未在國內翻譯過」。根據陳映真所言，遠景版的諾貝爾是從作品原文譯出，而且之前從未有過其他譯本，保證是新譯。然而當時台灣的翻譯人才幾乎以英、日文為主，連遠景本身長期合作的譯者也極度缺乏歐洲語系翻譯人才，譯者面對歐洲語系居多的諾貝爾文學獎根本束手無策，況且文中列舉的作品有幾本確實已有譯本在先，譬如德國作家湯瑪斯·曼的《布登勃魯克家族》早在一九六二年就有傅惟慈的中譯本，並非陳映真所說的首度新譯。

中國時報副刊專文刊出的同一天，工商時報也推出專題〈諾貝爾大戰後背的商戰風雲〉，分析一九七七年開啟的大套書狂熱，從遠流的《中國歷史演義全集》一路分析到《諾貝爾文學獎全集》，認為當下仍無從判定誰才是諾貝爾大戰的最後贏家，末段點出也許在一旁虎視眈眈的盜印商會是最終得利的漁翁。根據該文分析，截至一九八一年二月底為止，聲勢浩大、手腳較快的九五暫時取得預約量

⁹ 詳見第三、四章譯者介紹

的領先，電話預約與劃撥預約各占一半，進帳的預約金額據傳已達七百萬元以上；反觀出手較慢的遠景喪失先機，加上廣告混戰使讀者暫時保持觀望，業績不如九五；名家光是廣告量就明顯比不上九五與遠景，成績墊底。

根據遠景 A 小姐提供的剪報收藏，遠景不只在國內報紙長期發動廣告攻勢，連香港的明報和新加坡的南洋商報皆多所宣傳，甚至雜誌月刊也是沈登恩鎖定的目標，例如香港胡菊人主編的《百姓》半月刊和台灣黨外雜誌《政治家》半月刊，封底都可見遠景的全版彩色廣告，廣告詳細的刊登時間請見參考文獻第二項「廣告」。遠景為了打贏廣告大戰，資金從原定四千萬提高到七千萬，然而消費者不斷觀望戰局，遲不出手，預約狀況不如預期，在諾貝爾這場廣告硬仗之中，三家出版社似乎尚未嘗到甜頭，就已稍微預知苦果了。



第三章 遠景《諾貝爾文學獎全集》

本章分五節，第一節簡介全集內容，交代出版緣起；二至四節依序從原文來源、譯者、新譯與非新譯作品三個角度切入，探究遠景如何一步步完成諾貝爾這項浩大的套書計畫；第五節結論。

第一節 全集簡介

遠景《諾貝爾文學獎全集》總計五十一種六十三冊¹⁰，收錄一九〇一年至一九八二年七十九位得主共一百零九部作品，包括五十九部中長篇小說、兩部短篇小說集、二十五本詩集、十五部劇本、其他文類如史學、評論、回憶錄等八種。¹¹精裝本套書發行時間自一九八一年五月二十日至一九八三年三月十日，前後分六批出書。套書發行完畢，遠景另又製作彩色平裝本，可單冊分售，訂價較低。遠景的出版動機和出版目的為何？遠景負責人沈登恩為全集寫了一篇〈出版緣起〉，內容寫到他認為從歷屆得主的作品可以看出現實主義與現代主義進退消長，相互抗衡；而中國文學從五四至今，也持續展現這兩股力量的拉鋸戰，遠景希望這套全集能開拓中文讀者的視野，並對作家產生「他山之石」的效用。並且，為了呼應廣告戰的主張，重申遠景雖廣告登得慢，卻是最早開始計畫出版的公司，沈登恩特別強調，策劃一套中文版諾貝爾全集是遠景長久以來的心願，並花一頁篇幅詳細說明整個計畫從第一次提起、諮詢文人學者，到正式宣布計畫的時間點：

在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底，美國聖地牙哥加州大學比較文學教授鄭樹森博士經臺赴美，與我偶然相遇於友人家中，其時這套全集中文版的種種構思，一直縈繞心頭，終於按捺不下，便提出來與他商榷。...在一九八〇年間，蒐集資料的工作已經展開，...在此期間，我曾將這個計畫向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主編高信疆先生及詩人戴天、作家胡菊人等提出。在同年七月國建會期間，亦曾向返國一起開會的白先勇先生、胡金銓導演及李歐梵教授請教。...同年八月中旬，我到新加坡旅行時，曾接受南洋商報副刊主編杜南

¹⁰ 1915 年《約翰克利斯朵夫》3 冊、1924 年《農夫們》2 冊、1928 年《克麗絲汀的一生》2 冊、1929 年《布登勃魯克家族》2 冊、1932 年《富賽特世家》3 冊、1950 年《西洋哲學史》2 冊、1965 年《靜靜的頓河》4 冊、1970 年《第一層地獄》2 冊。

¹¹ 數據以全集第一冊附錄的「中文版書目」為準，書目僅標示至 1982 年得主，故 1984 年遠景出版的《1983 威廉·高定》不予以計算，本篇論文也不列入討論。

發先生訪問，並正式宣佈了這個出版計畫。(7-8)

遠景全集掛名主編的是作家陳映真，不過真正負責編輯實務的是其它遠景的年輕編輯（陳映真 147），其中擔任總編輯的張恆豪先生在受訪時，表示他在一九八〇年的秋天向沈登恩提出策畫全集的想法，時間點比沈登恩的說法更晚：

1980 年的秋季，我寫信向沈登恩建議，以當時遠景的格局和條件，以沈先生所能網羅的人才和財力，或許可細水長流地出版一套國際級華文版的《諾貝爾文學獎全集》，他收信後考慮了一段時間，終於約我見面，三番兩次商談出版的可能性、編務的細節以及將遭遇的難題。

編輯羊子喬也間接證實張恆豪的說法：

一九八〇年十月我返回遠景，...當我再度回到遠景工作時，張恆豪向沈登恩提出編輯《諾貝爾文學獎全集》的構想，並且正式到遠景擔任總編輯。
（羊子喬 84）

張恆豪原先希望依循遠景「世界文學全集」的出版方式，兩、三個月發行一冊，按部就班將諾貝爾得獎作品介紹給讀者，這種出版形式遠景已經非常熟悉，人力物力不是問題，只要適度配合行銷企劃，或許能像「世界文學全集」一樣，締造另一波佳績。然而遠景的全集計畫仍在考慮期間，九五已率先打出廣告，張恆豪於訪談表示此舉激發了沈登恩「好勝的出版決心」，隨即邀請張恆豪進入遠景擔任全集總編輯，張恆豪遂於一九八一年一月正式到遠景上班，除擔任全集總編輯，也兼顧其他叢書編務。由此推斷，也許遠景曾經考慮以叢書形式發行諾貝爾文學獎全集，但是一得知競爭對手宣布發行套書，考慮市場因素，購買套書的人鮮少再購買單行本，遠景也不得不放棄叢書計畫。因此我認為，遠景確定以套書形式推出諾貝爾全集，應是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十一日，九五廣告見報之後，才真正拍案定板。至於諾貝爾文學獎為何找上鄉土作家陳映真掛名主編，鄭樹森在回憶錄裡說，當時陳映真剛出獄，經濟困難，沈登恩為了資助他，便安排了這個位置（86）。

台灣的文學市場以英美文學和日本文學為大宗，這兩類文學也不乏高知名度的文學獎，如美國普立茲獎（Pulitzer Prize）、日本的芥川獎、直木獎等，雖然可能比不上諾貝爾獎的名氣，至少得主來自台灣讀者熟悉的國家。為何遠景不考慮

從這些獎項著手，而單單相中諾貝爾文學獎？我認為從遠景七年來的行事風格，可以得出合理的解釋。第二章提過，遠景早在創始之初即打破單色封面的傳統，帶動彩色印刷風潮。一九七七年沈登恩向政府當局陳情，希望解禁金庸作品¹²，一九七九年才成功讓金庸的武俠小說正式於台灣合法流通。一九七九年，沈登恩找上一九七六年出獄的李敖，當時李敖入獄五年，大部分出版社不願替他出書，沈登恩不畏爭議，為李敖發行《獨白下的傳統》；同樣一九七九年七月，遠景耗時兩年工夫親訪日治時期的台灣作家、蒐集手稿及相關文獻，費時費力推出一套當時不被看好的《光復前臺灣文學全集》，其中一位編輯正是張恆豪先生。上述四件出版情事說明遠景的出版風格：不怕爭議，勇於克服限制，樂於挑戰風險。沈登恩縱或明白製作諾貝爾全集困難重重，套書形式對出版社的人力物力、製作時限更是一項挑戰，他也願意放手一搏，向外界證明遠景的出版實力。

一九八一年二月八日，遠景在中央日報刊登半版廣告，上頭寫道：「全集兩千多萬字，保證是**國內的首次譯本**，並且**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直接由原文翻譯**，絕對是**全譯、精譯的最佳版本**。」（粗體字為廣告原有）這則廣告詞正好點出製作諾貝爾全集的三大挑戰：第一，英、日文作品以外的原文作品從何取得？第二，所有作品都要新譯，品質也要兼顧，還要從原文翻譯，譯者何來？第三，所有作品不只新譯，還要全譯，遠景如何趕在時限內出版整套全集？以下分三節探討遠景面對諾貝爾三大挑戰的應對之道。

第二節 原文來源

張恆豪回憶當時剛進遠景擔任總編輯，桌上已經擺好兩套諾貝爾文學獎全集，一套美國版，由鄭樹森代購；一套日本版，由當時在日本教書的張良澤代購。美國版全集 *The Nobel Prize Library*（諾貝爾獎文庫）於一九七一年發行，一套二十冊，收錄一九〇一年至一九七〇年共六十六位得主作品，附上得獎評語、頒獎辭、致答辭、作品、得獎經過、作品年表共六單元，由諾貝爾基金會與瑞典學院贊助，紐約 *Helvetica Press* 發行。日本版《ノーベル賞文学全集》（諾貝爾文學獎全集）於一九七〇年至一九七二年間發行，二十四冊作品集加上一別冊《ノーベル賞物語》（諾貝爾獎的故事），一九七四年出版第二十五冊，一九七六年第二十六冊，蒐羅一九〇一年至一九七四年共七十二位得主作品，附錄單元少了得獎評語，多了「得主與作品」，由諾貝爾基金會贊助，東京主婦の友社發行。遠景負責翻譯附錄單元的人有日文譯者也有英文譯者，因此英日版都有參照。由於日本版只收

¹² 金庸的武俠小說在香港左派報紙《大公晚報》連載，被視為附匪，一九五七年遭國民黨政府全面查禁（蔡聖琦，1950，97）。

錄到一九七四年的得主，剩餘的作品年表是由遠景自行蒐集資料補齊。一九七五年到一九八二年，遠景的頒獎辭只有一九七五年與一九七七年兩屆，得獎經過僅一九七七年收錄，其餘屆數從缺。除了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一七年因第一次世界大戰取消頒獎典禮以外，歷年來只有得主的致答詞從缺，即使得主缺席頒獎典禮，瑞典學院的頒獎辭也從不取消，研判是遠景一時無法取得原文，只得留白。另外，一九七九年及一九八〇年的附錄單元「得主及其作品」的譯者竟是鍾文，鍾文是遠景慣用的假名，所有掛名鍾文的譯本都是抄襲中國或香港的舊譯（賴慈芸，功過難論），合理推斷這兩篇短文應是取自其他來源，並非新譯。

沈登恩的出版緣起和陳映真的總序都提到，英日版諾貝爾一方面礙於篇幅，另一方面受到國際版權組織的限制，挑選的作品只能以節譯處理，或是直接跳過大篇幅的代表作，改收錄中小篇幅的作品。例如一九五八年俄國得主巴斯特納克以一九五七年的長篇小說 *Doctor Zhivago* 獲獎，英文版卻只收錄巴氏的詩作，日本版收錄自傳。張恆豪表示，他負責挑選諾貝爾全集收錄的作品，而他挑選的方式，就是研讀得獎評語、得獎經過等附錄單元，若文中直接點出得主因某部作品獲獎，就確定收錄該作品；若無，則從單元內提到的作品擇一收錄；若附錄單元沒有提到任一作品，則由張恆豪自行從得主的近期作品挑一部代表作。一旦作品挑選完畢，隨即列妥書單，向當時位於重慶南路的西風書店下訂單。西風書店現已改名桂林書局，是當時進口外文書的大本營，若要請書店代購，需事先付訂金，兩、三個月後到貨。除書店管道，遠景也利用本身人脈托人代購，或直接向藏書家購買，例如學者鄭樹森長期往來於美國香港，沈登恩便托他找書，作家張伯權熱愛法文作品，遠景便直接向他買書。張恆豪強調：「我們盡量以作品原文為首選，…如冰島、芬蘭等國家較難取得原文，才退而求其次購買英日譯本。」文類方面，小說最易取得，詩集、劇本等較棘手。總而言之，遠景挑選作品不以英日版為依歸，而是遵循自訂的標準，到國外蒐集作品，企圖打造一套不同於英日版，專屬於遠景的諾貝爾全集。

第三節 譯者來源

遠景聲稱作品超過九成五由原文直接翻譯，然而這項任務即使在二十一世紀的今日也難以達成。如第一章所述，諾貝爾文學獎七十九位得主僅十五位來自英語系國家，一位來自日本。其餘六十三位得主遍布全球，扣除西文、法文、德文三種台灣人較熟悉的歐洲語言，冷僻語系仍占二十九位，比例超過三成五，這些作品光是蒐購原文就不容易，更別說在一九八〇年代的台灣找到可以直接翻譯的人才。張恆豪也坦承：

我們尋找譯者的標準是精通中文和外語，若是本身有在創作更佳。然而限於台灣當時的環境，歐洲語種要找到這類理想譯者並不容易，不得已的情況下，只好透過英日譯本翻譯。

即使退而求其次，使用英日譯本代替原文，台灣當時真的有足夠譯者，在套書的出版時間壓力下，翻完原文兩千多萬字的諾貝爾文學獎全集嗎？答案是：沒辦法。除了盡力網羅譯者，遠景只得另謀兩條出路，一是使用台灣或香港的現成譯本，署名原譯者；二是改寫港中台現成譯本，譯者不署名、捏造假名、請人掛名校訂或掛名翻譯。遠景諾貝爾的新譯、台灣現成譯本和香港、中國現成譯本數量比較請見表 3-1。

文類	港中現成譯本	台灣現成譯本	新譯	總數
中長篇小說	10	16	33	59
短篇小說集	0	0	2	2
詩集	3	0	22	25
劇本	5	2	8	15
其他	2	1	5	8
總數	20	19	70	109

表 3-1. 遠景新譯、非新譯數量對照表

遠景諾貝爾的內文包含七個部分：得獎評語、頒獎辭、致答詞、作品、得主及其作品、得獎經過及作品年表。除得獎評語和作品年表之外，其餘皆標出譯者。根據張恆豪的說法，他從諾貝爾一開始籌備就加入遠景，直到最後一批書的編輯與校對工作完善才離開，工作時間總共一年十個月。換句話說，遠景花了不到兩年就推出七十種新譯，產量十分驚人。為了完成如此浩大的翻譯工程，遠景總共動員四十二名譯者（已扣除假名「鍾文」、十位現成譯本的原譯者、六位掛名中國現成譯本的譯者、九位僅翻譯附錄單元的譯者），其中七位譯者先前已與遠景有過合作經驗，另外三十五位譯者則是首次合作。

孟祥森、宋碧雲和李永熾皆替遠景翻過多本作品，這次諾貝爾全集也高居產量排行前三名。孟祥森和宋碧雲是全職譯者，從事英文翻譯，李永熾同時擔任教職，主要從事日文翻譯。孟祥森（1937-2009）筆名孟東籬、漆木朵，發表譯作多以本名示人，著作則掛筆名，早年也曾以「無根樹」之名做過翻譯。孟祥森出

生中國河北省，十一歲隨父母來台，台大哲學系畢業，輔大哲學碩士。頭兩本譯著於一九六七年問世，自此展開譯者生涯，譯作達七十本，以文學與哲學作品居多。一九六七年至一九七八年間，與水牛、牧童和志文三間出版社密切合作，一九七八年遠景推出「世界文學全集」，雙方開啟合作關係，同一年遠景也替孟祥森出版著作《萬蟬集》。孟祥森可說是遠景這次最得力的助手，除了新譯五本小說、一部史書，還貢獻三本卡繆的現成譯本。

宋碧雲（1946-）早期筆名鄭秋水，桃園人，台大外文系畢業，曾任中學教師及報紙副刊編輯，獲頒中國文藝協會文學翻譯獎，是台灣戒嚴時期重要的台籍譯者。一九七四年至一九七五年，宋碧雲辭去教職，聽聞甫成立的遠景正在積極徵稿，便帶著《愛與文學》（*The Erotic Motive in Literature*）的譯稿登門拜訪，譯稿予以錄用，雙方大約十年的合作關係就此開始。宋碧雲為諾貝爾新譯四本小說、一本自傳，也貢獻兩本海明威的現成譯本，其中馬奎斯的《一百年的孤寂》是她最蔚為人知的譯作，宋碧雲在紀念沈登恩的文集回憶彼時工作的情景，讓人一窺出版界搶譯諾貝爾文學獎作品的盛況：

記得「一百年的孤寂」我悠哉游哉譯完五分之三，突然傳來馬奎斯獲獎的消息，出版社的氣氛頓時緊張到極點。沈先生為搶進度，派羊子喬先生「駐紮」在我家書桌畔校稿，協力將剩下的五分之二趕完。我拼命拉長每日的工作時間，儘可能不因趕稿而降低翻譯水準。那是我被人提起最多的譯著。
（109）

李永熾（1939-）筆名映荻，台中人，台大歷史系畢業，曾任台大歷史系教授，譯作橫跨文學、史學與哲學等領域。李永熾也是從「世界文學全集」開始與遠景合作，在此之前是水牛的主力譯者。這次為諾貝爾新譯兩部哲學論述、一部小說、一部劇本，外加貢獻三本川端康成的現成譯本。

除了原有的譯者人脈，遠景也往學術界和文人圈尋求援軍，包含十四位大學教授及六位作家，而且找來的援軍大多都有翻譯經驗，以確保翻譯品質。由於翻譯圈缺乏歐洲語系譯者，遠景轉而向學術界求才，譬如負責西班牙文的劉啓分、俄文的王兆徽和法文的許文堂，其中劉啓分產量最高，新譯兩部詩集、一部小說、一部劇本，另貢獻一部現成劇本，比起全職譯者簡直不遑多讓。文人圈譯者產量第一名是評論家宋樹涼（1950-），筆名宋田水，彰化人，台大外文系畢業，為諾貝爾新譯2部小說，詩集、劇本各1部，還接下不少附錄單元的翻譯工作。另一組貢獻良多的文人譯者就是陳黎（1954-）、張芬齡（1954-）夫婦，兩人合力

遠譯兩部詩集和一部劇本，陳黎又獨自翻了一部詩集，此次翻譯經驗是陳黎夫婦投入文學翻譯的起步，日後兩人攜手譯介世界各地的詩作，對詩歌翻譯頗有建樹。除了遠景主動邀約譯者以外，其實不少新手譯者和作家也想加入工作團隊，例如日文譯者吳安蘭、英文譯者陳惠華、詩人鍾喬、作家楊渡等，都是自己登門拜訪爭取工作機會。遠景一來需要人手，二來也願意給新人磨練的機會，於是也採用幾篇新手的處女譯作，替台灣培養翻譯新血，譬如為全集新譯兩部中長篇小說、兩部短篇小說集的吳安蘭，日後成了皇冠出版社的重要譯者，陳惠華也替志文翻譯多部小說。另一部份的新人沒被分配到作品，就負責翻譯龐雜的附錄單元，磨練譯筆。

從遠景挑選的譯者陣容來看，遠景確實在能力範圍盡量達到「懂外文、中文好、有創作經驗尤佳」的要求，即使是學術界的教授也多有從事創作。分配作品的時候，則盡量找有相關創作或翻譯經驗的人。最完美的例子莫過於詩人莫渝，莫渝自大專時期開始發表詩作，一九七三年起譯介法文詩，普魯東和佩斯兩位法國詩人得主的作品交給他再適合不過，其他詩集也盡量交給陳黎、張芬齡夫婦、葉維廉、杜國清、李魁賢等詩人翻譯。梅特靈克的著名劇本《青鳥》則找來童書翻譯經驗豐富的專業譯者詹麗茹¹³。從新譯數量來看，遠景諾貝爾最重要的主力譯者是學術界和文人圈首度合作的二十四位譯者，新譯二十八部作品；其次是遠景合作過的七位譯者，新譯十九部作品。已有合作經驗的譯者名單詳見表 3-2，初次合作的譯者名單詳見表 3-3。

姓名	職稱	翻譯語言	翻譯經驗	新譯數量
孟祥森	譯者、作家	英文	有	6
宋碧雲	全職譯者	英文	有	5
李永熾	教授、作家	英、日文	有	4
湯新楣	全職譯者	英文	有	1
黃文範	全職譯者	英文	有	1
陳紹鵬	教授	英文	有	1
吳潛誠	教授、評論家	英文	有	1
				19

表 3-2. 遠景譯者列表之一

¹³ 一九八〇年代替長橋出版社翻譯一系列童書。

學術界與文人圈 24位	姓名	職稱	翻譯語言	翻譯經驗	新譯數量
	李魁賢	詩人	英、日文	有	4
	劉啓分	教授	西班牙文	有	4
	宋樹涼	評論家	英文	無	4
	陳黎、張芬齡	詩人	英文	無	4
	莫渝	詩人	法文	有	2
	張伯權	作家	法文	有	2
	王兆徽	教授	俄文	有	2
	鄭樹森	教授、作家	英文	有	2
	葉維廉	教授、詩人	英文	有	2*
	傅一石	作家		無	2
	梁錫華	作家		有	1
	谷巴	作家		有	1
	楊月蓀	教授	英文	有	1
	王潤華	教授、作家		有	1
	王無邪	教授、作家	英文	有	1*
	杜國清	教授、詩人	英文	有	1
	張錯	教授、詩人	英文	有	1
	方瑜 (李永熾妻)	教授		有	1
	許文堂	教授	法文	無	1
	周英雄	教授	英文	無	1
	無因	作家		無	1
	楊渡	作家		無	1
	鍾喬	詩人		無	1
	38				
其他 11位	吳安蘭	新手譯者	日文	無	4
	陳惠華	新手譯者	英文	無	1
	詹麗茹	全職譯者	英文	有	1
	王鴻仁	編輯	英文	有	1
	黃瓊華、哈國平	大學講師	英文	無	3

	高大鵬	博士班學生 14	英文	無	1*
	邱豐松	高中教師		有	1
	初鳳桐	退休外交官	法文	無	1
	徐道昉	政大俄文組 畢業		無	1
	戴欽之				1*
	13				

*表示合譯作品，不重複計算。

表 3-3. 遠景譯者列表之二

第四節 新譯與非新譯作品

遠景從各界號召四十二名譯者，若是有心為之，一套完全新譯的諾貝爾全集或許可能誕生，然而這次出版計畫可說是心有餘而「時」不足。例如俄國作家蕭洛霍夫的《靜靜的頓河》，中文約一百五十萬字，除非拆譯，否則根本無法在兩年內完成。遠景的出版緣起指出美國版和日本版為了遷就篇幅、礙於版權，只得放棄幾部長篇代表作，遠景雖不受限於上述兩種因素，時間壓力卻是不得不面對的現實，延後出書時間就是最好的證據。一九八一年二月八日遠景在中央日報登廣告，宣布套書預約至二月底截止，三月將寄出第一批書，往後每三個月出書十冊。然而根據書本版權頁的出書日期和一九八一年九月九日報紙的第二批出書預告，遠景第一批書延至五月二十日才出版，六月寄出，比原定日期晚了將近三個月。遠景的第一批書共計十七部作品，新譯卻只有四種，比例不到四分之一，其餘作品有七部採用台灣現成譯本，六部源自港中現成譯本，足見翻譯速度遠遠趕不上出書日期，只能先以現成譯本墊檔。張恆豪對翻印行為的解釋是：

為節省經費，不得不沿用坊間已通行的譯本，而這些譯本的品質大致還可以，...也有部分，是以既有的譯本再經專人對照原文校訂的。

表示除了時間壓力以外，翻譯成本也是遠景無法全數新譯的阻力之一。以下以出書時間為分界，列出遠景出版的七批書目，分成新譯與非新譯作品，非新譯又分成台灣與香港中國的現成譯本。出版日期以書籍版權頁為準：

¹⁴ 當時高大鵬仍就讀台灣大學外文所博士班，畢業後才成為作家，並擔任大學教授。

第一批新譯作品：

1. 孟祥森《土地的成長》
2. 孟祥森《偽幣製造者》
3. 陳黎《聶魯達詩集》
4. 王鴻仁《九點半的彈子戲》

第一批非新譯作品（台灣譯本）：

諾貝爾譯本	源頭譯本
1. 黎登鑫《聲音與憤怒》*	黎登鑫《聲音與憤怒》（1979 台北：遠景）
2. 黎登鑫《熊》*	黎登鑫《熊》*（1979 台北：遠景）
3. 宋碧雲《戰地春夢》*	宋碧雲《戰地春夢》*（1978 台北：遠景）
4. 宋碧雲《戰地鐘聲》*	宋碧雲《戰地鐘聲》*（1979 台北：遠景）
5. 孟祥森《瘟疫》*	孟祥森《瘟疫》*（1979 台北：遠景）
6. 無根樹（孟祥森）《墮落》	無根樹（孟祥森）《墮落》（1971 台南：王家）
7. 鍾文《異鄉人》	孟祥森《異鄉人》（1976 台北：牧童）

第一批非新譯作品（港中譯本）：

諾貝爾譯本	源頭譯本
1. 傅雷 ¹⁵ 《約翰克利斯朵夫》* *	傅雷《約翰克利斯朵夫》*（1937-1941 上海：商務）
2. 未署名《大地》*	胡仲持《大地》（1933 上海：開明） 由稚吾《大地》（1936 上海：啟明）
3. 未署名《兒子們》*	伍蠡甫《兒子們：福地之續編》（1932 上海：黎明） 唐允魁《兒子們》（1941 上海：啟明）
4. 未署名《分家》*	唐長孺《分家》（1941 上海：啟明）
5. 楊澤《窄門》*	卞之琳《窄門》（1947 上海：文化生活）
6. 黃燕德《齊瓦哥醫生》*	許冠三；齊桓《齊伐哥醫生》（1959 香港：自由） 洪兆芳《齊瓦哥醫生》（1960 台北：五洲） 吳月卿《齊瓦哥醫生》（1974 台北：黎明）

¹⁵ 一九六四年傅雷的兒子傅聰入籍英國，台灣媒體稱之為「投奔自由世界」，傅雷作品在台灣得以解禁，遠景才能直接標明原譯者，否則譯者之名恐怕和遠景其他翻印作品一樣遭到抹滅。

*表示諾貝爾出版之前就收錄在遠景「世界文學全集」的作品

一九八一年五月二十日遠景發行第一批書。從一月底宣布出書，到五月下旬，只有三位譯者趕得上第一波出版，其新譯比例證明一套全新逐譯的全集並不適合以套書的形式出版，不過遠景騎虎難下，在出書時限的壓力下，只得先拿台灣現成的譯本救火，甚至走向「世界文學全集」新瓶裝舊酒的老路，拿中國舊譯改頭換面，放上假名或請人掛名，佯裝新譯。預約諾貝爾的訂戶若是遠景的忠實讀者，應該會覺得第一批書非常眼熟。這批書的現成譯本高達十三本，其中十一本直接取自遠景自家的「世界文學全集」，而且當中的六本並非遠景新譯，而是翻印或改寫之作。遠景在廣告大肆宣揚諾貝爾全集收錄的作品皆是台灣首見的譯作，此時原本是遠景洗心革面的大好機會，趁勢將過去「世界文學全集」的舊譯翻新，可惜在時間壓力和成本考量之下，遠景還是選擇沿用現成譯本。

第二批新譯作品：

1. 宋樹涼《超越人力之外》
2. 劉啓分《大帆船》
3. 宋碧雲《農夫們》
4. 徐道昉《富賽特世家》
5. 孟祥森《不滿的冬天》
6. 劉啓分《總統先生》

第二批非新譯作品（台灣譯本）：

諾貝爾譯本	源頭譯本
1. 李永熾《雪國》*	李永熾《雪國》（1978 台北：遠景）
2. 李永熾《千羽鶴》*	李永熾《千羽鶴》（1978 台北：遠景）
3. 李永熾《古都》*	李永熾《古都》（1978 台北：遠景）
4. 劉大任、邱剛健《等待果陀》	劉大任、邱剛健《等待果陀》（1969 台北：仙人掌）

*表示諾貝爾出版之前就收錄在遠景「世界文學全集」的作品

第二批非新譯作品（港中譯本）：

諾貝爾譯本	源頭譯本
1. 湯新楣《人鼠之間》	湯新楣《人鼠之間》（1977 香港：今日世

	界)
2. 顏正儀《布登勃魯克家族》	傅惟慈《布登勃洛克一家》(1962 北京：人民文學)
3. 王兆徽校訂《靜靜的頓河》	金人《靜靜的頓河》(1940-41 上海：光明)

一九八一年九月，遠景出版第二批書共十三種，新譯六種，台灣現成譯本四種（「世界文學全集」占三種），港中譯本三種，新譯比例不到一半。張恆豪說明《靜靜的頓河》校訂一事是出於政治因素考量：

一九八〇年代的台灣，仍處於政治敏感的戒嚴時期，沈先生擔心有些作品遭到查禁以致血本無歸，因此蘇聯得獎作家蕭洛霍夫整整四大冊的大河小說《靜靜的頓河》，不得已只好偷渡中國的譯本，因出書十分低調，幸好能無事地出版。

如第二章所述，台灣早在戒嚴之前就從中國輸入翻譯書籍，戒嚴之後只是行事地下化，實際上偷渡香港中國譯本的情況從未斷過。出版界面臨的政治壓力到一九八〇年代逐漸寬鬆，遠景推出《靜靜的頓河》無非是在試水溫，試探政府的容忍限度，就結果看來政府對俄國文學作品已經有放寬限制的趨勢。除了張恆豪提到的政治因素之外，《靜靜的頓河》篇幅多得驚人，使用中國現成譯本應該也有時間和成本的考量。

第三批新譯作品：

1. 李魁賢《卡度齊詩集》
2. 方瑜《織工》
3. 李永熾《沉鐘》
4. 張伯權《苔蕾絲》
5. 梁錫華《祭壇佳里》
6. 李魁賢《瓜西莫多詩集》
7. 莫渝；葉維廉；戴欽之《佩斯詩集》
8. 李魁賢《謝斐利士詩集》
9. 李魁賢《牆》

第三批非新譯作品（台灣譯本）：

諾貝爾譯本	源頭譯本
1. 湯新楣《基姆》*	湯新楣《基姆》（1978 台北：遠景）
2. 邱豐松《巴拉巴》	邱豐松《巴拉巴》（1970 台北：水牛）
3. 吳而斌（吳煦斌）《嘔吐》	吳而斌（吳煦斌）《嘔吐》（1971 台北：環宇）
4. 張伯權《毒蛇之結》	張秀亞《恨與愛》（1960 台中：光啟）

*表示諾貝爾出版之前就收錄在遠景「世界文學全集」的作品

第三批非新譯作品（港中譯本）：

諾貝爾譯本	源頭譯本
1. 顏正儀《你往何處去》	侍桁《你往何處去》（1980 上海：上海譯文）
2. 鍾文《新月集》	鄭振鐸《新月集》（1922 上海：商務）
3. 鍾文《漂鳥集》	鄭振鐸《飛鳥集》（1911 上海：商務）
4. 鍾文《園丁集》	鄭振鐸《太戈爾詩》（1925 上海：商務）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遠景出版第三批書共十七種，新譯九種，台灣現成譯本四種（「世界文學全集」占一種），港中譯本四種，此時出版計畫進行即將屆滿一年，新譯數量逐次增加，比例卻仍達不到一半。而且前兩批書的改寫本幾乎都是出自新手譯者，老手譯者負責全力趕新譯進度，然而此次交出 2 部作品的作家張伯權早有翻譯經驗，兩部作品卻有一部改寫自台灣現成譯本。新譯作品篇幅一百一十頁，改寫作品將近兩百頁，不禁讓人懷疑遠景是否早已預見出書進度趕不上原訂時限，等不及張伯權翻完第二部作品，於是將現成譯本交給張伯權，請他配合出書日期，速速改寫。

第四批新譯作品：

- | | |
|----------------|--------------------|
| 1. 吳安蘭《尼爾斯的奇遇》 | 9. 王兆徽《舊金山一紳士》 |
| 2. 張伯權《驕傲的姑娘》 | 10. 陳惠華《六個尋找作者的角色》 |
| 3. 陳紹鵬《葡萄園守衛》 | 11. 宋樹涼《德里納河之橋》 |
| 4. 孟祥森《明娜》 | 12. 吳安蘭《邪惡的庭院》 |
| 5. 邱豐松《樂土》 | 13. 黃文範《第一層地獄》 |
| 6. 吳潛誠《聖女貞德》 | 14. 鄭樹森《伊利提斯詩選》 |
| 7. 楊月蓀《母親》 | 15. 杜國清《米洛舒詩選》 |
| 8. 王兆徽《鄉村》 | 16. 宋碧雲《被拯救的舌頭》 |

第四批非新譯作品（台灣譯本）：

諾貝爾譯本	源頭譯本
1. 劉以鬯《莊園》*	劉以鬯《莊園》（1978 台北：遠景）

*表示諾貝爾出版之前就收錄在遠景「世界文學全集」的作品

第四批非新譯作品（港中譯本）：

諾貝爾譯本	源頭譯本
1. 喬志高《長夜漫漫路迢迢》	喬志高《長夜漫漫路迢迢》（1973 香港：今日世界）
2. 陳惠華《人與超人》	藍文海《人與超人》（1937 上海：啟明）

按照原先三個月發行一次的安排，第四批書應該在一九八二年三月發行，也許是進度延宕的關係，遠景延至五月才出版，不過從這一批書開始，新譯比例總算大幅度超前。第四批書共十九種，新譯十六種，台灣譯本僅剩一種，取自「世界文學全集」，港中譯本僅兩種，新譯比例將近八成五，這也是遠景最後一次使用「世界文學全集」的現成譯本。諾貝爾計畫進行一年四個月，新譯數量突然激增，再度證明逐譯諾貝爾文學獎全集是一項急不得的出版計畫，從蒐集原文作品、尋找適合譯者、敲定交稿日期、事後校稿及排版印刷，如此耗時的過程絕非三個月能速成。

第五批新譯作品：

- | | |
|----------------------|-------------------|
| 1. 孟祥森《羅馬史》 | 8. 初鳳桐《天神們口渴了》 |
| 2. 李永熾《人生的意義與價值》 | 9. 劉啓分《女主人》 |
| 3. 詹麗茹《青鳥》 | 10. 周英雄；高大鵬《葉慈詩選》 |
| 4. 黃瓊華；哈國平《查理士國王的人馬》 | 11. 李永熾《創造的進化》 |
| 5. 黃瓊華；哈國平《海登斯坦詩選》 | 12. 宋碧雲《克麗絲汀的一生》 |
| 6. 黃瓊華；哈國平《夢中佳人—伊瑪果》 | 13. 吳安蘭《詹生短篇小說選》 |
| 7. 宋樹涼《奧林帕斯之春》 | 14. 張錯《馬丁遜詩選》 |
| | 15. 楊渡《孟德雷詩選》 |

第五批非新譯作品（台灣譯本）：

諾貝爾譯本	源頭譯本
1. 劉啟分《利害牽制》	劉啟分《利害牽制》（1970 台北：開山）

第五批非新譯作品（港中譯本）：

諾貝爾譯本	源頭譯本
1. 鍾文《侵入者》	楊澄波《梅脫靈戲曲集》〈闖入者〉（1923 上海：商務）
2. 徐文彬《盲人》	楊澄波《梅脫靈戲曲集》〈羣盲〉（1923 上海：商務）
3. 葉麗芳《七公主》	楊澄波《梅脫靈戲曲集》〈七公主〉（1923 上海：商務）
4. 黃燕德校訂《西洋哲學史》	何兆武；李約瑟；馬元德《西方哲學史》（1963 北京：商務）

第六批新譯作品：

1. 宋碧雲《一百年的孤寂》

第七批新譯作品：

1. 莫渝《普魯東詩選》
2. 許文堂《米赫兒》
3. 無因《白壁德》
4. 鍾喬《卡爾菲特詩選》
5. 李永熾《尚·巴華的一生》
6. 谷巴《聖者的悲哀》
7. 吳安蘭《西瑪蘭短篇小說集》
8. 陳黎；張芳齡《密絲特拉兒詩集》
9. 葉維廉；王無邪；鄭樹森；查良錚
《荒原；焚毀的諾墩；空洞的人；
普魯弗洛克的情歌》
10. 宋樹涼《獨立之子》
11. 傅一石《柏拉特羅與我》
12. 傅一石《希蒙聶茲詩選》
13. 王潤華《訂婚記》
14. 宋碧雲《伊鐸和伊南古語》
15. 陳黎；張芳齡《沙克絲詩集》
16. 陳黎；張芳齡《伊萊——一齣有關
以色列苦難的神蹟劇》
17. 孟祥森《人之樹》
18. 湯新楣《阿奇正傳》
19. 劉啟分《亞歷山卓詩選》

第七批非新譯作品（台灣譯本）：

諾貝爾譯本	源頭譯本
1. 杜國清《艾略特文學評論選集》	杜國清《艾略特文學評論選集》（1969 台北：田園）
2. 林秋蘭《玻璃珠遊戲》	王家鴻《玻璃珠遊戲》（1974 台北：台灣商務）

第七批非新譯作品（港中譯本）：

諾貝爾譯本	源頭譯本
1. 林秋蘭校訂《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	吳澤炎；沈大鈺；萬良炯《邱吉爾第二次大戰回憶錄》（1948 上海：商務） 未署名《邱吉爾第二次大戰回憶錄》（1965 台北：文星）

第五批書於一九八二年十月五日發行，共二十部作品，新譯十五種，台灣現成譯本一種，改寫中國譯本四種。最後一批書於一九八三年三月十日發行，共二十二部作品，新譯十九種，台灣現成譯本兩種，改寫中國譯本一種。在第五批及第七批出書的中間空檔，遠景於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五日單獨出版該年得主馬奎斯的《一百年的孤寂》。為何不等到第七批書一起發行？當時馬奎斯得獎消息一發布，所有出版社都搶著翻譯，遠景也趕忙推出「世界文學全集」單行本，猜想遠景也順便發行諾貝爾全集的版本，以嘉惠訂戶。

從第四批書開始，可以看見遠景的出版策略變化：前三批書為了迅速推出作品，取得市場先機，吸引讀者訂購，出書時間僅間隔三個月，為了能在短時間內出版，遠景採取新舊譯夾雜的方式，以港中台現有譯本充數。前三批書的舊譯比例幾乎達六成（四十七種占二十八種），其中遠景自家的「世界文學全集」比例又超過一半（二十八種占十五種），可說是換湯不換藥，只是將出版過的作品重新包裝再發行。從第四批書開始，遠景的出版時間改成每五個月發行一次，新譯數量飆升，比例超過八成（六十二種占五十一種），顯見出版計畫終於在後半段步入正軌，按部就班交出新譯，回歸出版諾貝爾的初衷。

遠景的諾貝爾全集共計翻印或改寫三十九種港中台現有譯本，仔細分析後可整理出兩個特色。首先，遠景並非隨機挑選港台現成譯本，除了「世界文學全集」之外，他們選擇的絕大多數是合作過或此次合作譯者的譯作。例如孟祥森、湯新楣、喬志高¹⁶、劉啓分、杜國清、邱豐松等人，想來是為了確保譯文品質不至相

¹⁶ 一九七六年遠景出版喬志高的著作《紐約客談》。

差太遠的權宜之計。合作過的譯者可以確定有相當的實力，新合作的譯者則通過遠景自訂標準的篩選，也算有一定保證，使用這些譯者的舊譯比起在市場上隨機挑書更有品質保障。第二，遠景使用的台灣現有譯本，無論保留原譯者或掛假名改寫，總計十九種，在這之中，美國、英國與日本三國的作品就占了九種，將近一半；所有三十九部現成譯本，英語系國家和亞洲國家作品占二十種，超過半數。以上數據說明一點：截至諾貝爾出版前，台灣乃至於港中台三國的翻譯文學市場仍以英美日作品為大宗，因此這三國的現成譯本最容易取得，占遠景諾貝爾非新譯比例的一半以上。至於挪威、瓜地馬拉、以色列等台灣讀者不熟悉的國家文學作品，即使出版社想投機取巧，也找不到任何現成譯本可供翻印。



圖3-1. 遠景新譯與非新譯數量百分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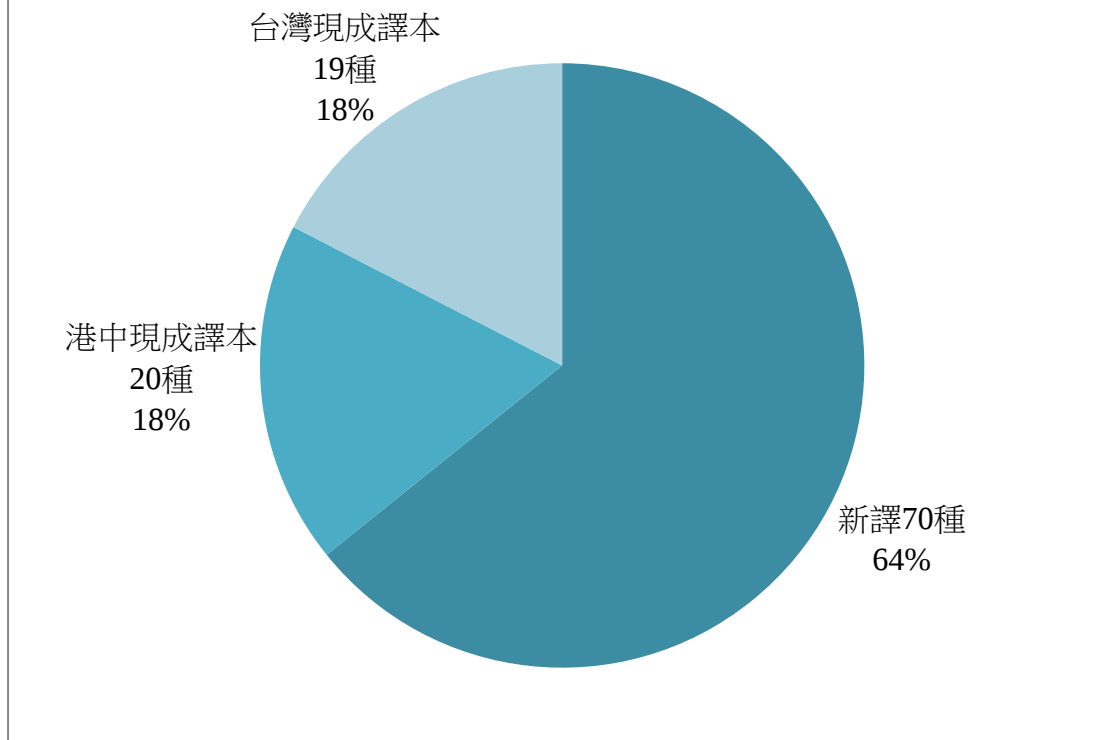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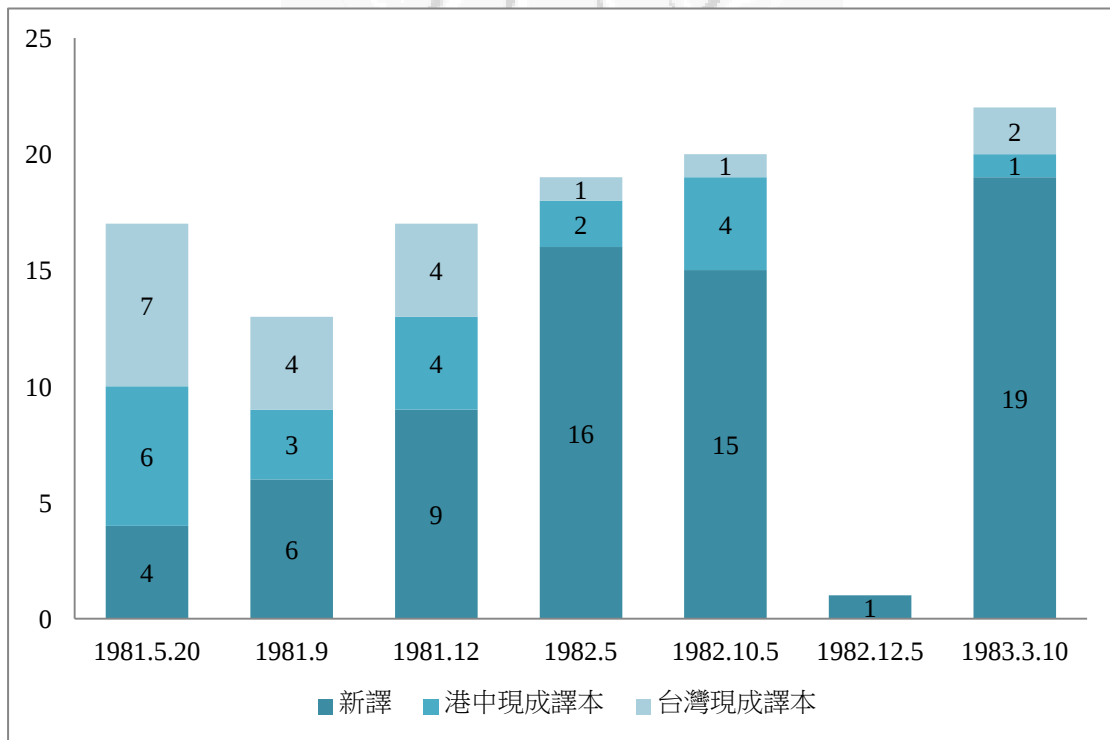


圖 3-2. 遠景新譯與非新譯數量（依照出版日期）



第五節 小結

面對諾貝爾設下的三大難關：原文、譯者與時間限制，遠景一一尋求破解之道。有了英文版及日文版全集，加上世界各地蒐集得來的原文書籍，遠景得以自行挑選一百零九部作品收進全集。然而要在兩年內翻完一百零九部作品，實在是非常艱鉅的任務，為了加快翻譯腳步，遠景找上合作的譯者，同時向外求援，共覓得四十二位幫手。可惜的是，套書出版時限實在太趕，加上成本考量，前三批書目的新譯數量竟比非新譯作品還少，來不及翻完的作品累積到後四批才陸續出版。



第四章 九五《諾貝爾文學獎全集》

本章分六節，第一節簡介全集內容，交代九五曲折的出版過程；二至四節依序從原文來源、譯者、新譯與非新譯作品三個角度切入，探究九五如何在短時間內出齊龐大的諾貝爾全集；第五節說明九五爭取全集版權的始末；第六節結論。

第一節 全集簡介

九五《諾貝爾文學獎全集》總計五十冊，四十九冊作品加上一冊《諾貝爾獎的故事》，收錄一九〇一年至一九八〇年七十七位得主共一百五十八部作品，包括七十七部中長篇小說、八部短篇小說集、二十四本詩集、二十九部劇本、其他文類如史學、散文、日記等二十部。¹⁷精裝本套書發行時間自一九八一年一月三十一日至七月三十日，共分九批出書。精裝本發行完畢，環華百科出版社接著出版兩套訂價較低的平裝本，一套是《諾貝爾文學獎全集》，另一套是《諾貝爾文學獎選集》。九五打出諾貝爾廣告之前，只是一間名不見經傳的出版社，全名「九五文化事業有限公司」，負責人沈施德，發行人陳永祥，成立時間不明，查無其餘詳細資料。九五在廣告上自稱是專為出版諾貝爾全集而成立的專業出版公司，然而書目搜尋結果¹⁸顯示，九五從一九八〇年八月開始陸續出版四本「消遣叢書」和兩本「至尊文庫」，甚至一九八一年製作全集期間，九五仍持續推出「生活百科」和「元首大系」各兩本，可見諾貝爾全集並非九五唯一的編務。

九五全集收錄兩篇序言，一是掛名總校訂的侯健所寫的〈諾貝爾文學獎全集敘〉，二是〈諾貝爾文學獎國際中文版印行序言〉，文末署名「編譯委員會」。侯健的文章正是一九八一年二月二十二日登在中國時報副刊的〈文學的補過〉，只不過文末多加一句祝賀的話，完全沒有提及全集的編務過程，也沒有說明本身擔任的校訂工作內容為何。遠景發行人沈登恩在〈出版緣起〉交代全集從發想到確認出版的時間點，總編陳映真詳述遠景版本與英日版的差異，九五〈印行序言〉的重點擺在另外三件事上。第一，譴責出版界搶譯暢銷書、翻印舊譯的劣行：

環顧臺灣雖然偏懸亞陸外海一隅，但因資訊開發和出版蓬勃的影響，國外暢銷書搶譯風潮時有所聞，世界文學名著的舊版翻印亦屢見不鮮；但讀者

¹⁷數據以全集第一冊附錄的「印行序言」為準，書目最後一冊是一九八〇年得主的作品，故一九八二年出版的《1981 卡內提》不予以計算，本篇論文也不列入討論。

¹⁸ 使用「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搜尋系統，出版者關鍵字「九五」。

的眼睛究竟是雪亮的！試觀昔日搶譯書僅能風光一時，舊版翻印書也只能矇騙一時，那些急利短視的書肆商會到底還是逃不過明智讀者的慧眼和歷史嚴正的裁判。(13)

第二，介紹譯者、校訂委員與中國校勘研究委員會¹⁹；第三，強調九五積極爭取翻譯版權：

唯為使這套世界文學經典巨構『驗明正身』設想，目前正與瑞典學院積極進行洽商國際版權有關事宜...（以下條列「世界著作權公約」的翻譯權內容，共十一頁）誠希望因此而使世界文壇人士對我新形象有所改觀，亦不揣量力期能促使我國出版品走上世界潮流的正軌。(20-30)

首先，序言並沒有直接指名是哪一家出版社翻印舊譯，但一句「世界文學名著的舊版翻印亦屢見不鮮」，似乎有針對遠景「世界文學全集」的意味。九五的譴責之舉不啻是表明自己不與這些出版社同流合污，然而根據本論文的數據統計，九五諾貝爾的非新譯作品比例較遠景更高，待後詳述。接著，九五雖在扉頁列出所有譯者名單，譯作卻沒標示譯者，與一般出版翻譯書籍的習慣不符。而且遠景曾在全彩廣告傳單上簡介每位譯者的來歷，九五的〈印行序言〉僅以一句「國內一流譯作家」草率帶過，倒是十一位擔任校定委員的大學教授，不僅列出全體姓名，還一一附上學校系所和職稱，甚至強調九五為了校訂與校勘作業，平添三百八十五萬元的開銷（19-20），儼然將校訂校勘工作看得比翻譯更重要。最後，九五再三強調的重點，就是諾貝爾全集的版權。九五認為台灣雖沒加入國際版權組織，不受法條約束，也不該自降格調，罔顧版權條約。有趣的是，九五說「日前正與瑞典學院積極進行洽商國際版權有關事宜」，表示版權尚未談妥，九五就先行出版全集，等於違反版權條約，更遑論最後版權也沒談成，義正嚴詞的序言成了長篇空話。

陳中雄將九五出版諾貝爾的來龍去脈寫成一篇專文〈諾貝爾大戰的幕後（出版界明爭暗鬥白熱化紀實）〉，收錄於一九八一年的著作《台灣商戰風雲錄》。陳中雄本名陳崇崧，另有風子、王棠儀、蔡漢勳、溫紳等名。一九五四年生，新竹人，主業是新聞工作者，曾跨足出版界擔任編輯，出過幾本報導文學作品。根據陳中雄的說法，九五諾貝爾的開端可回溯至一九八〇年初，套書風潮正值盛行之際，宏儒翻譯社老闆林懷卿向十九家出版社推薦日文版諾貝爾全集，九五負責人

¹⁹ 陳中雄在《台灣商戰風雲錄》裡稱之為「中華民國校勘學會」，確切名稱無從考究。

沈施德深思熟慮之後，於一九八〇年十月決定製作全集。為什麼翻譯社要向出版社推薦套書的題材？最有可能的原因，就是希望出版社能將翻譯工作委任給翻譯社。宏儒翻譯社成立於一九六〇至一九七〇年代之間，創辦人楊鴻儒，主攻日文翻譯市場（李禎祥），這也說明為什麼林懷卿推薦的是日文版諾貝爾，而非英文版全集。沈施德一確定要出書，便夥同九五特約日文譯者安紀芳著手進行籌備工作，聘用陳中雄和另外兩位出版人擔任顧問，並與校訂委員會和校勘學會談妥合作事項。不料三位顧問先後因不同原因離開九五，以至於九五在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中旬推出第一波報紙廣告的時候，整間公司成員其實不滿十人，人手非常吃緊。眼見名家出版社使出低價競爭的手段，沈施德趕緊請回陳中雄擔任總經理，大張旗鼓招兵買馬，好不容易到了二月下旬，九五內部人員才擴編至四十五人，總算步入正軌。二月二十八日陳中雄赴瑞典、法國等地洽談版權，四月一日回台前過境香港，與中文大學比較文學與翻譯中心主任林以亮初步談妥合作，不過三月間九五發生支票退票的意外插曲，引發一連串公司金融危機，事件進展到五月，九五歷經公司改組，最終過渡到海王印刷廠名下，一場風波才暫告落幕。陳中雄的文章有完整的改組聲明，事發當時工商時報的報導也刊載聲明全文：

（一）九五改組之後，諾貝爾文學獎全集的編輯仍由九五負責，印製與銷售由海王印刷廠聯合三家投資人共同繼續及工作，出齊其初版兩千套，其後再出版五千套。

（二）...雙方計畫由九五將其目前已出版的十八本書一千套無償交給海王，海王將其剩餘三十二本繼續出齊，²⁰.....

（三）.....海王及其投資者接掌後，將以全力於三個月內將五十本書全部出齊。出齊後現書供應，其間不再辦理預約。初版兩千套仍將保留九五的名義，.....（243）

這就是為什麼國內圖書館收藏的諾貝爾全集找不到全套九五發行的版本，大多是九五和書華（海王印刷廠名下的出版社）混合的精裝本全集，或是環華百科出版的平裝本。

九五從一九八一年一月三十一日，公司尚缺人手時，就已推出兩冊作品，接著二月二十八日推出第二批，三、四月推出七批書，五月公司改組，七月三十日

²⁰ 台大和靜宜大學各收藏一套完整的九五全集，兩校的版權頁都顯示九五出版二十二冊，書華出版二十八冊。公共資訊圖書館的資料註明「一至十八集由九五出版，十九至五十集由書華出版」，實際調閱書目卻發現該圖書館館藏不全，九五和書華出版的全集只剩十本，其餘是環華版本，無從查證。

換成書華出版，依約於改組後三個月內將全集五十冊出齊。從決定出書到發行最後一批書，費時竟不到十個月。九五一間名不見經傳的出版公司，如何在短時間內找齊譯者，又在十個月內出齊五十冊作品？九五諾貝爾挑選作品的準則為何？九五宣稱正在積極爭取的版權最後下落如何？以下分成原文、譯者與校訂委員、新譯與非新譯作品、版權四個疑點，個別擊破，一探九五諾貝爾背後的秘辛。

第二節 原文來源

根據陳中雄的說法，九五諾貝爾全集的原文由宏儒翻譯社老闆提供，版本是日本主婦の友社於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七六年出版的諾貝爾全集。比對日譯與九五譯文後，發現確實如此。我的判斷標準來自作品名稱、句構和日文的漢字。作品名稱如一九一七年龐陶普丹的《幸運者貝阿》，丹麥原文是 **Lykke-Per**，英譯 **Lucky Per**，**Per** 發音與「貝阿」不太相近，日譯翻成「幸運者ペア」，片假名讀音 **pe-a**，一看就知道九五譯自日文。句構以一九〇七年吉卜齡《消失的光線》和日譯本《消えた光》為例：

飯島淳秀：おれはな、何もイギリスの民衆に腹を立ててるわけじゃないが、あいつらの二、三千人をこのごろごろした岩の間にばらまいてやりたいよ。そうすりゃ、そうあわてふためいて朝刊にとびつくってこともせんだろうからな。どうだ、想像つくだろう。標準の小市民の世帯持ち——正義の愛好者、熱心な愛読者、一家のおやじ、といったような連中がだぜ——焼けつくような炎熱下に石の上でじり焼かれるって光景だよ（236-37）

九五：「我實在無意對這些基督教的民眾生氣，但我很想要把他們二、三千人，全部丟在岩石間，那麼他們就不會那麼快地看報紙。或許你可以想像得到吧！一個標準市民的家庭主人——是正義的愛好者、熱心的讀者，又是一家之主——在炎熱石頭上，被燃燒般的景象？」（237）

此段譯文誤譯²¹甚多，不過光看句序就已經幾乎完全相同，中間插入句也照著翻出來。更明顯的例子是譯者不管日文漢字和中文意思是否相通，遇到漢字就直接沿用。例如米川和夫翻譯的 1924 年雷蒙特中篇小說《秋の一夜》，裡頭有一句：

²¹ 原文前半段意思是：「我不是在對英國人生氣，但我真的很想把那兩、三千人全部扔到滾來滾去的岩石下面，這樣他們就不會沒頭沒腦地看到早報內容就一股腦全信了。」

「百姓は、道をいそいでいた。」(386)，九五翻成：「這個老百姓一直走著」(541)，日文漢字的「百姓」不等於中文的百姓，意思其實是農民，九五譯者顯然日文能力不足，看到漢字就直接照用。

從內文安排來看，日文版諾貝爾的體例分成六個部分，依序是選考經過、授與演說、受賞演說、作品、人と作品、著作目錄；九五則是評審過程、歡迎詞、受賞演說、作品、受獎人與作品、著作目錄，內容和順序一模一樣。除此之外，九五也將日文版的《ノーベル賞物語》整本譯完，出成獨立一冊的《諾貝爾的故事》。不只文字內容，九五連日文版的葡萄標誌都一併沿用，如圖 4-1 所示。然而日文版全集只收錄到一九七四年得主作品，一九七五年至一九八〇年六位得主的作品原文和附錄單元從何而來？如何挑選這六位得主該收錄那些作品？全集序言和陳中雄文章皆未說明。



圖 4-1. 日文版諾貝爾與九五諾貝爾的標誌

第三節 譯者與校訂委員會

陳中雄於四月初與林以亮達成初步翻譯合作協議，似乎是想借重香港中文大學的翻譯人才，然而合作關係尚未確立，九五早已推出好幾批書，這些書由誰翻譯？根據全集的「諾貝爾文學獎全集編譯委員會」名單，九五前期聘僱十五位譯者，三月三十日起增聘六位譯者，書華出版的作品則列出三十位譯者。推測可能是製作過程發現譯者人數不足，緊急再招募。這三十位譯者有三位身兼二職，同時擔任編輯，分別是王存立、陳衛平與黃漢青。三十位譯者有二十位在一九八一年之前就有翻譯書籍的經驗，其餘十位則否，這十位之中又有七位在一九八一年後仍查無譯作，疑似沒有繼續投身翻譯書籍的行列。九五譯者雖然幾乎都查有此人，然而九五諾貝爾沒有標示每篇作品的譯者，無法確認譯者是否真有參與翻譯工作，更遑論進一步分析每位譯者對全集的貢獻和翻譯品質。另外，最後三十人譯者名單赫然出現兩位遠景譯者，一是翻譯西文的劉啓分教授，一是日文新手譯

者吳安蘭。九五全集使用一本劉啓分的現成戲劇譯作，因此有可能只是掛名；吳安蘭是新手譯者，沒有現成譯本可用，因此有可能是吳安蘭兩邊陣營同時兼差。吳安蘭是日文譯者，九五又是從日文版全集譯出，兼差不無可能。

陳中雄聲稱他擔任總經理期間大部分都待在海外，幾乎沒有參與編務，因此整篇專文對譯者的著墨極少，只有兩處蛛絲馬跡可循。第一，陳中雄赴瑞典談版權前夕，曾交代公司「張時教授稿費一千字三百五十元及早付之，黃得時教授稿費速清」(260)。張時為諾貝爾全集撰寫一篇〈怪誕的諾貝爾及其獎金〉，收錄在第一冊，此處交待的稿費可能是指文章的稿費，也可能是翻譯的稿費；至於黃得時教授並未替全集撰寫任何文章，因此至少可推斷黃得時確實曾替九五翻譯。第二項證據，陳中雄表明聘請校訂委員和校勘學會是他的主意，因為「書籍的翻譯固可委託編譯社和特約譯者著手進行，但為顧及譯筆水準起見，理應敦聘學者專家對譯稿加以審訂」(256)，由此推斷，當初推薦諾貝爾全集的宏儒翻譯社的確有參與翻譯工作，只是不曉得翻譯社的人手是否列進編譯委員會的名單。又，翻譯社的工作形式是由公司內部人員翻譯，還是發包給外面的譯者，這點也無從得知。

九五為遙譯日文版諾貝爾全集，找來的幾乎都是日文譯者，但多數人沒有文學翻譯經驗，這點和遠景譯者很不一樣。值得一提的是，少數幾位譯者沒有做過日文翻譯，他們很有可能就是負責日文版諾貝爾以外的原文，尤其是一九七四年之後的作品。另外，遠景找來四十二名譯者，在兩年內交出七十種新譯。九五僅三十名譯者，出書時間不過十個月，光看這懸殊的數字差異就不難猜想九五諾貝爾的新譯數量肯定不會超過遠景。以下表格列出九五的三十位譯者，以出書時間一九八一年為分界，表 4-1 的二十位譯者已有翻譯書籍的經驗，表 4-2 的十位譯者則無，可能從沒接觸過翻譯，也可能是從事文件翻譯的譯者。

姓名	職稱	翻譯語言	備註
1. 趙雅博*	哲學系教授	英、法、西文	
2. 黃得時	中文系教授、作家、譯者	日文	
3. 左秀靈	教授、編輯、譯者	日文	1980 年曾與九五合作
4. 馮作民	譯者	日文、英文	
5. 張時	譯者	英文	
6. 鍾肇政	作家、譯者	日文	
7. 李嘉	編輯、記者、譯者	日文	

8. 吳宗文	牧師	日文、英文	翻譯宗教書籍為主
9. 劉啓分*	教授	西班牙文	遠景譯者
10. 林懷卿	譯者、翻譯社老闆	日文、英文	
11. 譚繼山	譯者	日文、英文	
12. 簡大森		德文	九五《1981 卡內提》譯者
13. 黃柏松	譯者	日文	
14. 崔文瑜	譯者、評論家	英文	
15. 梁美群		英文	僅查到一本 1978 年譯作
16. 王存立*	譯者	英文	2000 年成立遠足文化出版社
17. 李學熙	譯者	日文、英文	
18. 王家成	譯者	日文、英文	
19. 蔡華山	日文所教授	日文	
20. 歐陽鍾仁	物理系教授	日文、英文	翻譯教育書籍為主

表 4-1. 九五諾貝爾非新手譯者列表

*表示九五諾貝爾有使用該譯者的現成譯本

姓名	備註
1. 陳衛平	1982 年後開始大量翻譯 1986 年創立小魯文化出版社
2. 黃漢青	1982-83 年與陳衛平合譯兩本書
3. 吳安蘭	1981 年後開始大量翻譯 遠景譯者
4. 吳琦農	1980 年自台大外文所畢業
5. 司農欣	1984 年擔任商業書籍編輯
6. 曾友正	1986 年編纂施政紀實
7. 黃佳輝	
8. 陳彥豪	
9. 朱克揆	1985 自文化大學英語所畢業
10. 符史生	1980 年代開始撰寫財經文章

表 4-2. 九五諾貝爾新手譯者列表

九五譯者也不乏知名翻譯家與作家，二十位有經驗的譯者之中，較為人知的

包括張時、趙雅博、鍾肇政、黃得時、崔文瑜、左秀靈、馮作民和李嘉。張時（1929-2006）本名張以淮，台大電機系畢業，曾為台大「麥浪歌詠隊」領軍人物，積極參與學生運動，一九五一年因四六事件入獄，在獄中勤學英語，出獄後進台電上班，公餘時翻譯，譯作多為通俗小說，譯筆靈動，自一九六七年至一九八〇年間，前後曾替《拾穗》和《皇冠》雜誌翻譯過一百一十四部書，暢銷小說《彭莊新娘》即出自其手筆，此外尚翻譯《愛因斯坦傳》、《羅素傳》等名人傳記。趙雅博國籍阿根廷，出生中國河北省，一九五四年來台，畢業於北平神哲學院及北平輔仁大學國文學系，後又取得西班牙國家哲學博士，曾在阿根廷任教，又在師範大學、輔仁大學、文化大學、政治大學任教。精通英、法、西等數國語言，著作與譯作多達數十餘本，於一九六一年創辦《現代學人》雜誌，後又主編《哲學與文化》月刊，對台灣文學界貢獻不小。崔文瑜本名崔以寬（1936-），原籍河北昌黎縣，在台北讀完初高中後進入台大學外文系就讀，翻譯與寫作並行，一九五九年開始發表作品，一九七五年榮獲台灣中國文藝協會文學翻譯獎。張時、趙雅博和崔文瑜的工作語言都不包括日文，不太可能替九五翻譯日文版諾貝爾全集，一種解釋是掛名，另一種可能則是他們替九五翻譯日文版全集以外的原文。

鍾肇政、黃得時、左秀靈、馮作民等人都懂日文，也做過日文翻譯。鍾肇政（1925-）是台灣知名小說家，台大中文系畢業，除了創作之外也為林白出版社和志文出版社翻譯過許多書。黃得時（1909-1999）出生台北，是作家也是翻譯家，於台大中文系任教將近四十載。左秀靈（1938-）是安徽人，比起翻譯，更為人知的事蹟是大量編纂各種辭典和語言工具書，而且語言囊括英、日、德、西、俄、阿拉伯和韓文，產量驚人。馮作民兼具文筆和譯筆，英、日文靠自學，曾任職國語日報社，專長是史學，為文星書店翻譯許多日文及英文書籍，編著或譯著中外文史著作八十餘冊。

最後一位李嘉在出版界或許不是大家耳熟能詳的譯者，但他在新聞圈可說是十分活躍。九五的〈印行序言〉末段特別向幾位新聞界朋友致謝，第一位就是「中央通訊社東京分社主任李嘉」（30）。李嘉原名李壽仁（1918-1998），原籍常州，生長於蘇州，李氏家族在中國頗有聲望，家族起源可回溯至唐太宗第十一世孫宣宗李忱之子。李嘉曾就讀上海滬江大學和日本東京大學，都因國家發生戰爭而輟學，確切來台時間無從查起，只知一九四七年赴日擔任中央社特派員，一九五〇年擔任韓戰戰地記者，之後在中央社東京分社擔任主任多年，留日期間還負責NHK的廣播節目「日本與我」，直到一九七二年才光榮返台。川端康成得諾貝爾獎之後，李嘉還陪同川端晉謁當時的總統嚴家淦，日文能力自當不在話下。除了從事新聞業，李嘉也在閒暇之餘創作，類型涵蓋小說、新詩、評論等，平時也向

各大報章雜誌投稿，中國第一齣大型歌劇《秋子》就是出自李嘉之手。九五能請到事業如此繁忙的媒體人，有可能是記者出身的陳中雄幫忙牽線，才能促成此次合作。以上三十位譯者只有左秀靈曾與九五合作過一本書，其餘譯者可能是直接對外招募徵才、九五特約譯者安季芳與總經理陳中雄的人脈，或是宏儒翻譯社的合作譯者。

九五除了三十位譯者以外，廣告和序言似乎更強調十一位大學教授組成的校訂委員會和專門聘請的校勘學會。原本校訂委員屬意彭歌，但彭歌以職務不便為由拒絕，另外推薦梁實秋和侯健，九五最後決定由後者出任總校訂。總校訂的報酬是「每冊支領行政費五千元，由公司先行付與拾萬元訂金」(257)，校訂費則是每冊六萬元。一九八一年國立大學教授一個月的本薪加上學術研究費大約三至四萬元²²，九五光「行政費」就先付予十萬元，金額之高，令人咋舌。而且所謂校訂委員會最可疑之處，莫過於九五新譯明明絕大多數譯自日文版諾貝爾，這十一位學者除了一位戲劇所主任，一位中央日報副主任以外，其餘九位全是外文系教授。若不是這幾位教授都懂日文，就是他們的校訂方式不必對照原文，只看譯文通順與否。前者與事實不符，後者有違職業道德，儘管九五聲稱每位校訂委員都有簽署合約，若非中途發生事變，必定履行校訂工作，然而依照上述邏輯，所謂校訂很難不讓人聯想到拿錢掛名。再說，以九五的旋風式的出書速度，不論校訂或校勘，恐怕時間都嫌不夠。校訂委員詳細名單見表 4-3：

姓名	職稱
1. 侯健	臺灣大學文學院院長
2. 田維新	中央大學外文系系主任
3. 朱炎	中研院美國文化研究所所長
4. 余光中	香港中文大學外文系系主任
5. 林耀福	臺灣大學外文系教授
6. 金陵	政治大學西洋語文學系系主任
7. 姚一葦	文化大學戲劇研究所主任
8. 姚朋	中央日報總主筆兼副主任
9. 紀秋郎	淡江大學西洋文學研究所所長
10. 張芳杰	中山大學外文系系主任

²² 民國七十年三月教育部修正發布「大學及獨立學院教師聘任待遇規程」，規定大學及獨立學校專任教師薪級分為十級，教授薪級四百五十元至六百八十元，對照六十九年度的「公務人員薪俸額標準表」，教授本薪是八千兩百一十元至一萬一千兩百一十元，學術研究費大約二至三萬元，總結月薪三至四萬元。

表 4-3. 九五諾貝爾校訂委員名單

第四節 新譯與非新譯作品

九五從一開始聘僱十五位譯者，到後期發現進度告急，擴編到三十位，縱然加派人手，一套諾貝爾全集難道是十個月就能大功告成的嗎？九五究竟如何在短時間內趕出整套全集，陳中雄的文章提供非常關鍵的線索。九五除了翻譯日文全集以外，同時也在國內坊間蒐購現成譯本：

原來，「九五」在發覺另外兩家同業準備跟進的時候，沈施德當即着令當時的總經理安紀芳，和總編輯張覺明，從速蒐集坊間業已印行上市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零星作品，效尤「名家」、「遠景」襲用大陸老版本故伎，予以全面改寫或片面照單全收整合之，期在出書速度上和這兩家「一魚兩吃」的對手抗衡。(240-41)

若將九五的內容分成四類，可以發現九五全集總計一百五十八種譯作，其中港台現成譯本就占了八十八種，比例達到百分之五十五，反觀新譯數量，從日文版諾貝爾譯出的新譯本五十五種，原文非日文版諾貝爾但尚未找到現成譯本，暫且當作新譯有十五種。九五的新譯比例僅百分之四十五，不到一半，無怪乎九五只需十個月就能產出一套諾貝爾全集。詳細列表如下：

文類	現成譯本		新譯		總數
	台灣譯本	港中譯本	日文新譯	未知新譯	
中長篇小說	24	16	31	6	77
短篇小說集	3	0	5	0	8
詩集	7	0	12	5	24
劇本	18	6	4	1	29
其他	7	7	3	3	20
總數	59	29	55	15	158
非新譯／新譯	88		70		158

表 4-4. 九五諾貝爾新譯與非新譯數量表

前面提到九五公司於一九八一年五月改組，因此九五諾貝爾分兩階段出書，前期是改組前由九五出版的作品，自一月三十一日至四月二十五日分九批出書，非常密集，發行二十二冊共八十四種譯本。後期由書華出版，於七月三十日一次出清剩餘的二十七冊，共七十四種譯本。九五的現成譯本幾乎都從國內坊間蒐購，其中參雜許多台灣翻印中國香港舊譯的版本，這種翻印本歸類成港中源頭譯本，表格會另外列出流入台灣的版本，證明九五可在國內購得該譯本。若台灣翻印本超過一種以上，則列其中一種作為代表。以下表格列出九五全集的所有作品，時間點分成九五出版的前期與書華出版的後期，譯本分三類：新譯作品、使用台灣現成譯本的非新譯作品，和使用港中譯本的非新譯作品。未列出日譯原文的新譯作品表示原文來源不明。

前期新譯作品（日譯）：

九五譯本	日譯本	日文譯者	日期
1. 心靈的日記	心の日記	川崎竹一	1/31
2. 詩節與詩篇	シュリィ・プリュドム詩抄	川崎竹一	
3. 羅馬史	ローマ史	長谷川博隆	
4. 被洗淨的污辱	拭われた汚辱	篠沢真理	
5. 你往何處去（暴君 焚城錄）	クオ・ワディス	木村彰一	
6. 春青的季節	カルドゥイッチ詩抄	河島英昭；川 名公平	2/28
7. 消失的光線	消えた光	飯島淳秀	
8. 超越人的力量	人の力を超えるもの	毛利三彌	3/15
9. 蜜海兒	ミレイユ	杉富士雄	
10. 人生的意義與價值	人生の意義と価値	永上英廣	3/20
11. 尼爾斯・何格生奇 妙的瑞典之旅	ニルス・ホルゲルソンの不思議なスウェーデン旅行	香川鉄蔵	
12. 沉鐘	沈んだ鐘	秋山英夫	
13. 索阿那的異端者	ソアーナの異端者	秋山英夫	
14. 詩抄	クワジーモド詩抄	河島英昭	3/30
15. 正義	正義	米川和夫	4/15
16. 一個秋夜	秋の一夜	米川和夫	

17. 威加・尤特與維葛 蒂絲	ヴィガ・ユートとヴィグディ ス	稻富正彦	4/25
18. 航海日誌、鷓鴣號	セフェリス詩抄	秋山健	
19. 清貧	聖貧	桑木務	
20. 安妮的母牛	ヒンマーラン短編集	竹内孝次	
21. 詩抄、荒地	ガブリエラ・ミストラル詩抄	荒井正道	

前期新譯作品（原文不明）：

九五譯本	日期
22. 雪山盟	3/30
23. 理性年代	4/15
24. 美	4/25
25. 夏日	

前期非新譯作品（台灣譯本）：

九五譯本	源頭譯本	日期
1. 米勒傳	何君麗；執謙《米勒傳—附米勒自傳》（1976 台北：田原）	2/28
2. 鐘斯皇帝	嚴影悠《歐尼爾戲劇選集》（1970 台北：驚聲文物）	
3. 榆樹下的欲望	郭博信；孟桂林《榆下之戀》（1973 台北：驚聲文物）	
4. 令人不滿的冬天	郭功雋《令人不滿的冬天》（1963 台北：正中）	
5. 浪漫的歌	沉櫻《悠遊之歌》（1972 譯者自行出版）	3/5
6. 美麗的青春		
7. 車輪下	宣誠《心靈的歸宿》（1971 台北：志文） 沈櫻、司馬秀媛《車輪下》（1972 台北：道聲） 蕭竹《車輪下》（1979 台北：國家）	
8. 流浪者之歌	蘇念秋《流浪者之歌》（1968 台北：水牛）	
9. 秋之旅、憶童年、婚事、大旋風	陳曉南；郭明遇《赫塞名作選》（1972 台北：志文）	3/15
10. 凡德爾詩抄	葉泥《凡爾德詩抄》（1968 台北：十月）	
11. 背德者	徐冬琳《背德者》（1972 台北：晨鐘）	

12. 侏儒	張伯權《侏儒》(1974 台北：志文)	
13. 巴拉巴*	邱豐松《巴拉巴》(1970 台北：水牛)	
14. 愛的荒漠	何欣《愛的荒漠》(1962 台中：光啟)	
15. 黛蕾絲德斯格魯	胡品清《寂寞的心靈》(1969 台北：幼獅)	
16. 新月集	糜文開；糜榴麗；裴普賢《泰戈爾詩集》(1963 台北：三民)	3/20
17. 漂鳥集		
18. 頌歌集		
19. 園丁集		
20. 太陽依舊上升	泰來《日出》(1957 台北：全民) 黃夏《妾似朝陽又照君》(1980 譯者自行出版)	3/30
21. 殺人者	黃夏《妾似朝陽又照君》(1980 譯者自行出版)	
22. 詩選	杜國清、林湖、余光中、秀陶、潛石《現代文學》 (1962 年第 13 期)	4/15
23. 凱薩琳女伯爵	 黃美序《葉慈戲劇選集》(1970 台北：驚聲文物)	
24. 凱薩琳·郝立漢之女		
25. 那一鍋湯		
26. 黛珠麗		
27. 演員女王		
28. 貓與月亮		
29. 煉獄		
30. 魂斷威尼斯	宣誠《魂斷威尼斯：威尼斯之死》(1972 台北：志文)	
31. 托尼歐·克略格	宣誠《湯瑪斯曼代表作》(1970 台北：志文)	
32. 特里斯坦		
33. 歌德與托爾斯泰	李永熾《歌德與托爾斯泰—人文性的探討》(1970 台北：水牛)	
34. 我為什麼不是基督徒	王若璧《我為什麼不是基督徒》(1973 台北：牧童)	
35. 權威與個人	何欣《權威與個人》(1970 台北：晨鐘)	
36. 心靈的十四行詩	趙雅博《心靈的十四行詩》(1968 台北：啟業)	4/25
37. 薛西弗斯神話	張漢良《薛西弗斯的神話》(1974 台北：志文)	
38. 黑死病	徐蘋《黑死病》(1970 台北：華美)	

39. 卡里古拉	孟凡《卡里古拉》(1969 台北：現代學苑)	
----------	------------------------	--

*與遠景諾貝爾使用相同譯本

前期非新譯作品（港中譯本）：

九五譯本	源頭譯本	日期
1. 貝多芬傳	傅雷《貝多芬傳》(1946 上海：駱駝) 莫野《巨人三傳》(1968 台北：樂天)	2/28
2. 托爾斯泰傳	傅雷《托爾斯泰傳》(1935 上海：商務) 莫野《巨人三傳》(1968 台北：樂天)	
3. 米開朗基羅傳	傅雷《彌蓋朗琪羅傳》(1935 上海：商務) 莫野《巨人三傳》(1968 台北：樂天)	
4. 素娥怨	王敬義《素娥怨》(1968 香港：今日世界)	
5. 長夜漫漫路迢迢 *	喬志高《長夜漫漫路迢迢》(1973 香港：今日世界)	
6. 人鼠之間*	湯新楣《人鼠之間》(1977 香港：今日世界)	
7. 月亮下去了	趙家璧《月亮下去了》(1943 桂林：良友復興) 呂津惠《月亮下去了》(1960 台北：五洲)	
8. 地糧	盛澄華《地糧》(1943 重慶：新生) 李尼《地糧》(1966 高雄：大業)	3/15
9. 浪子回家	卞之琳《浪子回家集》(1947 上海：文化生活) 李尼《浪子回家集》(1965 高雄：大業)	
10. 女校	金滿成的《女性的風格》(1944 重慶：作家書屋)	
11. 日尼薇	盛澄華《日尼薇》(1946 上海：文化生活) 李尼《日尼薇》(1966 高雄：大業)	
12. 大地*	由稚吾《大地》(1936 上海：啟明) 啟明書局編譯所《大地》(1955 台北：啟明)	3/25
13. 兒子們*	唐允魁《兒子們》(1941 上海：啟明) 唐允魁《兒子們》(1951 上海：啟明)	
14. 分家*	唐長孺《分家》(1941 上海：啟明) 唐長孺《分家》(1951 上海：啟明)	
15. 二次大戰回憶錄	吳澤炎；沈大鈺；萬良炯《邱吉爾第二次大戰回憶錄》(1948 上海：商務)	3/30

	未署名《邱吉爾第二次大戰回憶錄》(1965 台北：文星)	
16. 老人與海	范思平 ²³ (張愛玲)《老人與海》(1952 香港：中一) 黃夏《妾似朝陽又照君》(1980 譯者自行出版)	
17. 我們的時代	馬彥祥《在我們的時代裡》(1949 上海：晨光) 徐文達《海明威小說選》(1978 台北：志文)	
18. 齊瓦哥醫生	許冠三；齊桓《齊伐哥醫生》(1959 香港：自由) 吳月卿《齊瓦哥醫生》(1974 台北：黎明)	
19. 幸福之征服	傅雷《幸福之路：貝特蘭·羅素通情達理集》(1947 上海：南國) 未署名《幸福之路》(1966 台北：水牛)	4/15
20. 婚姻與道德	李惟遠《婚姻與道德》(1935 上海：中華) 未署名《婚姻與道德》(1966 台北：水牛)	

*與遠景諾貝爾使用相同譯本

九五出書非常迅速，為了搶在兩家競爭者之前取得讀者預約，並在二月十五日第一波預約截止前盡可能吸引到讀者，九五在廣告見報一個半月之後，也就是一月三十一日立刻推出第一批現書，讓讀者一睹為快，並在二月的廣告不斷強調第一批書已可現貨供應。除了強調現貨，九五也不忘在廣告上抨擊競爭對手：「不料同業見賢思齊，尾隨競譯。其中不乏『一魚二吃』拼湊成書者」。

此處「一魚二吃」正是批評遠景、名家以往翻印中國舊譯的行為。也許是為了證明九五和其他偷吃步的出版社不同，想讓讀者留下好印象，九五第一批書五種譯本全是由日文版諾貝爾譯出的新譯。不過顯克維支的《你往何處去》並非全然新譯，其章節安排疑似參考一九二一年北京商務的徐炳昶與喬曾劬法文轉譯本，且全書後半段內文明顯改寫自一九四八年上海神州國光社出版的費明君日文轉譯本，詳細譯例請參考高漢娜二〇一四年年碩士論文〈顯克微支《你往何處去》中譯本研究〉。徐喬譯本和費譯本分別在一九六六年和一九五六年²⁴流入台灣，九五極有可能在坊間蒐購到這兩本譯作。

第一批書發行隔一個月，九五又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於二月二十八日推出十三部譯本，然而時間壓縮得太緊，九五顯然已經無法負荷每一本作品都堅持新譯，這次十三種譯本竟然只有兩種新譯，比例僅占一成五，甚至不忌諱與競爭對

²³ 一九五五年三刷改回本名張愛玲。

²⁴ 徐炳昶；喬曾劬《你往何處去》(1966 台北：台灣商務)以及靜山《你往何處去》(1956 台北：新興)

手遠景使用相同的現成譯本，可見九五為了搶先出書已經開始不擇手段。

整個三月，九五都在忙著出書，每隔五到十天就有一批新書出爐，一個月內急速推出五批，這種做法可說前所未見。遠景耗時三個月最多推出二十二種，九五一口氣推出三十六種譯本，相較之下速度的確十分驚人，然而快速的背後藏有玄機。這五批書之中，新譯僅八種，非新譯則占了八成，多達二十八種，其中四種與遠景重複。九五使用現成譯本的方法似乎沒有固定模式，從赫塞的《車輪下》使用三種譯本拼貼而成，到海明威的《太陽依舊上升》、《老人與海》和《殺人者》直接翻印整本書，連排版都一模一樣。

時序進入四月，此時九五的財務狀況已經陷入危機，或許是因為公司營運出了問題，這個月不像三月那麼頻繁地出書，然而一個月內還是出版了兩批書，共計三十種譯本，數量仍舊可觀。當然，非新譯作品的比例依然高過新譯，前者二十種，後者十種。在這一階段的非新譯作品之中，九五也使用書籍以外的譯作，例如葉慈的詩選就源自一九六二年的《現代文學》雜誌第十三期。

截至四月二十五日為止，九五共推出八十四種譯作，新譯二十五種，非新譯五十九種，高達七成。九五大力抨擊遠景與名家翻印舊譯的行徑，結果到頭來自己也走上同一條路，非新譯比例還高出更多，接著再看九五後期出版的作品。

後期新譯作品（日譯）：

九五譯本	日譯本	日文譯者
1. 復活	復活	小塩節
2. 倔強姑娘	ララビアータ(片意地娘)	小塩節
3. 葡萄園丁	ぶどう園の番人	小塩節
4. 卡露利妮娜	カロリーネナ	田中三千夫
5. 朝聖與周遊的歲月	巡礼と遍歴の歲月	尾崎義
6. 蓋萊羅普短篇小說集	十クロネ・その他の物語	林穰二
7. 幸運者貝阿	幸運者ペア	竹内孝次
8. 伊瑪豪	イマーゴー	高橋健二
9. 饑餓	飢え	山室静
10. 法朗士短篇小說集	短編	鈴木力衛；二宮礼子
11. 出賣影子的人	美德を裏切る人びと	荒井正道
12. 哥倫巴	コロンバ	大久保昭男
13. 誘惑	誘惑	大久保昭男

14. 瑪兒魯一家人	マルヴー家	大久保昭男
15. 巴比特	バビット	刈田元司
16. 卡爾菲爾特詩集	カールフェルト詩抄	田中三千夫；尾崎義
17. 密加之戀	ミーチャの恋	原卓也
18. 耶拉金騎兵少尉事件	エラーギン騎兵少尉の事件	佐藤晃一
19. 已故的馬提亞・巴斯噶	故マッティーア・パスカル	米川良夫
20. 約翰・帕洛瓦的一生	ジャン・パロアの生涯	青柳瑞穂
21. 原爆基地	原爆基地	山室静
22. 波斯詩集	サン＝ジョン・ペルス詩集	多田智満子
23. 胴體	胴体	栗原成郎
24. 被呪咀的中庭	呪われた中庭	栗原成郎
25. 頓河故事	ドン物語	工藤精一郎
26. 訂婚	操の誓い	村岡崇光
27. 一條圓圓的麵包	丸ごとのパン	村岡崇光
28. 依多和艾納姆	イドとエナム	村岡崇光
29. 薩克斯詩篇	ネリー・ザックス詩集	生野幸吉
30. 總統閣下	大統領閣下	鼓直；木村栄一
31. 莫洛	モロイ	安堂信也
32. 涅魯達詩集	詩集	荒井正道
33. 強生短篇小說集	短編（「七つの生」より）	田中三千夫
34. 馬汀生詩集	詩集	田中三千夫

後期新譯作品（原文不明）：

35. 彼裡雅與梅麗桑
36. 創化論
37. 道德與宗教之二源
38. 瑞納河之橋
39. 死亡之旅
40. 暴風眼
41. 蒙大來詩篇

42. 大版圖、毀滅與愛情
43. 路柏林的魔術師
44. 它是值得的
45. 禁錮的心靈

後期非新譯作品（台灣譯本）：

九五譯本	源頭譯本
1. 一把鑰匙	未署名《一把鑰匙》（1958 台北：啟明） ²⁵
2. 後土之惠*	孟祥森《土地的成長》（1981.5 台北：遠景）
3. 創造利潤*	劉啓分《利害牽制》（1970 台北：開山）
4. 賣花女	未署名《賣花女》（1976 臺北：天華） ²⁶
5. 皮藍德羅小說集	鄭菁蘭《皮藍德羅小說選》（1972 台北：環宇） 戴望舒《義大利短篇小說集》（1935 上海：商務） ²⁷ 蔡進松；楊君玲《諾貝爾獎短篇小說集》（1972 台北：志文）
6. 大教堂內的謀殺案	顏元叔《歐立德戲劇選集》（1970 台北：驚聲文物）
7. 艾略特評論集*	杜國清《艾略特文學評論選集》（1972 台北：田園）
8. 聲音與憤怒*	黎登鑫《聲音與憤怒》（1979 臺北：遠景）
9. 雪鄉	金溟若《雪鄉》（1968 台北：立志）
10. 古都	張秀英《古都》（1969 台北：立志）
11. 千羽鶴	趙長年《千隻鶴》（1969 台北：正文）
12. 等待果陀	馬清照；胡業勤；彭鏡禧《貝克特戲劇選集》（1970 台北：驚聲文物）
13. 默劇	
14. 克拉普最後的錄音帶	
15. 終局	
16. 癌症病房	楚卿《癌症病房》（1970 台北：天下）
17. 一言不發	宣誠《一言不發》（1978 台北：水牛）

²⁵ 未署名的譯本通常是翻譯舊譯之作，但是目前尚未查到源頭譯本，故暫列入台灣現成譯本。

²⁶ 註腳同上。

²⁷ 此為港中源頭譯本，然為求統計方便，該短篇小說集仍列入台灣譯本計算。流入台灣的版本是《義大利短篇小說選》（1958 台北：新興），譯者未署名。

18. 鮑爾短篇小說集	宣誠《莫克博士收集的沉默》(1973 台北：志文)
19. 小丑眼中的世界	唐錚《小丑》(1973 台北：志文) 宣誠《小丑眼中的世界》(1973 台北：志文)
20. 雨王亨德森	王存立《雨王韓德森》(1978 台北：久大) 卞宇理《雨王亨德森》(1979 香港：今日世界)

後期非新譯作品（港中譯本）：

九五譯本	源頭譯本
1. 青鳥	葉熾強《青鳥》(1947 上海：啟明) 編譯部《青鳥》(1955 台北：啟明)
2. 牧羊神	顧一樵《牧羊神》(1934 上海：商務) 顧一樵《牧羊神》(1965 台北：台灣商務)
3. 泰綺思	徐蔚南《泰綺思姑娘》 ²⁸ (1929 上海：世界書局) 未署名《泰綺思》(1971 台北：哲志)
4. 人與超人	藍文海《人與超人》(1937 上海：啟明) 藍文海《人與超人》(1951 台北：啟明)
5. 魔鬼的門徒	姚克《魔鬼的門徒》(1936 上海：文化生活) 元鑫《魔鬼的門徒》(1955 台北：新興)
6. 大街	先信《大街》(1976 香港：今日世界)
7. 資產家	羅稷南《有產者》(1948 上海：駱駝書店) 江海濤《有產業的人》(1958 台北：新興)
8. 六個尋找作家的劇中人	徐霞村《六個尋找作家的劇中人》(1929 上海：水沫書店) 未署名《皮藍德婁戲曲集》(1964 台北：三一劇藝社)
9. 亨利第四	徐霞村《皮藍德婁戲曲集》(1936 上海：商務) 未署名《皮藍德婁戲曲集》(1964 台北：三一劇藝社)

五月公司改組後，諾貝爾仍然由九五同一群人執行，只是頂頭上司換人做。不知為何一換老闆，九五的出書方式竟丕變。一改以往趕著出書的時程，這次沉寂了三個月，才一次出清剩下的七十四種作品，新譯比例也上調至六成，共計四十五種，非新譯作品僅剩二十九種。四十五種新譯作品裡，其中十一種並非譯自日文版諾貝爾，原因之一是日文版只收錄到一九七四年，一九七五年之後六位得

²⁸ 徐蔚南有兩種譯本，一是全譯本《女優泰綺思》，一是節譯本《泰綺思姑娘》，皆是 1929 年由上海的世界書局出版，九五使用節譯本。

主僅美國作家索爾·貝婁使用現成譯本，其餘五位歐洲作家皆新譯。從得主的國籍來看，很有可能是因為五位歐洲得主在國內知名度不如英美或日本作家，中譯本數量也不多，例如九五選譯以撒·辛格的《路柏林的魔術師》直到一九八六年才有陳蒼多的譯本《盧布林的魔術師》，米洛舒的《禁錮的心靈》也是一九八一年才有林以亮的《攻心記：東歐共產國家思想改造過程》。在國內缺乏現成譯本的情況下，九五也只能想辦法取得原文，交出新譯。新譯作品還有幾本值得一提的作品，例如一九六六年得主薩克斯的作品收錄〈貿易風〉和〈蟬〉兩首詩，事實上這兩篇是一九五三年得主馬汀生的詩作，這兩位得主的詩集都是由日文版諾貝爾譯出，可能是編輯或排版人員一時弄混的無心之過。另外一九七一年得主聶魯達的詩集前半段譯自日文版全集，然而自三百八十三頁到第六百頁的詩篇並未收錄在日文版諾貝爾，目前仍未找到國內譯本與這兩百多頁作品相符的現成翻譯。另一篇是一九二七年得主柏格森的哲學論述《創化論》，日文版的柏格森收錄了松浪信三郎與高橋允昭合譯的《創造的進化》，然而一經比對，發現九五譯本的原文並非日文譯本，而港中台現有的譯本也與九五譯文不同，因此列入原文不明的新譯，是九五諾貝爾唯一日文版有原文，九五卻沒採用的例外。

後期二十九種非新譯作品裡，台灣譯本二十種，其中四種與遠景重複，九種取自中國和香港。與遠景重複的作品有一本不再只是使用相同的現成譯本，而是直接盜用遠景諾貝爾的新譯。遠景於一九八一年五月推出第一波書，其中包括孟祥森翻譯的《土地的成長》，九五大膽取用，僅修改幾個字，書名換成《後土之惠》就當成自己的作品，實不可取。另外一個讓人摸不著頭緒的作品是皮藍德婁的短篇小說集，裡頭收錄〈生活〉、〈儀式而已〉、〈草地的輕觸〉、〈戰爭〉四篇小品，前三篇分別取自三本短篇小說集，第四篇仍未找到源頭譯本。奇怪的是，鄭菁蘭的《皮藍德羅小說選》收錄四篇以上的小品，其中包括〈儀式而已〉，九五偏偏只挑其中一篇〈生活〉，堅持一本源頭譯本只使用一篇小品，原因不明。

總結九五的諾貝爾全集，新譯七十種，非新譯八十八種。遠景的新譯比例至少達到百分之六十四，九五的新譯比例卻只有百分之四十五，連一半都不到。九五的現成譯本有兩個特色，第一，由於現成譯本大多直接自國內坊間購買，跟常用中國舊譯的遠景比起來，台灣譯本的數量明顯多出許多。八十八種非新譯作品裡台灣國內譯本高達五十九種，將近七成，水牛、志文、開山等出版社的作品都是九五愛用的現成譯本，顏元叔主編的一系列西洋戲劇選集也是九五劇本最大的供應商。就算使用中國的現成譯本，九五也是採用流入台灣的本，例如邱吉爾的《二次大戰回憶錄》有上海商務一九四八年的《邱吉爾第二次大戰回憶錄》，到了一九六五年，文星出版社隱去譯者姓名，引進台灣，稍加修飾。比對兩種版

本可知，九五使用的是文星潤飾後的譯文，而非商務的源頭譯本。第二點和遠景一樣，九五的現成譯本將近一半都是英語系國家和亞洲國家的作品。若單看國內五十九種譯本，英、美、日、印度四國就占了二十六種，比例達百分之四十四；若將範圍擴大到全部八十八種現成譯本，上述四國更占四十二種，將近一半。諾貝爾文學獎的得主以歐洲為大宗，英語系國家和亞洲國家的現成譯本比例竟高達近五成，再次印證第三章第四節結論，港中台三地的翻譯文學以英語系國家和亞洲國家作品為大宗。



圖4-2. 九五新譯與非新譯數量百分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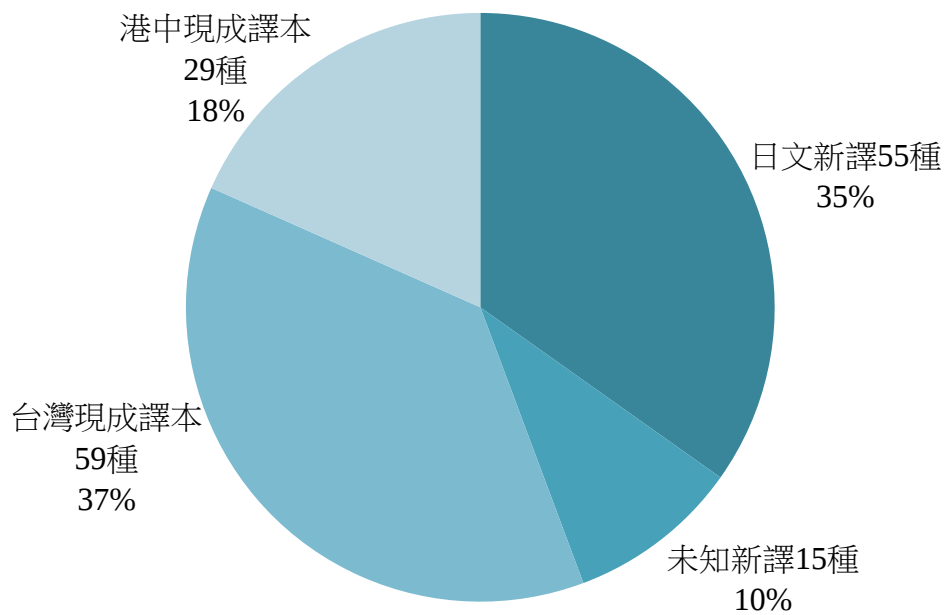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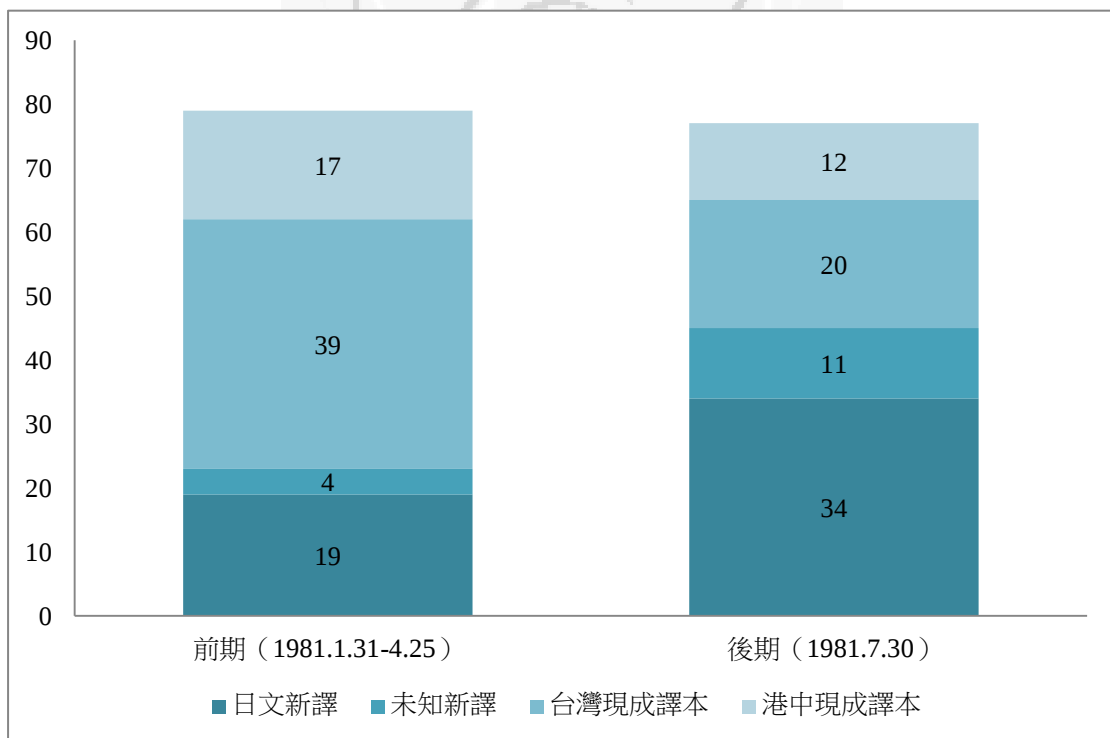


圖 4-3. 九五新譯與非新譯數量（依照出版日期）



第五節 版權爭議

九五一再強調自己做的是「國際中文版」，將台灣的諾貝爾全集與其他美、日、法等國的諾貝爾全集相提並論，認為台灣既然自詡為文化大國，就不該自外於國際版權組織，於是當時擔任九五總經理的陳中雄便義無反顧，於二月二十八日啟程飛往瑞典首都爭取版權。根據陳中雄的說法，諾貝爾全集的版權分成兩個部分，一是作品以外的附錄單元，由諾貝爾基金會（Nobel Foundation）負責洽談事宜；二是各得主的頭像圖片版權與作品版權，由法國 Rombaldi 出版公司負責向各作家本人或家屬聯繫洽談。陳中雄的書還放上基金會秘書的書信與合照，以取信讀者。不料陳中雄四月一日返國，九五的內部狀況已出現問題，出書情況也出乎他預料。作品版權尚未確定，編輯部已大量使用坊間現成譯本，五月四日法國出版公司簽約要求支付兩千美元，九五無暇也無錢處理，簽約後應給付的各種版權金、訂金和版稅高達數萬美元，九五想必無法履行。五月八日諾貝爾基金會發電允諾正式授予文學獎與經濟獎²⁹兩項國際版權，後續狀況也不明。雖然九五（陳中雄）立意良善，有心爭取國際版權，不願台灣背上「海盜國家」的罵名，讓台灣的諾貝爾文學獎全集落人話柄，然而世事難料，公司財政危機連帶拖累版權洽談事宜，使得陳中雄滿腔理想落空。

第六節 小結

回到本章第一節最後的種種疑問，九五的原文大多取自日文版諾貝爾文學，因此不像遠景有一套挑選作品的準則，其新譯純粹取決於日文版收錄了哪些作品，九五就跟著收錄。陳中雄沒有特別提到如何召募譯者，只能從各種線索判斷，一種可能來源是九五的人脈，第二種是對外徵求，第三種是宏儒翻譯社的譯者。雖然九五募得三十位譯者，光憑三十人的力量，要在十個月內出完一整套全集仍舊是非常艱鉅的挑戰。時間不足的情況下，九五只得大量使用現成譯本，導致整套書的新譯比例根本不到一半，成了自己批判的「一魚二吃」出版商。九五不只批評他人一魚二吃，還強調自家全集是唯一申請版權的全集，結果附錄單元版權結果不明，作品版權沒談成，九五宣揚的一切優點最後只淪為說嘴。

²⁹ 根據書中訊息，九五另外和林白出版社與乾隆出版社談妥合作，預計分別推出諾貝爾和平獎與經濟獎，確切時間不明。林白出版社確實有推出和平獎全集，並找李敖掛名主編，不過推出三冊後市場反應不佳，林白隨即收手不做。乾隆出書狀況不明。

第五章 諾貝爾全集譯文評述

遠景諾貝爾作品共計一百零九種，新譯七十種，非新譯三十九種，動員四十二位譯者，譯出語因譯者而異，從英、日文到西、法文皆有；九五諾貝爾作品共計一百五十八種，新譯七十種，非新譯八十八種，動員三十位譯者，譯入語以日文為主。第五章分成四節探討雙方的譯文品質：第一節比較兩套全集重複的作品，評析譯品高下；第二節與第三節分別討論兩套全集改寫現成譯本的表現，最後一節結論。中國舊譯的譯文部分取自中國網站「古籍網」的掃描圖檔，或其他網站提供的譯本全文，因此沒有加註頁碼。

第一節 遠景與九五新譯比較

遠景耗費約兩年時間，交出七十種新譯，九五趕在十個月出清，同樣交出七十種新譯，按理說遠景整體的品質應該比九五更好，尤其遠景不乏經驗豐富的譯者，產出的譯文讀者應該能夠放心才是。不過，若九五列出的三十位譯者確實曾替九五翻譯，那麼幾位翻譯名家應該至少能替九五產出幾篇優質的譯作。以下挑選兩套全集重複的七部作品，一探遠景和九五的譯文表現。

一、九五優於遠景的作品

第三章第三節介紹過遠景譯者李永熾，譯著甚多，對遠景諾貝爾也頗有貢獻，交出四部新譯，提供三部現成譯本。沒想到，翻譯經驗豐富的李永熾其實譯文品質差強人意。例如一九一二年得主霍普特曼的劇作《沉鐘》：

李譯：魔女就像洞中的蟾蜍，長得醜陋，專躲在洞裡作壞事。會送瘟疫給你；若有家畜，會把瘟疫帶進家畜棚。母牛用滴血代替出奶；羊長蟲；馬昏眩倒地。你的孩子頭髮像妖怪；(25)

九五：那個魔女，就像是藏在洞裏的癩蛤蟆一樣，長著醜陋的面孔，成天都在盤算著一些壞事，給你帶來瘟疫，如果你有家畜，就把鼠疫散佈到你的畜舍裏，於是母牛的奶成了血水，羊身上長滿了蟲子，馬會無故地昏倒，你的孩子長了一頭像鬼一般的長髮，(55)

李譯的句子切得很碎，常常省略主詞，句子之間的連結有待加強，而且李譯的譯文較短，「羊長蟲；馬昏眩倒地」看似簡潔卻破壞了劇本的韻律，少了抑揚頓挫，使台詞聽起來非常平板。最後一句「頭髮像妖怪」遠不如九五「長了一頭像鬼一般的長髮」來得生動。另一段譯文更顯出李永熾無法掌握台詞的語氣：

李譯：我會對他施什麼法術？他現在還有生命，能不能活，可要看他的造化。我討厭的是奄奄一息的生命。當然，那不可能會長久。...喂，拿擔架，把這年輕人帶走！偉大的名匠——乳臭未乾的名匠，起來吧！你可以幫助牧師說教，用教師打小孩的棍子挑東西，也可以做理髮師吹泡泡的工作。
(28-29)

九五：我可沒對他怎樣，至於能否活下去就看他的造化了，可是依我看，他只剩一縷游絲，大概沒指望了！...帶擔架來把這年輕人擡走吧！這算那門子的名匠，不過是乳臭未乾的小子罷了，起來吧！你這種傢伙只配去幫忙牧師說教，或幫忙老師修理一羣小鬼，或者是在理髮鋪裏幫忙擦擦泡沫罷了！（59）

前半段「討厭奄奄一息的生命」、「不可能長久」是誤譯，九五翻成「一縷游絲」、「沒指望」理解正確，而且非常歸化通順。後半段凸顯說話者看不起倒地的年輕人，認為他不配稱為名匠，只是個打雜的小伙子。李譯沒有翻出說話者不屑的語氣，「用教師打小孩的棍子挑東西」翻得非常粗糙，理髮師又怎麼會做「吹泡泡」的工作？反觀九五譯文的語氣非常強烈，用詞得當，實屬佳譯。

第二部作品是劉啓分的《總統先生》和九五的《總統閣下》。劉啓分在西班牙馬德里大學取得文哲學國家博士學位，回國後在成大外文系教書，替遠景諾貝爾翻譯之前已有幾本西文翻成中文的譯作。西班牙文也許是劉啓分的強項，翻譯能力卻不然，以下是兩篇譯文比較：

劉譯：眼淚與鼻涕流得像一頭四足獸，在那昏暗的牢房裏嘈雜一團，只能使用感官聽，沒法用視覺看周圍的環境；那裏曾經有過多少人因飢餓和口渴而斷送了生命，也因害怕而窒息死亡。因為那裏充滿恐懼，像肥皂水愈攪愈多泡沫，也因害怕斬首而像一條發情的雄狗。他們是警察的眼中釘。食人者的臉孔紅得像燈籠照亮昏黑的角落，面頰像屁股，鬍鬚像巧克力糖的口水.....（14）

九五：這羣被關進地牢的乞丐們，像一隻隻生病的野獸，流著眼淚，他們害怕這種伸手不見五指的黑暗，他們更害怕這個讓他們同伴凍餓飢渴而死的地方，他們內心像一根風中的小草，顫動不安，他們耽心，會不會像野狗一般，被殺被刮，被煎被炸。想像中，警察的肥臀般滾圓的面頰，還有那像巧克力般濃郁的氣息，就像食人族的土人面貌，搖晃在油燈下，那般猙獰和貪婪。(280)

劉啓分從西班牙文譯出，九五從日文譯出，也許兩邊原文的訊息本來就不同，然而光就譯文來看，劉啓分的中文相對拗口，「只能用感官聽，沒法用視覺看」和平常「耳聽眼看」的習慣用法不同，讀來累贅，「也因害怕斬首而像一條發情的雄狗」不知道主詞是誰，最後一句和上半段缺乏連結，讀者不知道「食人者」指的就是警察，更不用說「鬍鬚像巧克力糖的口水」這般跳脫邏輯的句子。九五有些句子和遠景完全不同，但整體讀起來非常流暢。

第三部是黃瓊華與哈國平的《夢中佳人—伊瑪果》和九五的《伊瑪豪》³⁰。黃瓊華與哈國平是夫婦，黃瓊華在淡江大學工管系擔任講師，一路念的都是會計與管理，兩人沒有翻譯經驗，卻一口氣交出3種譯作。譯文如下：

黃哈：那位愚笨的小紅帽，不斷地插進他起伏的思潮中，使得他的腦筋無法有效地思考。「您可好心地幫個大忙嗎？」維德問。「請你很慢、很慢地繞廊柱一圈算要幾步才走得完。」「你說多少？六呀！謝謝。現在，您若願意的話，我們繼續走。」那位小人物吃了一大驚，好像突然下巴掉了一樣。如此一來，在剩下的一段路上，他一句話也沒說。(3-4)

九五：代提行李的人，魯莽地嘮叨個不停，不給波克特魯片刻的安靜。「對不起，拜託你不要再說了好不好？」那就請你慢慢走吧！你繞過那大圓柱，再走六步之後就是目的地了。」那位矮矮的工人慳扭地不再說話。(15)

原先預想黃瓊華夫婦會從英文譯出，不過看到譯文出現「小紅帽」就確定是日譯中。日文漢字「赤帽」是搬運工的意思，黃譯光看字面誤解原文，才會突然出現一位愚笨的小紅帽。黃譯之粗糙，讓人質疑他們根本不懂日文。對話明明是主角

³⁰ 九五的附錄單元〈得獎人與作品〉最後有一則後記，說明該作品是根據彼得·里葛斯的單行本翻譯而成，雖然法文版強調「奧林匹亞之春」是得獎作品，但翻譯之後反而會減損原文的精髓，於是忍痛割愛。這段話出自日本版的後記，九五只是如實翻譯，譯本的原文還是日譯本。

一句，搬運工一句，黃譯卻全部翻成主角的自言自語，而且整段譯文不夠通順，明明是「打斷思緒」卻翻成「插進思潮」，「如此一來」的語氣轉折也過於生硬。九五的譯文比黃譯簡潔許多，翻法靈活，對話也很合理，呈現出工人惱羞成怒的語氣，整體表現更佳。

二、遠景優於九五的作品

第三章第三節稍微介紹過宋樹涼，作家兼評論家，沒有翻譯經驗，卻為遠景諾貝爾貢獻諸多作品，包括 4 部新譯和許多篇附錄單元。宋樹涼四部新譯都翻得很好，譯筆非常老練，完全沒有新手譯者常犯的毛病，以下挑選他的《德里納河之橋》與九五的《瑞納河之橋》做比較：

宋譯：你對來往的旅客一定要先看清楚再下手，不可以輕舉妄動、徒勞無功。假如來客衣冠楚楚、氣色岸然，那必是霍查地區的人，他可能腰纏萬貫，你一定要趕快下手，不能錯過。如果來客縮頭弓腰、衣著寒酸，一副叫化子的模樣，那他可能來自羅迦諦卡，那裏的人有錢，但是很小氣，所以你要看情形下手；要是來人瘋瘋癲癲、手舞足蹈，那你就不要白費力氣了，他一定是維許格勒鎮上的人，身邊常常是一文不名的。(10-11)

九五：當你埋伏好後，仔細的看清經過的旅客。若他神氣活現地騎著馬，穿著紅胸甲，胸前有銀的星形浮雕，腳上穿白色的長靴；那你可以立刻襲擊他，他身上和袋子中都滿是寶藏。若你看到一個人，穿得破破爛爛騎著馬，戴著舊帽子，看來像乞丐似的，那你也可以搶他的，他是從羅根提加來的。他們都是看來像乞丐，其實卻是個大寶藏。但是，你若看到一個人高高興興的騎在馬上，把包袱放在腿上，打著小鼓，高聲歌唱；那你千萬別浪費時間去搶他，他是從維沙格來的，他身上不會有錢的，錢財從不久留在這種人身邊的。(271)

宋樹涼從英文譯出，九五一樣是日文，兩篇原文內容有許多不同之處，不過光讀譯文就可明顯看出宋樹涼的文采大勝九五譯者。宋譯善用四字成語，文氣縱橫，語氣和節奏掌握得當，很有江湖味。九五的表現其實不差，屬中上，但是整段讀起來不免有些冗長，不如宋譯來得俐落。宋樹涼的翻譯策略非常歸化，例如以下兩段譯文：

「此去關山萬里，天涯茫茫，渡頭真是令人腸斷的地方。」(16)

「落成那天，居民們都認為是本地的千秋盛事，男女老少，開口談的是橋，閉口談的也是橋，只要是和橋有關的雞毛蒜皮，他們都談得津津有味。」(17)

這兩句簡直像中文創作，看不出是翻譯作品，對遠景的讀者真是一大福音。宋樹涼雖無翻譯經驗，表現卻比幾位老手優秀得多，讓人眼睛為之一亮。

吳安蘭也是一位新手譯者，替遠景翻譯之後踏上譯界之路，為皇冠逐譯不少作品。吳安蘭也為遠景翻譯四部新作，貢獻良多，這四部作品都是從日文版諾貝爾譯出，表現都不錯。以下舉一九四四年顏森的短篇小說為例，吳安蘭翻成《安妮和母牛》，九五則是《安妮的母牛》：

吳譯：「如此一一拒絕了好幾個買主之後，安妮婆婆的名聲也不脛而走。方才要買母牛的人，其中有一個又折了回來，向安妮婆婆提出了十分優厚的條件。這使安妮婆婆有些窘迫不安，不過她還是說不賣就不賣。」(7)

九五：「像這樣對來找她要買牛的人表示拒絕出售，她就被人們漸漸的認識，開始成為他們談話的話題。剛才來向她問過母牛價錢的人又回來了，表示無論如何要買這頭牛，因此提出很高的價錢，安妮露出一點不安的神態，毅然的說出不賣，」(293)

九五開頭第一句翻得非常生硬，被動語句不符合中文習慣，九五花了兩句的篇幅，吳安蘭用一句成語「不脛而走」就處理得很好。九五「提出很高的價錢」和吳譯「十分優厚的條件」一筆，前者顯得平庸許多。吳安蘭最後一句「這使...窘迫不安」句型還能再改進，但整體表現已經比九五好很多。

第三部比較張伯權《驕傲的姑娘》和九五的《倔強姑娘》。張伯權喜愛法國文學，也為遠景翻譯法國得主莫里亞克的小說，不過這篇《驕傲的姑娘》是德文劇本，推測張伯權是從英文譯出。

張譯：「妳為什麼拒絕他呢？我看他倒是個好人，相貌也堂堂，比起你現在靠這一點紡紗絞絲，他更能照料妳們母女兩人。」(7)

九五：「既然如此，妳為什麼要拒絕他呢？他是一位很忠厚的男人，聽說儀表也不錯，假如妳能和他結為夫妻，對負擔奉養妳病中母親的責任來說，遠比妳一個人紡一點點紗苦撐要好得多。」（191）

張伯權也是採取歸化翻譯，「相貌堂堂」、「照料」都用得很自然，九五前半段表現不錯，但是中間「對…來說」句型已經太長，中間還加入「負擔…的責任」句型，一層包一層，不免妨礙閱讀。

三、遠景其他譯者

孟祥森和宋碧雲早在諾貝爾之前就是遠景經常合作的對象，這次也分別交出六種和五種新譯，分占新譯數量前二名。孟祥森的譯文品質向來不高，雖理解無誤，翻譯策略卻偏向直譯，導致譯文有時讀起來不知所云。例如這次他為遠景翻譯的《羅馬史》：

凱薩發現，這個世界有許多遺傳的貴族，有無窮的榮華，但精神性却很少，風格更低，而最少的是對於生命與生活的真誠歡悅。那真是一個陳舊的世界了，即使凱薩那般得天獨厚的愛國心都無法使它回春。（474）

第一句「遺傳的貴族」指的是世代相傳的貴族世家，「遺傳」翻得不太精確，中文搭配詞不會用「遺傳」指稱家族的身分地位。接著「精神性却很少，風格更低」更是意謂不明。《羅馬史》常常出現這種似是而非的譯文，讀者大概也看得似懂非懂。

宋碧雲的文采不特別出色，但是一直以來表現平穩，不曾出大差錯。她知名度最高的作品就是馬奎斯的《一百年的孤寂》：

他走進房間，發現史前植物、熱騰騰的水窪和亮晶晶的昆蟲已將室內的一切人類遺跡破壞殆盡，那些遺稿却完好如初。他心情很激動，未將遺稿拿到光線好的地方，就站在原地大聲譯出內容，一點困難都沒有，活像原稿是西班牙文寫的，活像他是站在正午亮麗的陽光下閱讀似的。（332）

這是小說最後一段，也是全書的高潮，主角就要讀到預言自己死亡的遺稿，因此心情非常激動。宋碧雲的訊息處理沒有什麼問題，但是文字傳遞出的情緒稍嫌平

淡，整體譯品屬中上。閱讀沒有問題，可惜沒有特別令人激賞的表現。

第二節 遠景非新譯作品評述

遠景翻印或改寫港台現有譯本的作品共計二十部，商務印書館占九部，是最大的源頭。雖然張恆豪於受訪時表示遠景採用的現有譯本品質尚可，也有請專人校訂，不過仔細比對譯文，卻發現譯本的品質參差不齊，校訂產出的譯文也時好時壞，甚至有四部作品未經校訂，一字不改直接採用。以下將遠景非新譯作品分成兩種情形討論：第一，原封不動或稍微更動，不影響品質；第二，明顯有改動痕跡的改寫本，品質不一。

一、原封不動或稍微更動

首先，一字未改的作品占四種，分別是顏正儀的《你往何處去》以及未註明譯者的《大地三部曲》。顏正儀掛名的《你往何處去》其實是韓侍桁的譯作，「是轉譯版本中內文最完整的一本，而中文版中是最好看的，閱讀最通順」（高漢娜 59），因此遠景照單全收，似乎無可厚非。賽珍珠的《大地三部曲》源自上海啟明的譯本，第二集唐允魁的《兒子們》由參考伍蠡甫的譯評本，甚至將伍譯修得更通順，例如伍譯：「他當時一定免不了，假使沒有他那忠僕缺嘴走進來，捧著一壺酒，燙得正熱，冒著熱氣香味撲鼻。」假設句放後面不符合中文規範，唐譯改成：「要不是這當兒，他那親信的缺嘴捧著一壺香噴噴的熱酒進來，他定然已經哭出來了。」整體譯文自然流暢。不過賽珍珠其他作品就沒這麼好運了，由稚吾的《大地》其實是以胡仲持譯本為底，修飾而成。除了第一章第一頁更改幅度較大，其餘僅刪一兩字或一兩句，稍微改掉遣詞用字。可惜的是，由稚吾潤飾的品質並不好，胡仲持翻譯腔較重的句子：

他從壁洞裏挖出了洋錢送到那『大家』去之後，和老爺以相等的身分講話這一種榮耀過去了，他就起了幾乎好算懊悔地一種精神地煩悶。

由稚吾也只採取簡化策略，不予以修正：

他從壁洞裏挖出洋錢送往大戶人家去後，以同等身分和老爺講話這一種光榮過去了，他就起了幾乎懊悔地一種精神煩悶。

讀起來非常拗口。唐長孺的《分家》不少段落也需要潤飾，唐譯策略偏向異化，有時受原文文法或句型限制，不易閱讀，例如：「這一忽兒他們心意中滿充斥着酒の思想和它的安慰」過於直譯，詞不達意，遠景也未予以修正。賽珍珠的三部曲一字未改，或許是因為這三部作品在諾貝爾之前，已經發行過「世界文學全集」的單行本，遠景認為沒必要再修訂，可以直接使用。但是從上述譯例來看，至少 2 部舊譯的品質仍有待加強。

另外 4 部作品雖然有小幅改動，但基本上不影響翻譯品質，只是遣詞用字的差異，這幾部作品分別是署名鍾文的《新月集》、《園丁集》、《漂鳥集》和黃燕德的《西洋哲學史》。鄭振鐸翻譯許多泰戈爾的詩作，譯文大致通順流暢，不太需要修飾，例如鄭譯《飛鳥集》：「夏天的飛鳥，飛到我窗前唱歌，又飛去了。／秋天的黃葉，它們沒有什麼可唱，只嘆息一聲，飛落在那裏。」(1)，遠景僅將其中兩個飛字改成「漂」和「飄」，配合《漂鳥集》的書名。

二、品質不一的改寫本

除了上述八部作品，其他十二部譯作皆經過遠景編輯或譯者潤飾，惟潤飾品質不大一致，其中六部作品潤飾之後稍加通順，但仍有改進空間，四部真正達到潤飾的目的，將舊譯修得更精彩，最後兩部將原譯改得更差，不如不改。前六部作品分別是署名鍾文的《侵入者》、徐文彬的《盲人》、葉麗芳的《七公主》、楊澤的《窄門》、陳惠華的《人與超人》與黃燕德的《齊瓦哥醫生》；改得好的四部作品是鍾文的《異鄉人》、林秋蘭的《玻璃珠遊戲》與《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以及張伯權《毒蛇之結》；不如不改則是顏正儀的《布登勃魯克家族》和王兆徽的《靜靜的頓河》。

梅特靈克的三齣劇本《侵入者》、《盲人》、和《七公主》皆抄自楊澄波的《梅脫靈戲曲集》，楊譯策略非常異化，看得出遠景三位譯者盡量將直譯修成通順的語句，然而一些需要大幅修正的句子，遠景譯者只稍改幾字，讀來仍有些彀扭。例如楊澄波的《闖入者》和鍾文的《侵入者》兩相對照：

楊譯：外祖父 為什麼我今天不能見我的女兒呢？

叔父 你已很知道為醫生所禁止了。

外祖父 我不知道怎樣思想。

叔父 你無謂恐嚇自己呵。(5)

徐譯：外祖父：為什麼今天我不能見我的女兒呢？

叔父：你知道得很清楚，是醫生禁止的。

外祖父：我不知道怎樣去想。

叔父：幹嘛杞人憂天呢？（5）

叔父最後一句話改得很順，歸化又口語，然而第二句「你知道得很清楚」以及第三句「我不知道怎樣去想」，還是很貼近原文，不如第四句改得好。再看楊澄波的《羣盲》和徐文彬的《盲人》譯文對照：

楊譯：第三個盲人：我們知道——差不多，所有我們所應該知道的了。我們且略略嘻笑一些罷，在這個等候着祭司回來的時候。（49-50）

徐譯：第三個盲人：我們知道得差不多了，所有該知道的都知道了。在等祭司回來的時候，我們且稍微嘻笑一些罷。（39）

前一句照著原譯稍微修得通順，後面依照中文將時間擺前面的習慣更動句序，敗筆就在「稍微嘻笑一些」，若是換個措辭，這句話就更流暢了。「鍾文」是遠景從世界文學全集就慣用的假名，很可能是編輯群共用的化名，真實身分不明，無法討論。徐文彬和葉麗芳只負責這兩齣劇本，沒有其他新譯，推測可能是翻譯新手，由編輯交付潤稿的工作，可惜經驗不足，編輯後續也沒能（或是沒時間）補足，因此呈現出來的譯文有好有壞。接著看卞之琳和楊澤的《窄門》比對：

卞譯：所以我要簡簡單單的寫我的回憶，倘若有些地方支離破碎呢，我也不想法補綴它們，連接它們；我要把它們潤飾的努力，反而會妨礙我希望在講它們的時候可以得到的最後的快樂。（1）

楊譯：因此我想簡簡單單的寫我的回憶，如果有支離破碎的地方，也不願編造事實加以補綴或連接。任何潤飾的努力反而會阻礙我希望在講它們時，可以得到最後的快樂。（2）

卞之琳使用過多代名詞，譯文後半段受原文牽絆，中文讀者恐怕無法一次讀懂。楊澤採取增譯「編造事實加以…」的方式避免一直重提「它們」，但是最後一句幾乎沒有變動，保留難以理解的直譯句，整體潤飾顯得虎頭蛇尾，後繼無力。楊

澤當時仍是一名研究所學生，猜想是閒暇時間接翻譯，貼補生活費，因此也不特別注重品質，只求交差。最後是藍文海及陳惠華的《人與超人》譯文比較：

藍譯：奧：但是他有女兒；可是他對待我的妹妹也和對我一樣的好。他的死又那樣的突然！我常常想着要謝謝他——讓他知道我不是應當受他的照應，和兒子受他父親的照應一樣，但是我在等着機會，可是現在他是死了——突然的就死了。他永遠不會曉得我的意思。(3)

陳譯：奧：但是他有女兒；**而且**他對待我的妹妹也和對我一樣的好。他**死得那樣突然！**我常常想着要謝謝他——讓他知道**我並非和兒子受他父親的照應一樣，將他對我的照應視為當然。**我在等着機會，可是現在他死了——突然的就死了。他永遠不會曉得我的意思。(8-9)

藍文海的策略也是偏向異化，而且人名譯法與現代習慣的譯法相去甚遠，例如 Susan 翻成蘇聲，Jack 翻成卻克。陳惠華將人名改回蘇珊、傑克等慣譯，內文也盡量修掉過於直譯的句子。不過有時候潤飾的效果不大，句子讀起來還是不甚通順，例如譯例粗體字部分，陳惠華已經將句序顛倒，可惜仍未跳脫原文，翻得更好，最後一句「曉得我的意思」也翻得不夠精確，意思應該是死者永遠無法得知他想表達的謝意。

接著討論一部改寫路徑稍微複雜的混合本。大部分改寫本只有一種源頭譯本，混合本則有兩種以上，黃燕德的《齊瓦哥醫生》同時參考了許冠三與齊桓的《齊伐哥醫生》和吳月卿的《齊瓦哥醫生》：

許齊：這一天是喀山聖母的節期。當時正是收割最忙的時候，但不曉得是為節日的緣故呢，抑或是中午休息的時候了，田野中一個人也看不見。在似火的陽光下，那些收割了一半的田疇，就像剃了一半的犯人頭。鳥在上空盤旋，重穗的小麥直立在炎熱的寂靜中。遠處，收割過的麥地上排列着一網網整齊的麥稈；如果你盯它們盯得很長久的話，它們好像會動——好像土地測量員，沿著地平線邊走邊記數。(3-4)

吳譯：當時正是收割農忙的季節，不知是為塔山聖母節的緣故，還是中午

休息的關係，田野中不見人跡。在火傘高張下，收割了半的田疇，活像剃了一半頭髮的腦袋般難看。飛鳥在空中盤旋，被沉重的穗子壓得彎曲的小麥煎熬在炎陽下。遠遠，收割過的麥地上，一網網整齊的麥稈排列着。如果向它們看久了，彷彿它也會動。(4)

黃譯：這天正是喀山聖母的節期。當時也是收割小麥的農忙季節，但不知究竟是因為節日，還是因為中午休息，田野中竟一個人也看不見。在高張的火傘下，那些收割了一半的田地，就像剃了一半的犯人頭。飛鳥在空中盤旋，被沉重的穗子壓彎的小麥靜立在炎陽下。遠方，收割過的麥田上，排列着一網網整齊的麥稈；如果你長久地凝視它們，彷彿它們會動，如同土地測量員沿著地平線邊走邊記數一般。(6)

許冠三與齊桓的譯本是華文世界第二部中譯³¹，吳月卿有參考許齊譯本的痕跡，但是改寫幅度很大，光看上述舉例可能看不出參考痕跡。黃燕德拿了許齊譯本和吳月卿譯本互相參照，拼貼而成，粗體字來自許齊譯本，底線來自吳譯，整體成品中庸。黃燕德改寫的策略基本上是補足雙方漏譯之處，譯文品質擺在其次。例如「如果你長久地凝視它們，彷彿它們會動」頻繁使用第三人稱，上下句連結不順。《齊瓦哥醫生》篇幅較長，推測遠景出於時間考量，只好請黃燕德參考坊間版本，以改寫代替新譯。

評析完品質忽好忽壞的新手譯者，接著再看四部高手潤飾的作品。首先是孟祥森和鍾文的《異鄉人》評比：

孟譯：不管怎麼說，我一路上大部分在睡覺。醒來時發現自己依在一個軍人身上；他對我露著牙齒笑，問我是不是從遠處來，我只點頭，使談話縮短。我不是處在一種想講話的狀態。(2)

鍾譯：總之，一路上我幾乎都在打瞌睡。醒來時發現自己倚在一個軍人身上；他對我露齒而笑，問我是不是從很遠的地方來，我只是點點頭，沒有作答。我這時不想講話。(4)

《異鄉人》這部作品句構簡單，沒有複雜的長句和被動句，處理起來並不棘手，

³¹ 第一部中譯本是宋漢章翻譯的《齊瓦哥醫生》，為節譯本，一九五八年由台灣的中台出版社發行。

因此孟祥森譯文本來就很通順，沒有什麼大問題，大部分時候，鍾文只是換個詞語，不影響品質，偶爾孟譯貼近原文，如最後兩句，鍾文才大幅度更改，而修改過的譯文的確更流暢易讀。往下是王家鴻和林秋蘭的《玻璃珠遊戲》比對：

王譯：每一個重要的人都有他的兇神(Daimonion)與他的愛神(Amor fati)，但是他對的我們表示並不是有黑暗面或是迷信。...像巴赫(Sebastian Bach)、莫札特(Wolfgang Amadeus Mozart)兩人是否過着困苦的生活或是愉快的生活，我們很難知道。就我們的觀感來說，莫札特是個情致纏綿，哀感動人早年去世的人。(24)

林譯：正如每位重要人物一般，他有他的兇神及吉神；但對他而言，吉神顯現給我們的並非就沒有黑暗或迷信。...以某些偉人為例。我們並不確知巴哈或莫札特過的是愉快或困苦的生活。莫札特感動我們的是他真情流露、情致纏綿，以及他早發早謝的天才；(31-32)

王家鴻在譯序裡提到原作既難讀也難譯，他花了一年的功夫才翻完這部德文作品。遇到文化詞或人名，王譯習慣放上德文供讀者參考，然而括號太多反而打斷閱讀節奏，而且有時候譯者可能沒有讀懂原文意思，連帶產出的譯文也跟著意義不明，例如「但是他對的我們表示並不是有黑暗面或是迷信」，簡直不知所云。王譯經過林秋蘭的潤飾，變得更容易閱讀，尤其後半段改變譯法，將原文的邏輯解釋得更清楚，修辭也更優美。林秋蘭是遠景的資深編輯，大部分時間都負責潤飾譯稿，經驗非常豐富。接著是張秀亞的《恨與愛》及張伯權的《毒蛇之結》：

秀譯：在我保險櫃裏一包重要的東西上面，你發現了這封信，想必感到極大的驚訝。我如果把它委託給律師，讓他在我死後交給你，或者把它放在抽屜裏，——我的兒女們在我的軀體逐漸僵冷時，會打開來的第一個抽屜中——也許會更好一些吧。(13)

伯譯：當妳在保險櫃內那一包股票的最上頭，發現這封信時，想必十分吃驚。我如果把它託付給律師，讓他在我死後交給你，或者把它放在我桌子的抽屜裏，——我的兒女在我屍骨未寒之前，便會急着最先撬開的那個抽屜——這樣也許好些。(3)

張秀亞的譯品中庸，理解正確，但缺乏文采，甚至會使用歐化語法，例如「感到極大的驚訝」。張伯權的潤飾讓文字更通曉暢達，例如第一句張伯權調動句序，將主詞擺到最前面，讓整個句子一氣呵成。後半段「屍骨未寒」、「急著撬開」等用詞更能彰顯父親對不肖兒女的失望與心寒。

最後討論一部混合本。林秋蘭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也有兩種源頭譯本，一是上海商務的《邱吉爾第二次大戰回憶錄》，另一本是文星書店的《二次大戰回憶錄》：

商務：1919 年的夏季，協約國軍隊駐紮在萊茵河一帶，而他們的橋頭堡則深深楔入到被擊敗的、被解除武裝的和飢餓的德國境內。各戰勝國的領導人在巴黎討論和爭辯未來的措施。歐洲的地圖放在他們的面前，他們幾乎可以隨心所欲地加以改繪。經過艱難困苦和冒險拚命的五十二個月以後，條頓國家同盟終於俯首聽候他們發落，同盟中的四個成員國，沒有一國能對協約國的意志做最微弱的抵抗。

文星：一九一九年的夏季，協約國大軍沿萊因河而陣，他們的橋頭堡壘銳進深入至戰敗、軍備解除和飢餓的德國境內。勝利各國的領袖，在巴黎討論和爭辯未來的措置。歐洲的地圖放在他們的前面，他們幾乎可以隨心所欲的重新改繪。經過艱難困苦和風雨飄搖的五十二個月以後，條頓聯盟（指德、奧匈帝國、保佳里亞和土耳其——譯者）終於屈膝聽候發落，聯盟四員中沒有一國能對協約國的意思作些微的抵抗。（2）

林譯：一九一九年夏季，協約國大軍沿萊因河布陣，他們的橋頭堡深入戰敗、軍備解除和饑餓的德國境內，各戰勝國的領袖在巴黎討論和爭辯未來的措施。歐洲地圖擺在他們的前面，他們幾乎可以隨心所欲地重新劃定。經過艱難困苦和風雨颶搖的五十二個月以後，條頓聯盟^①終於屈膝聽候發落，聯盟四員中沒有一國能稍微違拗協約國的意思。（3）

上海商務請來三位譯者合譯，分別是吳澤炎、沈大鈺和萬良炯，一九七四年台灣商務重新出版，譯者改註吳萬沈、許崇信、張師竹，第一位譯者的名字正是拿三位原譯者的姓氏拼湊而成。商務譯本的品質尚可，不時可見直譯譯文，例如「被擊敗的、被解除武裝的」被動句，或像最後一句譯文「抵抗」已經是動詞，前面又加另一個動詞「做」，顯然是受原文影響。文星的版本沒有註明譯者，不過潤

飾品質頗高，專有名詞還加入譯注，猜想是編輯老手出馬，文星更動的譯文以底線標註。林秋蘭的版本以文星為主，商務為輔，偶爾再加一點自己的譯文，品質一如以往，將整體修得更流暢好讀。

整體而言，遠景的潤飾的確提高譯本的可讀性，不過新手的潤稿功力仍然比不過經驗豐富的譯者編輯，若不是礙於時間限制，遠景或許可以將新手潤飾過的譯稿再交給編輯修訂，避免譯文品質參差不齊，新人也能把握機會觀摩學習。

最後討論兩部越改越差的作品。遠景「世界文學全集」充斥改寫中國香港舊譯之作，越改越差卻是極少見的案例，而今諾貝爾全集一次出現兩部，而且都是長篇小說，篇幅占兩冊以上，遠景沒能把關品質，非常可惜。兩部小說一是顏正儀的《布登勃魯克家族》，一是王兆徽的《靜靜的頓河》。先看傅惟慈《布登勃洛克一家》和顏正儀的版本：

傅譯：這時她把胳膊交叉起來，望着四周一張張樂哈哈的面孔，非常肯定自己會得到大家的讚賞。

傅譯：這些畫面為了和油漆家具上的黃色套子和兩扇窗戶上的黃緞窗簾色彩相配，大部分塗染着一片昏黃的落日餘暉。

顏譯：說到這裏，她把胳膊交叉起來，望着四周一張張笑嘻嘻的面孔，一點也不懷疑自己會得到人家的讚賞。(5)

顏譯：這些畫面上大部分塗染着一抹黃昏的落日餘暉，目的是要和油漆家具上的黃色套子和兩扇窗戶上的黃緞窗簾色彩相配。(4)

傅惟慈的譯本非常流暢，語句優美，甚少譯文需要更動，顏正儀大部分的潤飾都是非必要的修正，有些甚至摒棄傅譯的歸化策略，改成更貼近原文的譯法。譬如譯例一最後一句，傅譯使用肯定句型，一目瞭然，顏譯卻改回否定句型，增加閱讀困難。顏譯另一個特色就是將傅惟慈的因果句顛倒，傅譯習慣先因後果，符合中文規範，顏譯則是先果後因，譬如譯例二為了連接句子而增譯，反而使譯文更加拖曳，多此一舉。第二部是金人和王兆徽的《靜靜的頓河》：

金譯：麥列霍夫家的院子，就坐落在村莊的盡頭。牲口院子的小門正對着北方的頓河。在許多生滿青苔的淺綠色石灰岩塊中間，有一道陡斜的、八沙繩長的土坡，這就是堤岸；堤岸上面散布着一堆一堆的珍珠母一般的貝

殼；灰色的、曲折的、被波浪用力拍打着的鵝卵石子邊緣；再向前去，就是頓河的急流被風吹起藍色的波紋，慢慢翻滾着。(5)

王譯：麥列霍夫家的院子——坐落在村莊的盡頭。牲口院子的小門**向着**北方的頓河。在**被苔蘚掩蔽着的白堊岩的蒼綠色**中間，有一道**峻急**、八沙繩長的**斜坡**，這就是堤岸：**貝殼的珍珠母的小堆**，灰色而**被波浪吻着的砂礫的、不整齊的邊緣**，再遠處——是被風吹得鼎沸的頓河急流的**黑色迴漩**。(3)

金人（1910-1971）本名張君悌，專事文學翻譯，從一九三五年開始翻譯《靜靜的頓河》，直到一九四一年才將整部書譯完，是該作品最早的中譯本，流傳極廣，發行第十二年賣到第十一版，直到一九八六年才出現力岡的全譯本。一九五七年，金人在《讀書》月刊發表〈關於“靜靜的頓河”〉一文，寫道：「二十多年前，我的俄文修養是非常淺薄的，中文也很彆腳。」金人的譯文的確不能說非常流暢，一九五六年出版社也請人重新校訂，品質更佳，然而原版的譯品已經可以算是中上。倒是王兆徽將原本尚可的譯文改得更糟，首先是濫用破折號，金譯使用逗點將句子隔開，作法絲毫沒有不妥，破折號反而畫蛇添足，破壞閱讀節奏。接著王譯又將原本金譯的主動句改成中文常用於負面意義的被動句，並將主詞從岩塊變成蒼綠色，讀來艱澀難解。後面越改越慘不忍睹，語詞排列匪夷所思，前飾句過長，藍色改成黑色。其它例子包括：「絲披肩散發着一種遠方的神秘的氣味」(5)改成「絲質的披肩散發着一種遠方的、莫名其妙的氣味」(3)，從中性帶正面的詞彙，改成含貶意的形容詞。或者：「村子裡的人都談論着他的奇奇怪怪的行為」(6)改成「村中却奇奇怪怪地談論着他」(4)，將形容詞轉成副詞，變成意義不明的句子。王兆徽在這之前，只有一九七六年替中華日報翻過一本俄文書，作品是《索忍尼辛回憶錄》，遠景或許是看上王兆徽的俄文能力，卻沒發現他的翻譯功力還有很大的進步空間。

第三節 九五非新譯作品評述

也許是出書的時程太緊湊，九五的非新譯作品幾乎沒有太大更動，不是完全照抄，就是改動幾個字，例如「着」改成「著」、「够」改成「夠」，完全不影響原譯品質。八十八種非新譯作品只有六種明顯改寫過，包括三種混合本。這六種改寫本只有兩種稍微改得通順，另外四種沒有達到潤飾的效果。

一、改得稍微通順

一九二〇年得主是來自挪威的哈姆生，九五挑選三篇中篇小說，一篇新譯，兩篇改寫。《後土之惠》的源頭譯本是孟祥森《土地的成長》，內文幾乎沒有更動，《牧羊神》則源自顧一樵的同名譯本，一九三四年由上海商務出版，這本改動幅度不大，大部分是修掉贅字，讓譯文更流暢，例如小說開頭：

顧譯：最近這幾天我正想念在北地度夏的情形。我坐著默想到無盡的夏日，和我居住的茅屋以及屋後的樹林。我隨便寫一點下來，只是想借此消遣自娛。日子過得很慢，**我雖然**沒有什麼悲苦，生活也够愉快，**但**只恨無法使日子過得愈快愈好。**我也**很知足，三十歲的年齡更不算太老。前幾天有人寄給我兩根羽毛，這兩根羽毛黏附在一張印著爵冠的信箋上，從遠遠的一個不用送回的人的地方來的。那些碧綠的羽毛，倒非常有趣。(1)

九五：最近這幾天我**一直懷念**在北地度夏的情形。我坐著默想無盡的夏日，和我居住的茅屋以及屋後的樹林。我隨便**記**一點下來，只是想借此消遣自娛。日子過得很慢，沒有什麼悲苦，生活也够愉快，只恨無法使日子過得愈快愈好。我很知足，三十歲的年齡**並**不算太老。前幾天有人寄給我兩根羽毛，這兩根羽毛黏附在一張印著爵冠的信箋上，**寄信人住的地方很遠，我並不須回信，倒是**那些碧綠的羽毛非常有趣。(427)

顧譯標粗體的地方是九五刪去的贅字，「雖然…但」的句型稍嫌多餘，刪去後整句話讀起來更順，雖然只是微幅調整，仍看得出編輯或譯者用心潤稿。倒數第二句顧譯：「從遠遠的一個不用送回的人的地方來的」前飾句過長，太多「的」出現在同一句，妨礙閱讀，九五的譯法清楚許多。

唯二提高源譯品質的作品就是川端康成的《千羽鶴》，源自趙長年的《千隻鶴》。《千羽鶴》是九五所有改寫本更動幅度最大的作品，幾乎從頭改到尾，直到最後一頁幾乎沒改，才確定趙長年是源頭譯本。不過改得多不代表改得很好，有些地方修飾得當，有些則馬馬虎虎。

趙譯：圓覺寺後面舉行茶會的茶室裡，每逢栗本千加子舉行茶會的時候，菊治雖然總是被邀請，但是，自從父親死後，一直就沒有來過，他認為這不過是看在亡父的情面上，在虛應故事而已，所以沒有加以理會。(1)

九五：每當栗本智佳子在圓覺寺後面的茶室舉行茶會的時候，都會邀請菊治參加。但自從父親過世後，菊治就不曾來過，他認為那只不過看在死去父親的情面上，虛應故事罷了，所以並不加以理會。(376)

趙譯第一句有點累贅，「舉行茶會」寫了兩次，「被邀請」的被動語法也不是很恰當。九五併成一句，簡潔許多，前後句主詞都是栗本，沒有被動語法的問題。不過九五使用「每當…的時候」句型，屬於英文的語法，仍有改進的空間。第二個譯例：

趙譯：「我也是這樣對她說的呀，但是，在女人來說，『我的胸口有塊大斑』這句話怎麼說得出口？」(3)

九五：「我也是這樣跟他說的呀！但是，你要一個女人怎麼說得出『我胸上有塊大黑痣』這種話呀？」(378)

九五把源譯改成非常歸化的中文，「你要女人怎麼說得出口」把說話者的語氣翻得更活靈活現。

二、品質不變或更差

九五的《薛西弗斯神話》改自張漢良的《薛西弗斯的神話》，一九七四年由志文出版。張漢良是台大外文系博士，現任母校名譽教授，他在譯序特別提到：「我翻譯第一部分『薛西弗斯的神話』時，儘求信達；翻譯『抒情散文』時，則稍微能兼顧及雅。」言下之意，第一部分不太要求文采。結果九五潤飾後的譯文不但沒能增添文采，反而將源譯改得更窒礙難懂。

張譯：一切根本問題(我是指那些要人自殺，或那些勸人積極生活的問題)，可能有兩種思想方式存在：拉·巴力斯式和唐·吉軻德式的。只有在證據與抒情(理智與情感)之間獲得平衡，我們才能同時具有情感與清醒，討論如此平凡却又充滿感情的題目。迂儒與古典辯證法，必須告退，讓位給更謙遜的思想態度，這種態度的基礎，便是普通常識和諒解。(34)

九五：論及一切根本的問題——就是有導致死亡的危險或增強生存的熱忱

者——可能只有兩種思維方式：巴力斯式與唐吉軻德式。只有事實與玄想之間的平衡纔能使我們同時獲致情緒的感動與理智的清明。在一個如此平凡又滿載情感的主題上，誰都看得出：深奧而古典的辯證法必須讓位於一較為謙和的心智態度，此態度同時源自普通的常識與同情的了解。(30)

作品開頭從自殺探討生命的意義。拉·巴力斯（Jacques de la Palice, 1470-1525）是一名法國軍官，一生馳騁沙場，衷心報國，對比天馬行空的唐吉軻德，可知作者卡繆的意思是，要探討人為何自殺，生命究竟有何意義，必須從理性與感性兩種面向切入，不適合用古典辯證法討論。張譯雖然偏向異化，至少意思表達得算清楚，九五的改法只讓譯文更加異化，訊息更加模糊，用更多文字解釋，卻越說越不明。

九五和遠景一樣也有出混合的改寫本。首先是一九七六年索爾貝婁的《兩王亨德森》，參考王存立的《兩王韓德森》和卞宇理的香港譯本《兩王亨德森》。卞宇理是假名，取自譯本第十九頁法國地名 Banyules 的音譯，譯者真實身分不明。王存立是九五的譯者兼編輯，自己的譯文不認真校稿，反而拿別的譯本拼湊交差，著實讓人摸不著頭緒。

王譯：我是「長春藤同盟大學」的畢業生，我想沒有理由怕提起母校的名字。如果我一直是韓德森，我父親的兒子，他們早把我開除了。(2)

卞譯：我是一家長春藤盟校大學的畢業生——我看不出有什麼理由要把母校的名字說出來，使它受到羞辱。要不是我生在亨德森家，又是我父親的兒子的話，他們早就把我轟出去了。(2)

九五：我是「長春藤同盟大學」的畢業生，我想我根本沒有理由提起母校的名字，使她受到羞辱。要不是因為我是亨德森家的人，是我父親的兒子，他們早把我開除了。(6)

粗體字取自王譯，底線取自卞譯。王譯整句話都是誤譯。長春藤聯盟（Ivy League）是由美國八所名校大學組成的體育賽事聯盟，並非一所大學的名稱。九五的譯文第一句才說出學校名字，後面又說不願提起，邏輯矛盾，卞譯理解正確卻未採用，可見譯者沒發現兩種譯文意思不同。卞譯雖然沒有誤譯，但是譯文帶翻譯腔，「使她受到羞辱」應該修成更歸化的中文。

第二部是一九七二年得主鮑爾的中篇小說《小丑眼中的世界》，參考唐錚的《小丑》和宣誠的《小丑眼中的世界》。唐錚查無資料，宣誠（1918-）生於浙江，曾任教於台大外文系，兩度赴德進修，是國內重要的德文譯者，譯著頗豐，也曾編寫德文的語言學習書。九五書名取自宣誠，不過譯文是以唐錚為主，宣誠為輔。

唐錚：我抵達波昂時已夜幕低垂。我強使自己勿去依從那過去五年往返奔波中擺佈着我的一連串機械動作，走下車站台階，爬上車站台階，放下提箱，從衣袋中取出車票，再拿起提箱，遞過車票，到報攤上買份晚報，走出車站，招一部計程車，五年來我幾乎每天得動身去些地方，當然也一定到了那些地方。一早，我就在車站台階上奔上奔下，下午亦然，招部計程車，掏錢買車票，在報攤上買份晚報，一面在內心的一隅玩味着這些似是漫不經心卻是存心的機械動作。（3）

宣誠：我到達波昂時天色已經黑了，我盡量壓制自己，使得自己不屈服於過去五年來旅途往返所造成的一連串機械性的動作；走進月臺地下道，走出月臺地下道，放下旅行袋，從大衣袋裏掏出車票，提起旅行袋，交出車票，到報攤買幾份晚報，向車站外面走去，叫一輛計程車。五年來我幾乎每天從甲地到乙地，早晨上下月臺地下道，下午也是一樣，乘坐計程車，從上衣袋裏摸出錢，付給司機，在書報攤買幾份晚報，在我心中的一個角落裏，幾乎豪不自覺地重複着這種呆板而習慣性的動作。（1）

九五：我抵達波昂時已夜幕低垂。我強迫自己勿去屈從那過去五年來旅途往返所造成的一連串機械性的動作：從衣袋中掏出車票，再拿起提箱，遞過車票，到報攤上買幾分晚報，走出車站，招一部計程車，五年來我幾乎每天得動身從甲地到乙地。一早，我就在車站台階上奔上奔下，下午也是一樣，招部計程車，掏錢付車費，在報攤上買幾分晚報，一面在心裏豪不自覺地重複著這種呆板而習慣性的動作。（477）

粗體字是唐譯，標底線是宣譯。譯者或編輯為何選擇某幾句抽掉唐譯，補上宣譯，理由不得而知。幾句替補的宣譯與唐譯品質相去不遠，還不如譯者自己修成更通順的中文，可見這部改寫本只是任意拼貼，敷衍了事，完全沒有潤飾的效果。

最後一部改寫本是一九四六年德國得主赫塞的《車輪下》，九五一口氣用了三種源頭譯本，分別是宣誠的《心靈的歸宿》、沈櫻與司馬秀媛合譯的《車輪下》

以及蕭竹的《車輪下》。宣誠和沈櫻都是新譯，蕭竹有參考沈櫻的嫌疑。九五以宣誠本為主，後兩者為輔：

宣誠：約塞夫·吉本拉德（Joseph Giebenrath）氏是一個掮客兼代理商，與市鎮上的人相比並無特別的優點與不同之處。他和別人一樣，身強力壯，有相當的商業頭腦，處處唯利是圖，除此以外沒有過錯。他有一幢帶小花園的房子，公墓裏有他家世的坟墓，對於篤守教規抱有一些開明而又陳腐的議論，相當尊敬上帝與當局，對於市民禮貌頑固的規定，一味盲目的服從。（1）

沉櫻：約瑟夫·祁卜拉特先生是位代理商兼掮客，在當地市民中毫無與眾不同的地方。他也像一般人那樣；體格健壯，手腕靈活，對於金錢坦白地表示着崇拜。除有着附帶庭園的小住宅之外，公墓內還有着家族墳地。對於教會，他有幾分開明而又陳腐的信仰；對於神和官府，他表示着相當的尊敬，盲目地服從着資產階級的尊嚴法則。（1）

蕭竹：約瑟夫·吉比拉瑞士位批發商和中間商，他不具任何值得敬佩的特徵，與當地居民無異。和大多數人一樣，他有天生的健壯體格，手腕靈活，衷心地崇拜金錢。除了一棟小小的花園洋房外，他在公墓裏擁有家族墓地。對於教會，有開明又陳腐式的崇拜，對神或權勢也有相當的尊敬，盲目地服從資產階級頑固的法則。（1）

九五：約瑟夫·吉本拉德是一個掮客兼代理商，在當地市民中毫無與眾不同的地方。他和別人一樣，身強力壯，有相當的商業頭腦，處處唯利是圖，除了一幢花園洋房之外，公墓裏還有他家族的墓地。對於篤守教規抱有一些開明而又陳腐的議論，相當尊敬上帝與當局，盲目地服從資產階級頑固的法則。（73）

粗體字是宣譯，標底線是沉譯，正常字體是蕭譯。基本上策略和前兩本一樣，譯者只負責拼貼，不負責潤稿。好的保留，不好的也保留。「對於篤守教規抱有…議論」翻得不夠精確，其他兩個版本也沒有更好的譯法，譯者也視若無睹。花費精神拼貼，卻沒投注心力潤飾譯文。

第四節 小結

遠景「世界文學全集」為諾貝爾全集提供不少現成譯本，也為遠景累積許多譯者人脈。不過翻譯品質和翻譯經驗不一定成正比，遠景三位合作過的譯者：孟祥森、宋碧雲和李永熾在譯界打滾多年，表現比起新手譯者宋樹涼仍略遜一籌。遠景認為從作品原文直接逐譯是一大優勢，然而西文譯者劉啓分和俄文譯者王兆徽的譯文水準還不如新手日文譯者吳安蘭來得穩定。如第三章第四節所述，遠景為了確保全集品質一致，特地選擇此次譯者的其他現成譯本，劉啓分就是其中一員。如今看到劉啓分在諾貝爾的表現，遠景的如意算盤恐怕沒辦法如意了。至於遠景改寫現成譯本的潤飾功力，只能說品質居中，真正把源譯修成正果的成品不多。總歸而言，遠景重用的譯者大將表現中庸，反倒幾位新手令人驚艷，整套全集譯文品質可評為中上。

九五的譯者分工，外人毫無知悉，只能從整體譯文評論之。原本預設九五譯者只是一群烏合之眾，再加上工作時間極度壓縮，表現必定差強人意，沒想到還是有幾本作品表現亮眼，替九五扳回一小城。至於九五使用的現成譯本，超過九成根本稱不上潤飾，剩下不到一成的改寫本又多半敷衍了事，評為下等也不為過。大體看來，九五全集的譯文品質參差不齊，大部份堪讀，只有極少數表現優良，品質勉強算中等。

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研究成果

沈登恩憑著一股愛好文學的滿腔熱血，毅然投入諾貝爾全集的出版計畫，沈施德聽信建議，抱著姑且一試的心情，也決定挽起袖子開工。遠景對自己的出版實力頗具信心，對整套書目規畫很有想法，從封面設計³²、挑選作品到尋找譯者都有一套自訂的標準，企圖在「世界文學全集」之後再添一招牌代表作。九五出版資歷尚淺，從未發行過文學作品，然而在套書盛行的年代，人人都有出頭的機會，九五因緣際會取得一張入場券，不如進場試試手氣。遠景動員四十二位譯者，交出一百零九部作品，其中新譯占七十種，現成譯本三十九種；九五招募三十位譯者，交出一百五十八部作品，新譯七十種，現成譯本達八十八種。若拿時裝設計比喻兩套全集的品質，遠景的作品呈現出完整的設計理念，可惜時間太趕，加上手藝不夠高明，幾處縫壞的車線降低整體美感；九五的成品東拼西湊，做工粗糙，毫無設計理念，即使搭配的飾物令人眼睛一亮，也救不了整件衣服。無論過程如何，兩家出版社總算闖過諾貝爾設下的重重難關，為台灣讀者獻上這套諾貝爾文學獎全集。

第二節 諾貝爾全集的時代意義

套書風潮默默進入尾聲，隨著政府解除戒嚴，一九九二年台灣加入國際版權公約，出版社才停止翻印、搶譯的行徑。《諾貝爾文學獎全集》可說是特定時代下的產物，現在多了版權稅的成本，除非公家學術機構有專門的出版計畫，否則民間出版社恐怕沒人敢貿然策畫翻譯全集。《諾貝爾文學獎全集》身為一九八〇年代套書風潮之下的產物，除了出版與翻譯現象值得探討，其背後代表的時代意義也非常豐富。首先，套書的興起與八〇年代資本主義發展脫不了關係。從套書的操作模式和行銷手法來看，與其說套書和其他書籍一樣是傳承文化知識的文化成品，不如說套書其實更像商品，注重包裝行銷，目的是賺取大筆利潤。套書與單行本最大不同，乃是套書採取強迫推銷的手段，剝奪讀者的選擇權，忽略讀者的個別差異。套書從流行到沒落，可以看出現代人的主體性意識抬頭，強調個性化的消費心態。第二點，諾貝爾文學獎行之已久，台灣何以在八〇年代才興起出書的念頭？最有可能的解釋，就是因為日本在七〇年代先推出了這套全集，台灣

³² 聘請畫家吳耀忠、梁正居與邱美月繪製諾貝爾得主肖像，並安排四位美術顧問打點遠景諾貝爾的門面。

素來對日本抱持好感，喜歡跟進日本的做法，六〇年代的文庫熱正是效仿日本五〇年代的熱潮，因此，台灣在八〇年代突然想出一套諾貝爾，很有可能就是受到日本的影響。諾貝爾全集除了看出日本對台灣的影響，還透露出濃厚的大中國思想。沈登恩的「出版緣起」最後一段寫著：「希望這套全集…對中國作家產生『他山之石』的功效。讓諾貝爾文學獎的偉大世界心靈照耀苦難的中國。」(9) 陳映真也寫道：「站在中國人的民族立場，運用現階段中國人的智慧和財力來重新編纂」(22)，第五節標題更直接寫明：「齊手把中國文學推向嶄新的世界性高峯」(23)。足見八〇年代的台灣尚未完全脫離大中國思想，雖然生活在這座島國，心裡做的卻是大國的夢。

第三節 銷售結果與貢獻

兩套全集製作期間，預約狀況就不如預期，全集推出後，銷售數字仍不見起色。張恆豪於訪談時表示：「這套書並沒有賣得不好，但是拖垮遠景出版的財力，使得遠景文化事業由盛而衰則是個不爭的事實。」

諾貝爾文學獎全集沒能成為暢銷套書，原因有二，一是先天體質，二是後天環境。首先，一套書有三家出版社搶著做，其中一家還祭出低價競爭，讀者難免抱著鷸蚌相爭，漁翁得利的心態，大多先採取觀望態度，不急著出手。世界各國大多都是國際版權組織的成員，一家出版社爭取到版權之後，就能心無旁騖製作全集，不必擔心競爭對手。台灣不受版權法約束，不必支付高額版權金，卻造成三家出版社搶攻同一套書的市場，製作全集之餘還得擔心讀者被對手搶走，只好犧牲品質換取時間，這是後天環境的不足。第二，若觀望的讀者考慮的是金額或製作品質，待套書全數推出，訂量應該大增才是，事實卻不然，證明台灣讀者購買諾貝爾套書的意願不高。讀者不感興趣的原因又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對諾貝爾文學作品不感興趣，一種是對套書不感興趣。第一章提過，諾貝爾文學獎以歐洲作品為主，而且作品大多不是暢銷通俗小說，有些得主甚至是得了獎才知道有這號作家。即使對諾貝爾文學獎有興趣，讀者也不一定有能力或意願花大錢訂購套書，以上，是諾貝爾套書先天體質的缺陷。

儘管製作過程和銷售數字不盡理想，諾貝爾全集對台灣的貢獻也不容抹滅。尤其遠景出版社，雖然被批評「一魚兩吃」，但也因為遠景和其他出版社將中國和香港的舊譯偷渡來台，眾多品質優良的譯本才有重見天日的機會，國人也才有優美動人的作品可欣賞，藉此提升文學素養和語言能力水準。

第四節 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建議

二〇一四年五月二日我與遠景諾貝爾總編輯張恆豪會面訪談，訪談前我向張先生說明為保障受訪者權益，訪談需全程錄音，若有顧慮可匿名受訪，但是張先生堅持不錄音，請我以筆記方式記下訪談重點即可。於是整場訪談張先生口述，我靠筆電打字記下重點整理。訪談結束後，我將重點整理成文字稿寄給張先生，雙方三度修訂才正式定稿。雖然事後整理的文字稿無法像逐字稿一樣完全還原訪談過程，但為尊重受訪者意願，本研究僅以訪談文字稿代替錄音逐字稿。

二〇一四年五月六日，我向陳中雄先生提出訪談邀約，對方僅表示將提供參考資料，該文件正是陳中雄《台灣商戰風雲錄》的影印稿。儘管文章資訊非常豐富，裡頭還是有許多疑點尚待釐清，我於十二日和二十日兩度寄信詢問陳先生是否願意接受訪談，二十一日對方回覆會電話聯絡，之後便無消無息，我也不好意思再打擾事務繁忙的陳先生。基於以上情況，九五出版狀況僅有書面資料，沒有訪談研究。

目前台灣翻譯史的研究對象以某一斷代的特定文類為主，建議往後可以針對單一出版社的叢書或全集深入研究，整理譯者來源，釐清非新譯作品源頭，例如志文出版社的《新潮文庫》目前僅出現限定年代的譯者研究，後續研究還有相當多發展的空間。又如水牛出版社的《水牛文庫》對一九六〇至八〇年代的讀者影響甚鉅，不論出版史或翻譯史皆具研究價值，探究出版社出版翻譯叢書的行為，也可以讓翻譯研究的樣貌更豐富完整。

參考文獻

一、中文書籍

- 平鑫濤。〈出版者的話〉。《出版社傳奇》。台北：爾雅，1981。135-38。
- 羊子喬。〈追憶我在遠景的日子〉。《嗨！再來一杯天國的咖啡》。應鳳凰主編。台北：遠景，2005。82-86。
- 宋碧雲。〈痛惜殘壘〉。《嗨！再來一杯天國的咖啡》。應鳳凰主編。台北：遠景，2005。105-110。
- 辛廣偉。《台灣出版史》。石家庄：河北教育，2000。
- 林載爵。〈出版與閱讀：圖書出版與文化發展〉。《中華民國發展史：教育與文化（下）》。台北：政大人文中心，2011。
- 林雙不。〈書海泛舟〉。《出版社傳奇》。台北：爾雅，1981。281-293。
- 梁容若。《談書集》。台北：藝文。1978。
- 陳正茂。《世紀交錯雜感錄：陳正茂隨思筆記》。台北：秀威，2011。
- 陳希。〈好時年出版社〉。台北：爾雅，1981。55-60。
- 陳映真。〈回憶沈登恩〉。《嗨！再來一杯天國的咖啡》。應鳳凰主編。台北：遠景，2005。145-148。
- 陳飛寶。《當代台灣傳媒》。北京：九州，2007。
- 陳銘磻。〈出版界的「小巨人」〉。《出版社傳奇》。台北：爾雅，1981。139-157。
- 陳銘磻。〈出版創意與行銷掛帥的年代〉。《掌燈人》。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編印。台北：編者，1987。45-85。
- 陳銘磻。〈當代書籍與出版業的發展演變〉。《掌燈人》。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編印。台北：編者，1987。19-44。
- 游淑靜。〈遠流出版社〉。《出版社傳奇》。台北：爾雅，1981。91-94。
- 蔡念中等。《大眾傳播概論》。台北：五南，1998。
- 蔣紀周。〈我國圖書出版事業之發展與現況〉。《中華民國出版年鑑（六十四年）》。中國出版公司編。台北：編者，1975。33-38。
- 鄧維楨。〈政府在出版事業上能做些什麼？〉。台北：爾雅，1981。179-90。
- 鄭樹森。〈結緣兩地：台港文壇瑣憶〉。台北：洪範，2013。
- 應鳳凰、鍾麗慧。〈民國七十一年圖書出版業概況〉。《書香社會》。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編印。台北：編者，1984。27-31。
- 應鳳凰、鍾麗慧。〈民國六十九年圖書出版業概況〉。《書香社會》。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編印。台北：編者，1984。5-12。

應鳳凰。〈五十年代臺灣文藝雜誌與文化資本〉。《五十年來臺灣文學研討會論文集》。封德屏主編。台北：文建會，1996。91。

隱地。〈一個出版工作者的沉思〉。《出版心事》。台北：爾雅，1994。111-120。

隱地。〈出版事業在台灣〉。《出版社傳奇》。台北：爾雅，1981。1-15。

隱地。〈談盜印〉。《快樂的讀書人》。台北：爾雅，1975。165-170。

隱地。《出版心事》。台北：爾雅，1994。

隱地。《自從有了書以後……》。台北：爾雅，2003。

隱地。《遺忘與備忘》。台北：爾雅，2009。

鐘麗慧。〈正視出版界怪現象〉。《出版社傳奇》。台北：爾雅，1981。247-254。

二、外文書籍

《ノーベル賞文学全集》。26冊。東京：主婦の友社，1970-1976。

The Nobel Prize Library. 20 vols. New York: Helvetica Press, 1971. Print.

三、廣告

九五《諾貝爾文學獎全集》。廣告。中國時報。1981年2月12日。

名家《諾貝爾文學獎全集》。廣告。聯合報。1980年12月29日。

遠景《諾貝爾文學獎全集》。廣告。中央日報。1981年2月8日。

遠景《諾貝爾文學獎全集》。廣告。中國時報。1981年2月23日。

遠景《諾貝爾文學獎全集》。廣告。中央日報。1981年2月25日。

遠景《諾貝爾文學獎全集》。廣告。南洋商報。1981年7月16日。

遠景《諾貝爾文學獎全集》。廣告。《政治家》。1981年8月20日。

遠景《諾貝爾文學獎全集》。廣告。南洋商報。1981年8月25日。

遠景《諾貝爾文學獎全集》。廣告。《百姓》。1981年9月2日。

遠景《諾貝爾文學獎全集》。廣告。南洋商報。1981年9月9日。

遠景《諾貝爾文學獎全集》。廣告。中國時報。1982年9月10日。

四、報紙周刊

小軍。〈台灣三家出版公司競爭出版《諾貝爾文學獎金全集》〉。參考消息。1981年4月19日：第3版。

呂惠萍。〈華文文學推手 痾弦獲星雲文學獎〉。世界新聞網。2012年11月8日。網路。2014年4月30日。

李禎祥。〈政治犯獄中苦讀 催生國內翻譯社〉。新台灣新聞周刊。2008年4月3

日。網路。2014 年 5 月 25 日。

侯健。〈文學的補過——翻譯「諾貝爾文學獎作品全集」的意義〉。中國時報。1981 年 2 月 22 日：第 8 版。

陳奇。〈出版業的大套書狂熱〉。工商時報。1981 年 2 月 22 日：第 12 版。

陳宛茜。〈孟若的書 在台叫好不叫座〉。聯合報。2013 年 10 月 11 日。網路。2014 年 6 月 5 日。

陳映真。〈不朽的冠冕——「諾貝爾文學獎全集」出版緣起〉。中國時報。1981 年 2 月 22 日：第 8 版。

五、期刊論文

蔡盛琦。〈1950 年代圖書查禁之研究〉。《國史館館刊》。國史館。26 期（2010 年 12 月）：75-130。2014 年 5 月 18 日。

蔡盛琦。〈臺灣地區戒嚴時期翻印大陸禁書之探討（1949-1987）〉。《國家圖書館館刊》。國家圖書館。93:1（2004 年 6 月）：9-49。2014 年 5 月 18 日。

蔡盛琦。〈戰後初期臺灣的出版業（1945-1949）〉。《國史館學術集刊》。國史館。9（2006 年 9 月）：145-81。2014 年 5 月 18 日。

賴慈芸。〈臺灣文學翻譯作品中的偽譯本問題初探〉。《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38:2（2012 年 10 月）：4-23。2014 年 3 月 17 日。

六、學位論文

丁希如。〈出版企劃的角色與功能〉。碩士論文。南華大學出版學研究所，1999。

洪千惠。〈台灣書系出版之運作與功能〉。碩士論文。南華大學出版學研究所，2002。

陳俊斌。〈台灣戰後中譯圖書出版事業發展歷程〉。碩士論文。南華大學出版學研究所，2002。

七、網誌

賴慈芸。〈舊譯的老大哥：新興出版社〉。翻譯偵探事務所。Blogspot。2013 年 6 月 13 日。網路。2014 年 3 月 14 日。

http://tysharon.blogspot.tw/2013/06/blog-post_13.html

賴慈芸。〈功過難論的遠景世界文學全集〉。翻譯偵探事務所。Blogspot。2013 年 4 月 22 日。網路。2014 年 3 月 14 日。

http://tysharon.blogspot.tw/2013/04/blog-post_8276.html

八、訪談

張恆豪。當面訪談。2014 年 5 月 2 日。

九、研究計畫

賴慈芸。〈十九世紀英美小說翻譯品質研究——附評註書目〉。國科會研究計畫結案報告。2012 年 10 月 31 日。

賴慈芸。〈戒嚴時期的歐美小說中譯品質研究——附評註書目 第一年年度報告〉。國科會研究計畫結案報告。2013 年 5 月 31 日。

賴慈芸。〈戒嚴時期的歐美小說中譯品質研究——附評註書目 第二年年度報告〉。國科會研究計畫結案報告。2014 年 5 月 31 日。



附錄一：張恆豪訪談文字稿

受訪者及代號	張恆豪先生（張）
訪談人員及代號	蔡孟儒（蔡）
訪談時間	2014 年 5 月 2 日 16:30 至 20:30
訪談稿整理	蔡孟儒

[訪談開始]

蔡：什麼時候進入遠景？擔任什麼職位？

張：一九七七年我在文學雜誌《小說新潮》，發表研究小說家七等生創作心路歷程的相關文章，被遠景出版公司的發行人沈登恩讀到，他從高中時即十分喜愛七等生的小說，他透過文評家周寧的引介，請我主編《火獄的自焚——七等生小說論評》，這是我們第一回因文學而結緣。其後，我又與林梵（林瑞明）、羊子喬，為遠景主編了一套八冊的《光復前台灣文學全集》，出書時由葉石濤、鍾肇政掛名主編，此為第二次我與沈先生在出版上的合作。一九八〇年的秋季，我寫信向沈登恩建議，以當時遠景的格局和條件，以沈先生所能網羅的人才和財力，或許可細水長流地出版一套國際級華文版的《諾貝爾文學獎全集》，他收信後考慮了一段時間，終於約我見面，三番兩次商談出版的可能性、編務的細節以及將遭遇的難題。也就在這段期間，他看到另家名為九五的出版社，首次在平面媒體打出出版《諾貝爾文學獎全集》的廣告，這更加強了他好勝的出版決心，因此他希望我能到遠景正式且全職地來上班。在這般的背景，一九八一年一月我進入遠景出版公司上班，擔任總編輯的職位，除了負責《諾貝爾文學獎全集》執行主編的工作外，還得兼顧出版社一般叢書的編務。一九八二年十月底，《諾貝爾文學獎全集》最後一批（前後分六批出書）編輯與校對工作完善、送廠準備付梓，我即離職，在遠景工作的時間總共是一年十個月。

蔡：出版全集之前，台灣社會對諾貝爾文學獎的關注程度如何？

張：台灣兩大報副刊大約從民國七十年開始關注諾貝爾獎，帶動熱潮，每一年頒獎揭曉前五天，副刊版面就已展開熱烈討論，預測得主是誰。獎項揭曉當天外電一發布，兩大報立刻動用人脈追新聞，一份報紙五點出刊，常常午夜十二點其他版面都做好了，就等副刊完成才能送印，這在當時是很不得了的事。報紙副刊可以做到這種程度，或許是老閩余紀忠先生在背後力挺，讓編輯能夠放手去做。

蔡：可以談一下整套書的出版宗旨和編輯過程嗎

張：有關這套全集出版的宗旨，刊登於首卷由總編輯、也是資深知名作家陳映真的總序，

已敘述得極為詳實且懇切，請翻閱參考，我就不再贅述。至於編輯過程，我深入研究過英文版和日文版的《諾貝爾文學獎全集》這兩套文集，在體例上，有得獎作家的得獎評語、頒獎辭、致答辭、得主的作品概述以及得獎秘辛，最為重要的就是所選入的代表性作品。由於英文版和日文版都受到國際版權組織的約制，因此所選的作品都只是節錄，而不是全本。而當時的台灣，尚未加入此一組織，也因為這層緣故，在選入的作品上，我透過相關文獻的研讀，希望能選入得獎作家的代表性作品，並且是全本，而非節錄，這可以說是這套遠景版最主要的特色。那到底選入哪些代表性的作品？與英文版、日文版有何不同？這在陳映真的總序後段，可說交代得清清楚楚，有興趣的讀者不妨可參閱。

蔡：那這些作品的原書哪裡來？譯者哪裡來？

張：至於所選入作品的原書，有部分是沈登恩透過學者鄭樹森在國外購得，他是這套書真正的顧問，提供了很多實質上的幫助，至於代購哪些書，因時間久遠我已記不清楚了，這部分沈先生應比較明白。另有一部分是我開書單，付訂金，向當時在重慶南路的西風書店訂購。記憶所及，也有幾本原書是向作家、也是我們的譯者張伯權購買的。我們盡量以作品原文為首選，其次才是英日譯本，如冰島、芬蘭等國家較難取得原文，才退而求其次購買英日譯本。文類方面，小說比較容易蒐購，其他如詩集等較為不易。至於遠景的譯者群，在全集前面銅版紙扉頁的編譯陣容，也交代得很清楚。有一部分是來自學院學有專攻、譯筆信實的教授，如翁廷樞、杜國清、葉維廉、王兆徽、劉啟分、李永熾、方瑜...等人。也有部分，是與遠景早有合作過的專業譯者，他們英文中文都十分流利，並且有相當的翻譯經驗，如湯新楣、喬志高、孟祥森、李魁賢、莫渝、黃文範、王鴻仁、張伯權、邱豐松、宋碧雲...等人。也有一部分，是具有潛力的翻譯新銳，如宋樹涼、陳黎、高大鵬、吳安蘭...等人。我們尋找譯者的標準是精通中文和外語，若是本身有在創作更佳。然而限於台灣當時的環境，歐洲語種要找到這類理想譯者並不容易，不得已的情況下，只好透過英日譯本翻譯。有些優秀的譯者或學者礙於時間因素，或者已經向國科會申請翻譯計畫而沒能合作，不過遠景也因此發掘了一批新的翻譯人才。

蔡：最後附錄的作品年表也是從英日版來的嗎？

張：大部分是根據英文版所附錄的得主年表翻譯過來，也有部分譯自日文版，也有部分是依據遠景出版公司藏書的檔案資料編制出來。

蔡：您提的宋樹涼，可否再進一步說明？

張：宋先生從年輕至今，讀遍了古今中外不少的經典，而且過目不忘，並能融會貫通，是真正有學問而深藏不露的高手。他另有一筆名宋田水，在前衛出版社出過幾本書，文筆相當犀利潑辣，尤其見地不俗，論點頗為精闢。他為遠景翻譯了冰島作家拉克斯內斯

的長篇小說《獨立之子》、安德里奇的《德里納河之橋》、史比德勒的史詩《奧林帕斯之春》，以及班生的劇本《超越人力之外》。

蔡：這套書其中幾本是拿中國的譯本潤飾而成，可以說明一下嗎？

張：一九八〇年代的台灣，仍處於政治敏感的戒嚴時期，沈先生擔心有些作品遭到查禁以致血本無歸，因此蘇聯得獎作家蕭洛霍夫整整四大冊的大河小說《靜靜的頓河》，不得已只好偷渡中國的譯本，因出書十分低調，幸好能無事地出版。另外，也有部分，為節省經費，不得不沿用坊間已通行的譯本，而這些譯本的品質大致還可以，如賽珍珠的《大地三部曲》、羅曼羅蘭的《約翰克利斯朵夫》。也有部分，是以既有的譯本再經專人對照原文校訂的，如黃燕德校訂巴斯特納克的《齊瓦哥醫生》、林秋蘭校訂赫曼赫塞的《玻璃珠遊戲》。此外，整套書用了一本濃縮的版本，此即邱吉爾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

蔡：不是也有推出平裝本嗎？

張：在精裝本整套都出齊後，隔了一段時間，再推出平裝本。平裝本定價較為低廉，可單冊購買，期在嘉惠那群無意購置精裝整套的愛書人。

蔡：你認為這套書賣得不好的原因是什麼？

張：這套書並沒有賣得不好，但是拖垮遠景出版的財力，使得遠景文化事業由盛而衰則是個不爭的事實。沈先生高估了台灣的購買市場，光是精裝本就印了五千套，每套就是六、七十冊，每冊至少都在五百頁以上，那需要多麼龐大的財力，但這還不是致命傷，沈先生以一個民間出版社有限的資金，卻投入了鉅大而難以回收的廣告經費。聰明的讀者未必會受到廣告的吸引，他自可等到整套書出齊之後仔細觀察再來決定是否購買。廣告未能預期回收，這就種下「出師不利」的潛因。事過境遷以後，個人寧可從歷史的角度，平心來反思此一出版計畫，這或許是個遠遠走在時代前頭的計畫，以一九八〇年當時的文化氣候和出版的消費出場，可能還難以接受此一曲高和寡且售價高昂的文學套書，時間點若往後再拉三十年，隨著兩岸的政局漸漸解凍，華文的讀書市場也更為開闊，或許這套華文版《諾貝爾文學獎全集》的命運可能會改寫。

蔡：謝謝您提供這麼多寶貴的資訊，這些事情都沒有書面記錄，只有當事人才知道，是很珍貴的史料。

張：謝謝，之後遇到什麼問題可以再跟我聯絡，祝你研究順利。

[訪談結束]

訪談研究同意書

您好，感謝您參與本碩士論文研究，我是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研究生蔡孟儒，目前以《諾貝爾文學獎全集》為題，研究該套書的出版與翻譯始末，在此邀請您參與本項訪談研究，希望能幫助釐清台灣翻譯史上一段重要的歷程。

如果您同意參加本研究，我會請您接受訪談。訪談時間約需一百二十分鐘，訪談結束後我將根據訪談期間所做筆記，整理成通順的文字稿，文字稿經您閱讀確認並同意，才會收錄進研究論文附錄資料。論文及文字稿將標示您的大名，以及過去在遠景出版社任職的職稱，其餘個人資料非經您同意，絕不對外透露。另外，無論您同意或不同意參加此次研究，都不會影響您與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的關係。

如果您現在有任何問題，請直接問我。如果之後您有任何問題，也可以透過電話：0972-361221 或 e-mail：tsaidatsai@gmail.com 與我聯繫。

如果您需要的話，可保留一份此同意書的影本。

請您決定是否參與本項研究。若願意，請在下方欄位簽名，表示您已閱讀以上說明並同意參與訪談。若訪談結束想退出研究，請知會研究者，即可隨時退出本研究。謝謝。

張恒豪

參加者簽名

2014/05/02

日期

蔡孟儒

研究者簽名

2014/05/02

日期

附錄二：遠景《諾貝爾文學獎全集》總書目

得獎年度	冊數	得主	國籍	原文作品	譯本	文類	譯者	附錄單元譯者	新譯／非新譯
1901	1	René Sully-Prudhomme 雷涅·蘇利·普魯東	法		普魯東詩選	詩	莫渝	宋樹涼 王鴻仁	新譯
1902	2	Theodor Mommsen 狄奧多·蒙森	德	Römische Geschichte (A History of Rome, 1854-56)	羅馬史	史學	孟祥森	孟祥森 王鴻仁	新譯
1903	3	Bjørnstjerne Bjørnson 班斯騰·班生	挪威	Over ævne: første stykke (Beyond Human Power: Part two, 1895)	超越人力之外(第二部)	戲劇	宋樹涼	宋樹涼 王鴻仁	新譯
1904	3	Frédéric Mistral 佛列德力克·米斯特拉爾	法	Mirèio (Mireille, 1859)	米赫兒	詩	許文堂	許文堂 王鴻仁	新譯
1904	1	José Echegaray 霍西·葉卻加萊	西	El gran Galeoto (The Great Galeoto, 1881)	大帆船	詩	劉啓分	劉啓分 王鴻仁	新譯
1905	4	Henryk Sienkiewicz 亨利克·顯克維支	波蘭	Quo Vadis: A Narrative of the Time of Nero (1895)	你往何處去	小說	顏正儀	林秋蘭 王鴻仁	侍桁《你往何處去》(1980 上海：上海譯文)
1906	5	Giosuè Carducci 吉奧綏·卡度齊	義		卡度齊詩集	詩	李魁賢	李魁賢 王鴻仁	新譯
1907	5	Rudyard Kipling 盧得雅·吉卜齡	英	Kim (1901)	基姆	小說	湯新楣	湯新楣 王鴻仁	湯新楣《基姆》(1978 台北：遠景)
1908	6	Rudolf Christoph Eucken 魯道夫·奧鐸	德	Der Sinn und Wert des Lebens (The Meaning and Value of Life, 1907)	人生的意義與價值	哲學	李永熾	李永熾 王鴻仁	新譯

1909	7	Selma Lagerlöf 西瑪·拉格洛芙	瑞典	Nils Holgerssons Underbara Resa Genom Sverige (The Wonderful Adventures of Nils, 1907)	尼爾斯的奇遇	小說	吳安蘭	吳安蘭 王鴻仁	新譯
1910	7	Paul von Heyse 保羅·海才	德	L'Arrabbiata (The Fury, 1853)	驕傲的姑娘	小說	張伯權	林玉美 王鴻仁	新譯
				Der Weinhüter (The Wine Guard, 1864)	葡萄園守衛	小說	陳紹鵬		新譯
1911	6	Maurice Maeterlinck 毛理斯·梅特靈克	比利時	L'Intruse (Intruder, 1890)	侵入者	戲劇	鍾文	詹麗茹 王鴻仁	楊澄波《梅脫靈戲曲 集》(1923 上海：商務)
				Les Aveugles (The Blind, 1890)	盲人	戲劇	徐文彬		楊澄波《梅脫靈戲曲 集》(1923 上海：商務)
				Les Sept Princesses (The Seven Princesses, 1891)	七公主	戲劇	葉麗芳		楊澄波《梅脫靈戲曲 集》(1923 上海：商務)
				L'oiseau bleu (The Blue Bird, 1908)	青鳥	戲劇	詹麗茹		新譯
1912	8	Gerhart Hauptmann 葛哈特·霍普特曼	德	Die Weber (The Weavers, 1892)	織工	戲劇	方瑜	宋樹涼 孟祥森 王鴻仁	新譯
				Die versunkene Glocke (The Sunken Bell, 1896)	沉鐘	戲劇	李永熾		新譯
1913	8	Rabindranath Tagore 拉賓德拉納斯·泰戈爾	印度	The Crescent Moon (1913)	新月集	詩	鍾文	孟祥森 王鴻仁	鄭振鐸《新月集》(1922 上海：商務)
				The Gardener (1913)	園丁集	詩	鍾文		鄭振鐸《太戈爾詩》 (1925 上海：商務)
				Stray Birds (1916)	漂鳥集	詩	鍾文		鄭振鐸《飛鳥集》(1911 上海：商務)
				Song Offerings (1912)	祭壇佳里	詩	梁錫華		新譯

1915	9	Romain Rolland 羅曼·羅蘭	法	Jean-Christophe (1903-1912)	約翰克利斯朵夫	小說	傅雷	未署名	傅雷《約翰克利斯朵夫》(1937-41 上海：商務)
1916	10	Verner von Heidenstam 伯納·豐·海登斯坦	瑞典	Karolinerna (The Charles Men, 1897-98)	查理士國王的人馬	小說	黃瓊華 哈國平	未署名	新譯
					海登斯坦詩選	詩	黃瓊華 哈國平		新譯
1917	11	Karl Adolph Gjellerup 卡爾·傑洛拉普	丹麥	Minna (1889)	明娜	小說	孟祥森	孟祥森 王鴻仁	新譯
1917	11	Henrik Pontoppidan 龐陀彼丹	丹麥	Det forjættede Land (The Promised Land, 1891-95)	樂土	小說	邱豐松	邱豐松 王鴻仁	新譯
1919	10	Carl Friedrich Georg Spitteler 卡爾·史比德勒	瑞士	Imago (1906)	夢中佳人—伊瑪果	小說	黃瓊華 哈國平	哈國平 宋樹涼 王鴻仁	新譯
				Der olympische Frühling (Olympian Spring, 1900-1905)	奧林帕斯之春	詩	宋樹涼		新譯
1920	12	Knut Pedersen Hamsun 諾特·哈姆生	挪威	Markens Grøde (Growth of the Soil, 1917)	土地的成長	小說	孟祥森	未署名	新譯
1921	13	Anatole France 安那托爾·法朗士	法	Les dieux ont soif (The Gods Are Athirst, 1912)	天神們口渴了	小說	初鳳桐	高淑斌 王鴻仁	新譯
1922	13	Jacinto Benavente 哈辛托·貝納勉特	西	Los intereses creados (The Bonds of Interest, 1907)	利害牽制	戲劇	劉啓分	陳曉林 王鴻仁	劉啟分《利害牽制》(1970 台北：開山)
				Señora ama (The Lady of the House, 1908)	女主人	戲劇	劉啓分		新譯

1923	16	William Butler Yeats 威廉·巴特勒·葉慈	愛爾蘭		葉慈詩選	詩	周英雄 高大鵬	高大鵬 王鴻仁	新譯
1924	14	Władysław Reymont 拉迪斯拉斯·雷蒙特	波蘭	Chłopi (The Peasants, 1904–1909)	農夫們	小說	宋碧雲	宋樹涼 宋碧雲 王鴻仁	新譯
1925	15	George Bernard Shaw 喬治·蕭伯納	愛爾蘭	Man and Superman (1903)	人與超人	戲劇	陳惠華	陳惠華 王鴻仁	藍文海《人與超人》 (1937 上海：啟明)
				Saint Joan (1924)	聖女貞德	戲劇	吳潛誠		新譯
1926	15	Grazia Deledda 葛萊西雅·德蕾達	義	La madre (The Mother, 1920)	母親	小說	楊月蓀	楊月蓀 陳惠華 王鴻仁	新譯
1927	16	Henri Bergson 亨利·柏格森	法	L'Evolution créatrice (Creative Evolution, 1907)	創造的進化	哲學	李永熾	李永熾 王鴻仁	新譯
1928	17	Sigrid Undset 希格麗·溫茜特	挪威	Kristin Lavransdatter (1920-22)	克麗絲汀的一生	小說	宋碧雲	宋樹涼 王鴻仁	新譯
1929	18	Thomas Mann 湯瑪斯·曼	德	Buddenbrooks (1901)	布登勃魯克家族	小說	顏正儀	宋樹涼 王鴻仁	傅惟慈《布登勃洛克一家》(1962 北京：人民文學)
1930	19	Sinclair Lewis 辛克萊·劉易士	美	Babbitt (1922)	白璧德	小說	無因	無因 王鴻仁	新譯
1931	19	Erik Axel Karlfeldt 愛理克·艾克賽·卡爾菲特	瑞典		卡爾菲特詩選	詩	鍾喬	鍾喬 王鴻仁	新譯

1932	20	John Galsworthy 約翰·高爾斯華綏	英	The Forsyte Saga (1906–1921)	富賽特世家	小說	徐道昉	宋樹涼 王鴻仁	新譯
1933	21	Ivan Bunin 伊凡·布寧	俄	Деревня (The Village, 1910)	鄉村	小說	王兆徽	宋樹涼 王鴻仁	新譯
				Господин из Сан-Франциско (The Gentleman from San Francisco, 1916)	舊金山—紳士	小說	王兆徽		新譯
1934	21	Luigi Pirandello 路伊吉·皮藍德婁	義	Sei personaggi in cerca d'autore (Six Characters In Search of an Author, 1921)	六個尋找作者的角色	戲劇	陳惠華	陳惠華 王鴻仁	新譯
1936	21	Eugene O'Neill 尤金·奧尼爾	美	Long Day's Journey Into Night (1941)	長夜漫漫路迢迢	戲劇	喬志高	吳安蘭 王鴻仁	喬志高《長夜漫漫路迢迢》(1973 香港：今日世界)
1937	22	Roger Martin du Gard 霍傑·馬丁·杜嘉德	法	Jean Barois (1913)	尚·巴華的一生	小說	李永熾	吳安蘭	新譯
1938	23	Pearl Sydenstricker Buck 賽珍珠	美	The Good Earth (1931)	大地	小說	未署名	未署名	由稚吾《大地》(1936 上海：啟明)
				Sons (1933)	兒子們	小說	未署名		唐允魁《兒子們》(1941 上海：啟明)
				A House Divided (1935)	分家	小說	未署名		唐長孺《分家》(1941 上海：啟明)

1939	24	Frans Eemil Sillanpää 佛朗斯·愛彌兒·西蘭帕	芬蘭	Hurskas kurjuus (Meek Heritage, 1919)	聖者的悲哀	小說	谷巴	谷巴 王鴻仁	新譯
1944	27	Johannes Vilhelm Jensen 約翰尼斯·顏森	丹麥	Ane og Koen I Mørket Syvsoverne Cecil Den Stille Mogens Hr. Jesper Tre og trediva Aar Bo'l	安妮和母牛 黑色的窗簾 睡眠是我們的生命 西西兒 沉默寡言的毛恩斯 耶斯巴牧師 三十三年 波兒	短篇小說	吳安蘭	吳安蘭 王鴻仁	新譯
1945	27	Gabriela Mistral 嘉貝拉·密絲特拉兒	智利	Ternura (Tenderness, 1924)	密絲特拉兒詩集	詩	陳黎 張芳齡	陳黎 張芳齡 王鴻仁	新譯
1946	25	Hermann Hesse 赫曼·赫塞	瑞士	Das Glasperlenspiel (The Glass Bead Game, 1943)	玻璃珠遊戲	小說	林秋蘭	宋碧雲 王鴻仁	王家鴻《玻璃珠遊戲》 (1974 台北：臺灣商務)
1947	26	André Gide 安德烈·紀德	法	La porte étroite (Strait is the Gate, 1909)	窄門	小說	楊澤	未署名	卞之琳《窄門》(1947 上海：文化生活)
				Les faux-monnayeurs (The Counterfeiters, 1925)	偽幣製造者	小說	孟祥森		新譯

1948	24	T. S. Eliot T·S·艾略特	英	The Waste Land (1922)	荒原	詩	葉維廉	宋樹涼 王鴻仁	新譯
				Burnt Norton (1935)	焚毀的諾墩	詩	王無邪		新譯
				The Hollow Men (1925)	空洞的人	詩	鄭樹森		新譯
				The Love Song of J. Alfred Prufrock (1917)	普魯弗洛克的情歌	詩	查良鏞		袁可嘉編《外國現代派作品選》(1980 上海：上海譯文)
					艾略特文學評論選	評論	杜國清 朱南度		杜國清《艾略特文學評論選集》(1969 台北：田園)
1949	28	William Faulkner 威廉·福克納	美	The Sound and the Fury (1929)	聲音與憤怒	小說	黎登鑫	未署名	黎登鑫《聲音與憤怒》(1979 台北：遠景)
				The Bear (1942)	熊	小說	黎登鑫		黎登鑫《熊》(1979 台北：遠景)
1950	29	Bertrand Russell 伯特蘭·羅素	英	A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and Its Connection with Political and Social Circumstances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the Present Day (1945)	西洋哲學史	史學	黃燕德 校訂	宋樹涼 王鴻仁	何兆武、李約瑟、馬元德《西方哲學史》(1963 北京：商務)
1951	30	Pär Fabian Lagerkvist 帕爾·拉格維斯特	瑞典	Barabbas (1950)	巴拉巴	小說	邱豐松	邱豐松 王鴻仁	邱豐松《巴拉巴》(1970 台北：水牛)

1952	30	François Mauriac 佛蘭索瓦·莫里亞克	法	Thérèse Desqueyroux (Thérèse, 1927)	苔蕾絲	小說	張伯權	徐道昉 張伯權	新譯
				Le Nœud de vipères (Vipers' Tangle, 1932)	毒蛇之結	小說	張伯權	王鴻仁	張秀亞《恨與愛》(1960 台中：光啟)
1953	31	Winston Churchill 溫士敦·邱吉爾	英	The Second World War (1948-53)	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	歷史	林秋蘭 校訂	王鴻仁	吳澤炎、沈大鈺、萬良炯《邱吉爾第二次大戰回憶錄》(1948 上海：商務)
1954	32	Ernest Hemingway 恩耐斯特·海明威	美	The Old Man and the Sea (1952)	老人與海	小說	宋碧雲	未署名	宋碧雲《戰地春夢》(1978 臺北：遠景)
				A Farewell to Arms (1929)	戰地春夢	小說	宋碧雲		宋碧雲《戰地鐘聲》(1979 臺北：遠景出版社)
1955	33	Halldór Laxness 哈爾多·紀然·拉克斯內斯(冰島)		Sjálfstætt fólk (Independent People, 1934-35)	獨立之子	小說	宋樹涼	宋樹涼 王鴻仁	新譯
1956	27	Juan Ramón Jiménez 璜·拉蒙·希蒙聶茲	西	Platero y yo (Platero and I, 1917)	柏拉特羅與我	詩	傅一石		新譯
					希蒙聶茲詩選	詩	傅一石		新譯
1957	34	Albert Camus 亞爾培·卡繆	法	L'Étranger (The Outsider, 1942)	異鄉人	小說	鍾文	孟祥森 王鴻仁	孟祥森《異鄉人》(1976 台北：牧童)
				La Peste (The Plague, 1947)	瘟疫	小說	孟祥森		孟祥森《瘟疫》(1979 台北：遠景)
				The Fall (La Chute, 1956)	墮落	小說	孟祥森		無根樹《墮落》(1971 台南：王家)

1958	35	Boris Pasternak 波里斯·巴斯特納克(俄)		Doctor Zhivago (1957)	齊瓦哥醫生	小說	黃燕德	未署名	許冠、三齊桓《齊伐哥醫生》(1959 香港：自由)
1959	36	Salvatore Quasimodo 薩爾瓦托·瓜西莫多	義	Erato e Apòllon (1936) Oboe sommerso (1932) Acque e terre (1930) ciorno dopo giorno (1946) La vita non è sogno (1949) Il falso e vero verde (1953) La terra impareggiabile (1958)	新詩集 詩神與惡魔 低沉的木蕭 海浪和陸地 一天又一天 人生非夢 假綠和真綠 無比的大地	詩	李魁賢	李魁賢 王鴻仁	新譯
1960	36	Saint-John Perse 聖約翰·佩斯	法	Images à Crusoé (1909) Anabase (1922) Exil (1942) Poème à l'étrangère (1943) Amers (1957) Chronique (1959)	柯綠索頁的想像 遠征 放逐 致界鄉女詩篇 海標 年代紀	詩	莫渝	莫渝 王鴻仁	新譯
					附錄一：聖約翰·佩斯的詩	詩	葉維廉 戴欽之		新譯
1961	37	Ivo Andric 伊佛·安德里奇	南斯拉夫	Na Drini ćurpija (The Bridge on the Drina, 1945)	德里納河之橋	小說	宋樹涼	王鴻仁	新譯
				Prokleta avlija (The Damned Yard, 1954)	邪惡的庭院	小說	吳安蘭		新譯

1962	38	John Steinbeck 約翰·史坦貝克	美	The Winter of Our Discontent (1961)	不滿的冬天	小說	孟祥森	孟祥森 王鴻仁	新譯
				Of Mice and Men (1937)	人鼠之間	小說	湯新楣		湯新楣《人鼠之間》 (1977 香港：今日世界)
1963	39	Giorgos Seferis 吉歐果斯·謝斐利士	希臘		謝斐利士詩集	詩	李魁賢	李魁賢 王鴻仁	新譯
1964	39	Jean-Paul Sartre 尚保羅·沙特	法	La nausée (Nausea, 1938)	嘔吐	小說	吳煦斌	孟祥森 吳煦斌	吳而斌《嘔吐》(1971 台北：環宇)
				Le mur (The Wall, 1939)	牆	小說	李魁賢		新譯
1965	40	Mikhail Aleksandrovich Sholokhov 米開爾·蕭洛霍夫	俄	And Quiet Flows the Don (1934)	靜靜的頓河	小說	王兆徽 校訂	王兆徽 徐慧芳 王鴻仁	金人《靜靜的頓河》 (1949 上海：光明)
1966	41	Shmuel Yosef Agnon 撒母爾·約瑟夫·阿格農	以色列	A Simple Story (1935)	訂婚記	小說	王潤華	蔡奉杉 王鴻仁	新譯
				Edo and Enam (1950)	伊鐸和伊南古語	小說	宋碧雲		新譯
1966	41	Nelly Sachs 奈莉·沙克絲	瑞典		沙克絲詩集	詩	陳黎 張芬齡	陳黎 王鴻仁	新譯
				Eli. Ein Mysterienspiel vom Leiden Israels (Eli: A Mystery Play of the Suffering of Israel, 1943)	伊萊——一齣有關 以色列苦難的神蹟 劇	戲劇	陳黎 張芬齡		新譯
1967	42	Miguel Angel Asturias 米爾·安基·阿斯杜里亞 斯	瓜地馬拉	El Señor Presidente (Mister President, 1946)	總統先生	小說	劉啓分	宋樹涼 王鴻仁	新譯

1968	43	Yasunari Kawabata 川端康成	日 本	雪国 (1947)	雪國	小說	李永熾	李永熾 王鴻仁	李永熾《雪國》(1978 台北：遠景)
				千羽鶴 (1949-1952)	千羽鶴	小說	李永熾		李永熾《千羽鶴》(1978 台北：遠景)
				古都 (1962)	古都	小說	李永熾		李永熾《古都》(1978 台北：遠景)
1969	42	Samuel Beckett 撒姆爾·貝克特	愛 爾 蘭	En attendant Godot (Waiting for Godot, 1952)	等待果陀	戲劇	劉大任 邱剛健	陳曉林 王鴻仁	劉大任、邱剛健《等待 果陀》(1969 台北：仙 人掌)
1970	44	Aleksandr Solzhenitsyn 亞歷山大·索忍尼辛	俄	The First Circle (1968)	第一層地獄	小說	黃文範	黃文範 翁廷樞 王鴻仁	新譯
1971	45	Pablo Neruda 帕布羅·聶魯達	智 利		聶魯達詩集	詩	陳黎	未署名	新譯
1972	45	Heinrich Böll 海因利希·鮑爾	德	Billiards at Half-past Nine (Billard um halb zehn, 1959)	九點半的彈子戲	小說	王鴻仁	未署名	新譯
1973	46	Patrick White 派特利克·懷特	澳	The Tree of Man (1955)	人之樹	小說	孟祥森	何瑞銓	新譯
1974	47	Eyvind Johnson 伊凡·詹生	瑞 典	Sju Liv (Seven Lives, 1944)	詹生短篇小說選	短 篇 小說	吳安蘭	吳安蘭	新譯
1974	47	Harry Martinson 哈瑞·馬丁遜	瑞 典		馬丁遜詩選	詩	張錯	吳安蘭 張錯	新譯

1975	47	Eugenio Montale 猶金尼・孟德雷	義	Ossi di seppia (Cuttlefish Bones, 1925) Le occasioni (The Occasions, 1939) La bufera e altro (The Storm and Other Things, 1956) Satura (1971) Diario de '71 e del '72 (Diary of 1971 and of 1972, 1973) Diario de '71 e del '72 (Diary of 1971 and of 1972, 1973)	墨魚骨 命運 風暴以及其他 莎杜拉 一九七一年詩作 一九七二年詩作選	詩	楊渡	何蓉 楊渡	新譯
1976	48	Saul Bellow 索爾・貝婁	美	The Adventures of Augie March (1953)	阿奇正傳	小說	湯新楣	宋樹涼 陳祖文	新譯
1977	48	Vicente Aleixandre 文生・亞歷山卓	西		亞歷山卓詩選	詩	劉啓分	宋樹涼 宋碧雲	新譯
1978	49	Isaac Bashevis Singer 以撒・辛格	波蘭	The Manor (1967)	莊園	小說	劉以鬯	劉以鬯	劉以鬯《莊園》(1978 台北：遠景)
1979	50	Odysseas Elytis 奧德修・伊利提斯	希臘	O ήλιος ο ηλιάτορας (The Sovereign Sun, 1971)	伊利提斯詩選	詩	鄭樹森	高淑斌 鍾文	新譯
1980	50	Czesław Miłosz 契斯拉夫・米洛舒	波蘭	Selected Poems (1973)	米洛舒詩選	詩	杜國清	王鴻仁 鍾文	新譯
1981	50	Elias Canetti 伊萊爾斯・卡內提	德	Die Gerettete Zunge (The Tongue Set Free, 1977)	被拯救的舌頭	傳記	宋碧雲	林紘 鄭樹森	新譯

1982	51	Gabriel García Márquez 加布里爾·賈西亞·馬奎斯	哥倫比亞	One Hundred Years of Solitude (1967)	一百年的孤寂	小說	宋碧雲	附錄單元從缺	新譯
------	----	--	------	---	--------	----	-----	--------	----

製表人：蔡孟儒

製表日期：2014 年 6 月



附錄三：九五《諾貝爾文學獎全集》總書目

得獎年度	冊數	得主	國籍	原文作品	譯本	文類	新譯／非新譯
1901	1	René Sully-Prudhomme 徐利·普魯東	法	Journal intime - lettres - pensées (1922)	心靈的日記	日記	日譯
				Stances et Poèmes (Stanzas and Poems, 1865)	詩節與詩篇	詩	日譯
1902	1	Theodor Mommsen 莫姆森	德	Römische Geschichte (A History of Rome, 1854-56)	羅馬史	史學	日譯
1903	2	Bjørnstjerne Bjørnson 邊爾森	挪威	Beyond Human Power: Part one (Over æ vne: første stykke, 1883)	超越人的力量（第一部）	戲劇	日譯
				Beyond Human Power: Part two (Over æ vne: første stykke, 1895)	超越人的力量（第二部）		
1904	2	Frédéric Mistral F·米斯特拉爾	法	Mirèio (Mireille, 1859)	蜜海兒	詩	日譯
1904	3	José Echegaray 伊克格拉	西	Mancha que limpia (The Stain That Cleans, 1986)	被洗淨的污辱	戲劇	日譯
1905	3	Henryk Sienkiewicz 顯克維支	波蘭	Quo Vadis: A Narrative of the Time of Nero (1895)	你往何處去（暴君焚城錄）	小說	日譯
1906	4	Giosuè Carducci 卡杜其	義	Juvenilia (1880) Beatrice (1880) Levia Gravia (1868) A Satana (1863) Intermezzo (1882) Rime Nuove (1873)	春青的季節 蓓特麗絲 輕重詩集 魔王頌 間奏曲 新韻集	詩	日譯

1907	4	Rudyard Kipling 吉卜齡	英	The Light That Failed (1890)	消失的光線	小說	日譯
1908	5	Rudolf Christoph Eucken 奧伊肯	德	Der Sinn und Wert des Lebens (The Meaning and Value of Life, 1907)	人生的意義與價值	哲學	日譯
1909	5	Selma Lagerlöf 拉格勒芙	瑞典	Nils Holgerssons Underbara Resa Genom Sverige (The Wonderful Adventures of Nils, 1907)	尼爾斯・何格生奇妙的瑞典之旅	小說	日譯
1910	6	Paul von Heyse 海才	德	Auferstanden (Risen, 1867)	復活	小說	日譯
				L'Arrabbiata (The Fury, 1853)	倔強姑娘	小說	日譯
				Der Weinhüter (The Wine Guard, 1864)	葡萄園丁	小說	日譯
1911	6	Maurice Maeterlinck 梅特林克	比利時	Pelléas et Mélisande (1892)	彼裡雅與梅麗桑	戲劇	未知新譯
				Aglavaine and Sélysette (1896)	一把鑰匙	戲劇	未署名《一把鑰匙》(1958 台北：啟明)
				L'oiseau bleu (The Blue Bird, 1908)	青鳥	小說	葉熾強《青鳥》(1947 上海：啟明)
1912	7	Gerhart Hauptmann 霍普特曼	德	Die versunkene Glocke (The Sunken Bell, 1896)	沉鐘	戲劇	日譯
				Der Ketzer Von Soana (The Heretic of Soana, 1918)	索阿那的異端者	小說	日譯

1913	7	Rabindranath Tagore 泰戈爾	印度	The Crescent Moon (1913)	新月集	詩	糜文開、糜榴麗、裴普賢 《泰戈爾詩集》(1963 台北：三民)
				Stray Birds (1916)	漂鳥集	詩	糜文開；糜榴麗；裴普賢 《泰戈爾詩集》(1963 台北：三民)
				Song Offerings (1912)	頌歌集	詩	糜文開；糜榴麗；裴普賢 《泰戈爾詩集》(1963 台北：三民)
				The Gardener (1913)	園丁集	詩	糜文開；糜榴麗；裴普賢 《泰戈爾詩集》(1963 台北：三民)
1915	8	Romain Rolland 羅曼羅蘭	法	Vie de Beethoven	貝多芬傳	傳記	傅雷《貝多芬傳》(1946 上海：駱駝)
				Vie de Tolstoi	托爾斯泰傳	傳記	傅雷《托爾斯泰傳》(1935 上海：商務)
				Vie de Michelangelo	米開朗基羅傳	傳記	傅雷《彌蓋朗琪羅傳》 (1935 上海：商務)
				Vie de Miller	米勒傳	傳記	何君麗、執謙《米勒傳— 附米勒自傳》(1976 台北： 田原)
1916	9	Verner von Heidenstam 韓德斯坦	瑞典	Karolinerna (The Charles Men, 1897–98)	卡露利妮娜	小說	日譯
				Vallfart och vandringsar (Pilgrimage and Wonder Years, 1888)	朝聖與周遊的歲月	詩	日譯

1917	9	Karl Adolph Gjellerup 蓋萊羅普	丹麥	Ti Kroner og andre Fortællinger (1893)	十克郎 節目之後 秋息 魯普列希特爺爺 易北河的海洛與朗達 羊齒叢下	短篇小說	日譯
1917	10	Henrik Pontoppidan 龐陶普丹	丹麥	Lykke-Per (Lucky Per, 1889-1904)	幸運者貝阿	小說	日譯
1919	10	Carl Friedrich Georg Spitteler 斯比特勒	瑞士	Imago (1906)	伊瑪豪	小說	日譯
1920	11	Knut Pedersen Hamsun 哈姆生	挪威	Sult (Hunger, 1890)	饑餓	小說	日譯
				Pan (1894)	牧羊神	小說	顧一樵《牧羊神》(1934 上海：商務)
				Markens Grøde (The Growth of the Soil, 1917)	後土之惠	小說	孟祥森《土地的成長》(1981 台北：遠景)
1921	12	Anatole France 法朗士	法	Thaïs (1890)	泰綺思	小說	徐蔚南《泰綺思姑娘》(1929 上海：世界)
					猶太的地方官、聖母的特技 表演師、瑠基夫人、聖女尤 福吉奴、一個鄉村醫生的日 記、黎明、住宅搜查	短篇小說集	日譯

1922	12	Jacinto Benavente 培納本特	西	Los Malhechores del Bien (The Evil Doers of Good, 1905)	出賣影子的人	戲劇	日譯
				Los intereses creados (The Bonds of Interest, 1907)	創造利潤	戲劇	劉啓分《利害牽制》(1970 台北：開山)
1923	13	William Butler Yeats 葉慈	愛爾蘭		詩選	詩	杜國清、林湖、余光中、秀陶、潛石《現代文學》(1962 年第 13 期)
				The Countess Cathleen (1892) Cathleen ni Houlihan (1902) The Pot of Broth (1904) Deirdre (1907) The Player Queen (1922) The Cat and the Moon (1939) Purgatory (1939)	凱薩琳女伯爵 凱薩琳·郝立漢之女 那一鍋湯 黛珠麗 演員女王 貓與月亮 煉獄	戲劇	黃美序《葉慈戲劇選集》(1970 台北：驚聲文物)
1924	13	Władysław Reymont 雷夢德	波蘭	Sprawiedliwie (Justice, 1899)	正義	小說	日譯
				W jesienną noc (An Autumn Night, 1900)	一個秋夜	小說	日譯
1925	14	George Bernard Shaw 蕭伯納	愛爾蘭	Man and Superman (1903)	人與超人	戲劇	藍文海《人與超人》(1937 上海：啟明)
				The Devil's Disciple (1896)	魔鬼的門徒	戲劇	姚克《魔鬼的門徒》(1936 上海：文化生活)
				Pygmalion (1912)	賣花女	戲劇	未署名《賣花女》(1976 臺北：天華)

1926	14	Grazia Deledda 戴麗達	義	Colomba (收錄在 Amori Moderni, Modern Loves, 1907)	哥倫巴	小說	日譯
				Le tentazioni (The Temptations, 1899)	誘惑	小說	日譯
				I Marvu (收錄在 Le tentazioni, 1899)	瑪兒魯一家人	小說	日譯
1927	15	Henri Bergson 柏格森	法	L'Evolution créatrice (Creative Evolution, 1907)	創化論	哲學	未知新譯
				Les deux sources de la morale et de la religion (The Two Sources of Morality and Religion, 1932)	道德與宗教之二源	哲學	未知新譯
1928	16	Sigrid Undset 翁塞特	挪威	Fortællingen om Viga-Ljot og Vigdis (Gunnar's Daughter, 1909)	威加・尤特與維葛蒂絲	小說	日譯
1929	16	Thomas Mann 托瑪斯曼	德	Der Tod in Venedig (Death in Venice, 1919)	魂斷威尼斯	小說	宣誠《魂斷威尼斯：威尼斯之死》(1972 台北：志文)
				Tonio Kröger (1903)	托尼歐・克略格	小說	宣誠《湯瑪斯曼代表作》(1970 台北：志文)
				Trsitan (1903)	特里斯坦	小說	宣誠《湯瑪斯曼代表作》(1970 台北：志文)
				Goethe und Tolstoi (1932)	歌德與托爾斯泰	評論	李永熾《歌德與托爾斯泰－人文性的探討》(1970 台北：水牛)
1930	17	Sinclair Lewis 路易士	美	Main Street (1920)	大街	小說	先信《大街》(1976 香港：今日世界)
				Babbitt (1922)	巴比特	小說	日譯

1931	18	Erik Axel Karlfeldt 卡爾菲爾特	瑞典	Vildmarks- och kärleksvisor (1895) Fridolins visor och andra dikter (1925) Fridolins lustgård och Dalmålningar på rim (1901) Flora och Pomona (1906) Flora och Bellona (1918)	荒野與愛心 弗裡德林之歌與其他的詩 賽西利亞·彼爾亞的歌本 弗裡德林的樂園與達拉那地方的裝飾畫 芙羅拉波莫娜 芙羅拉和貝羅娜	詩	日譯
1932	19	John Galsworthy 高斯華綏	英	The Man of Property (1906)	資產家	小說	羅稷南《有產者》(1948 上海：駱駝)
1933	19	Ivan Bunin 布寧	俄	Митина любовь (Mitya's Love, 1924)	密加之戀	小說	日譯
				Дело корнета Елагина (The Case of Cornet Elagin, 1927)	耶拉金騎兵少尉事件	小說	日譯
1934	20	Luigi Pirandello 皮藍德羅	義	Il Fu Mattia Pascal (The Late Mattia Pascal, 1904)	已故的馬提亞·巴斯噶	小說	日譯
				Sei personaggi in cerca d'autore (Six Characters In Search of an Author, 1921)	六個尋找作家的劇中人	戲劇	徐霞村《六個尋找作家的劇中人》(1929 上海：水沫)
				Enrico IV (Henry IV, 1921)	亨利第四	戲劇	徐霞村《皮藍德婁戲曲集》(1936 上海：商務)
					生活、儀式而已、草地的輕觸、戰爭	短篇小說	鄭菁蘭《皮藍德羅小說選》(1972 台北：環宇) 戴望舒《義大利短篇小說集》(1935 上海：商務) 蔡進松；楊君玲《諾貝爾獎短篇小說集》(1972 台北：志文)

1936	21	Eugene O'Neill 歐尼爾	美	Emperor Jones (1920)	鐘斯皇帝	戲劇	嚴影悠《歐尼爾戲劇選集》 (1970 台北：驚聲文物)
				Desire Under the Alms	榆樹下的欲望	戲劇	郭博信、孟桂林《榆下之戀》 (1973 台北：驚聲文物)
					素娥怨	戲劇	王敬義《素娥怨》(1968 香港：今日世界)
				Long Day's Journey Into Night (1941)	長夜漫漫路迢迢	戲劇	喬志高《長夜漫漫路迢迢》 (1973 香港：今日世界)
1937	22	Roger Martin du Gard 馬丁·卡德	法	Jean Barois (1913)	約翰·帕洛瓦的一生	小說	日譯
1938	23	Pearl Sydenstricker Buck 賽珍珠	美	The Good Earth (1931)	大地	小說	由稚吾《大地》(1936 上海：啟明)
				Sons (1933)	兒子們	小說	唐允魁《兒子們》(1941 上海：啟明)
				A House Divided (1935)	分家	小說	唐長孺《分家》(1941 上海：啟明)
1939	24	Frans Eemil Sillanpää 西蘭巴	芬蘭	Hurskas kurjuus (Meek Heritage, 1919)	清貧	小說	日譯

1944	24	Johannes Vilhelm Jensen 顏生	丹麥	Ane og Koen I Mørket Syvsoverne Cecil Den Stille Mogens Hr. Jesper Tre og tredive Aar	安妮的母牛 幽暗之帷 睡眠就是我們的生命 小西施 寡言的毛恩斯 耶斯巴牧師 三十三年	短篇 小說	日譯
1945	24	Gabriela Mistral G·米斯特拉爾	智利		詩抄	詩	日譯
				Ternura (Tenderness, 1924)	婉愛	詩	日譯
				Desolación (Despair, 1922)	荒地	詩	日譯
1946	25	Hermann Hesse 赫塞	瑞士	Wanderung (Wandering, 1920)	浪漫的歌	雜記	沉櫻《悠遊之歌》(1972 譯者自行出版)
				Schön ist die Jugend (Youth, It Is Beautiful, 1916)	美麗的青春	小說	沉櫻《悠遊之歌》(1972 譯者自行出版)
				Unterm Rad (Beneath the Wheel, 1906)	車輪下	小說	宣誠《心靈的歸宿》(1971 台北：志文) 沈櫻、司馬秀媛《車輪下》(1972 台北：道聲) 蕭竹《車輪下》(1979 台北：國家)
				Siddhartha (1922)	流浪者之歌	小說	蘇念秋《流浪者之歌》(1968 台北：水牛)
					秋之旅、憶童年、婚事、大旋風	短篇 小說	陳曉南；郭明遇《赫塞名作選》(1972 台北：志文)

1947	26	André Gide 紀德	法	Les poésies d'André Walter (1892)	凡德爾詩抄	詩	葉泥《凡爾德詩抄》(1968 台北：十月)
				Les Nourritures terrestres (The Fruits of the Earth, 1897)	地糧	雜記	盛澄華《地糧》(1943 重慶：新生)
				L'Immoraliste (The Immoralist, 1902)	背德者	小說	徐冬琳《背德者》(1972 台北：晨鐘)
				Le Retour de l'Enfant Prodigue (The Return of the Prodigal Son, 1912)	浪子回家	小說	卞之琳《浪子回家集》(1947 上海：文化生活)
				L' Ecole des Femmes (The School for Wives, 1929)	女校	小說	金滿成《女性的風格》(1944 重慶：作家書屋)
				Geneviève (1936)	日尼薇	小說	盛澄華《日尼薇》(1946 上海：文化生活)
1948	27	T. S. Eliot 艾略特	英	Murder in the Cathedral (1935)	大教堂內的謀殺案	詩劇	顏元叔《歐立德戲劇選集》(1970 台北：驚聲文物)
					艾略特文學評論選	評論	杜國清《艾略特文學評論選集》(1972 台北：田園)
1949	27	William Faulkner 威廉·佛克納	美	The Sound and the Fury (1929)	聲音與憤怒	小說	黎登鑫《聲音與憤怒》(1979 臺北：遠景)

1950	28	Bertrand Russell 羅素	英	Why I am not a Christian (1927)	我為什麼不是基督徒	哲學	王若璧《我為什麼不是基督徒》(1973 台北：牧童)
				Authority and the Individual (1949)	權威與個人	哲學	何欣《權威與個人》(1970 台北：晨鐘)
				The Conquest of Happiness (1930)	幸福之征服	哲學	傅雷《幸福之路：貝特蘭·羅素通情達理集》(1947 上海：南國)
				Marriage and Morals (1929)	婚姻與道德	哲學	李惟遠《婚姻與道德》(1935 上海：中華)
1951	29	Pär Fabian Lagerkvist 拉格維斯特	瑞典	Dvärgen (The Dwarf, 1944)	侏儒	小說	張伯權《侏儒》(1974 台北：志文)
				Barabbas (1950)	巴拉巴	小說	邱豐松《巴拉巴》(1970 台北：水牛)
1952	29	François Mauriac 摩里亞珂	法	Le Désert de l'amour (The Desert of Love, 1925)	愛的荒漠	小說	何欣《愛的荒漠》(1962 台中：光啟)
				Thérèse Desqueyroux (1927)	黛蕾絲德斯格魯	小說	胡品清《寂寞的心靈》(1969 台北：幼獅)
1953	30	Winston Churchill 邱吉爾	英	The Second World War (1948-53)	二次大戰回憶錄	歷史	吳澤炎、沈大鈺、萬良炯《邱吉爾第二次大戰回憶錄》(1948 上海商務)

1954	31	Ernest Hemingway 海明威	美	The Sun Also Rises (1926)	太陽依舊上升	小說	泰來《日出》(1957 台北：全民)
				The Old Man and the Sea (1952)	老人與海	小說	范思平(張愛玲)《老人與海》(1952 香港：中一)
				The Killers (1927)	殺人者	小說	黃夏《妾似朝陽又照君》(1981 譯者自行出版)
				The Snows of Kilimanjaro (1938)	雪山盟	小說	未知新譯
				In Our Time (1924)	我們的時代	小說	馬彥祥《在我們的時代裡》(1949 上海：晨光)
1955	32	Halldór Laxness 拉克斯尼斯	冰島	Atómstöoin (Atom Station, 1948)	原爆基地	小說	日譯
1956	33	Juan Ramón Jiménez 希梅尼斯	西	Belleza (1923)	美	詩	未知新譯
				Estio (1915)	夏日	詩	未知新譯
				Sonetos Espirituales (1917)	心靈的十四行詩	詩	趙雅博《心靈的十四行詩》(1968 台北：啟業)
1957	33	Albert Camus 卡繆	法	Le Mythe de Sisyphe (The Myth of Sisyphus, 1942)	薛西弗斯神話	哲學	張漢良《薛西弗斯的神話》(1974 台北：志文)
				La Peste (The Plague, 1947)	黑死病	小說	徐蘋《黑死病》(1970 台北：華美)
				Caligula (1938)	卡里古拉	戲劇	孟凡《卡里古拉》(1969 台北：現代學苑)
1958	34	Boris Pasternak 巴斯特納克	俄	Doctor Zhivago (1957)	齊瓦哥醫生	小說	許冠三、齊桓《齊伐哥醫生》(1959 香港：自由)

1959	34	Salvatore Quasimodo 卡薩姆多	義	Acque e terre (1930) Oboe sommerso (1932) Erato e Apòllion (1936) Nuove Poesie (1936-42) ciorno dopo giorno (1946) La vita non è sogno (1949) Il falso e vero verde (1953) La terra impareggiabile (1958)	然後隨即日暮、水與土 沉落的木笛 美神與魔王 新詩集 來日一日復一日 人生不是夢 萌茁的綠散開的綠 不能比類的大地	詩	日譯
1960	35	Saint-John Perse 波思	法	Éloges (1910) Images à Crusoé (1909) La Gloire des Rois (1901) Anabase (1922) Chronique (1959)	贊 克魯梭的影像 國王們的光榮 遠征 年代記	詩	日譯
1961	35	Ivo Andric 伊佛·安瑞克	南 斯 拉 夫	Trup (Torso, 1936)	胴體	小說	日譯
				Prokleta avlija (The Damned Yard, 1954)	被呪咀的中庭	小說	日譯
				Na Drini ćurpija (The Bridge on the Drina, 1945)	瑞納河之橋	小說	未知新譯
1962	36	John Steinbeck 斯坦貝克	美	Of Mice and Men (1937)	人鼠之間	小說	湯新楣《人鼠之間》(1977 香港：今日世界)
				The Moon Is Down (1942)	月亮下去了	小說	趙家璧《月亮下去了》 (1943 桂林：良友)
				The Winter of Our Discontent (1961)	令人不滿的冬天	小說	郭功雋《令人不滿的冬天》 (1963 台北：正中)

1963	37	Giorgos Seferis 賽費理斯	希臘	Μυθιστόρημα (Mythical narrative, 1935) Ποιήματα (Poems, 961) Τετράδιο Γυμνασμάτων (Exercise Book, 1940) Ημερολόγιο Καταστρώματος (Logbook I-III, 1940, 1945, 1955) Κίχλη (Thrush, 1947)	詩抄 詩集 練習簿 航海日誌（一二三） 鶉鳥號	詩	日譯
1964	37	Jean-Paul Sartre 沙特	法	L'âge de raison (the Age of Reason, 1945)	理性年代	小說	未知新譯
1965	38	Mikhail Aleksandrovich Sholokhov 蘇羅可夫	俄	Donskie rasskazy (Tales from the Don, 1926)	頓河故事	短篇 小說	日譯
1966	38	Shmuel Yosef Agnon 艾格農	以色列	Shvu'at Emunim (Betrothed, 1943)	訂婚	小說	日譯
				Pat Shlema (A Whole Loaf, 1933)	一條圓圓的麵包	小說	日譯
				Ido Ve' Enam (Edo and Enam, 1950)	依多和艾納姆	小說	日譯
1966	39	Nelly Sachs 薩克斯	瑞典		詩篇（死神的住家、星蝕、 逃亡與變貌・其他、灼謎、 黑夜啊！開放吧！）	詩	日譯
1967	39	Miguel Angel Asturias 阿斯杜利亞斯	瓜地馬拉	El Señor Presidente (Mister President), 1946	總統閣下	小說	日譯

1968	40	Yasunari Kawabata 川端康成	日 本	雪国 (1947)	雪國	小說	金溟若《雪鄉》(1968 台北：立志)
				千羽鶴 (1949-1952)	千羽鶴	小說	張秀英《古都》(1969 台北：立志)
				古都 (1962)	古都	小說	趙長年《千隻鶴》(1969 台北：正文)
1969	41	Samuel Beckett 貝克特	愛 爾 蘭	En attendant Godot (Waiting for Godot, 1952)	等待果陀	戲劇	馬清照、胡業勤、彭鏡禧 《貝克特戲劇選集》(1970 台北：驚聲文物)
				Acte sans paroles (Act without Words, 1957)	默劇	戲劇	馬清照、胡業勤、彭鏡禧 《貝克特戲劇選集》(1970 台北：驚聲文物)
				Krapp's Last Tape (1958)	克拉普最後的錄音帶	戲劇	馬清照、胡業勤、彭鏡禧 《貝克特戲劇選集》(1970 台北：驚聲文物)
				Fin de Partie (Endgame, 1957)	終局	戲劇	馬清照、胡業勤、彭鏡禧 《貝克特戲劇選集》(1970 台北：驚聲文物)
				Molloy (1951)	莫洛	小說	日譯
1970	42	Aleksandr Solzhenitsyn 索忍尼辛	俄	Cancer Ward (1968)	癌症病房	小說	楚卿《癌症病房》(1970 台北：天下)

1971	43	Pablo Neruda 涅魯達	智利	Veinte poemas de amor y una canción desesperada (Twenty Love Poems and a Desperate Song, 1924) Resedemcias en la tierra (Residence on Earth, 1933-35) España en el corazón (Spain in the Heart, 1937) Canto general (General Song, 1950) Odas Elementales (1954) Estravagario (1958) Cantos Ceremoniales (1961) Cien sonetos de amor (100 Love Sonnets, 1959) Navegaciones y regresos (Voyages and Homecomings, 1959) Las Piedras de Chile (The Stone of Chile, 1960) Plenos Poderes (Full Powers, 1962) Memorial de la Isla Negra (1963)	二十首愛的詩與一首絕望的歌 地上的居所 心中的西班牙 偉大的歌 基本性的頌詩 隨興詩集 祭儀之歌 愛的短詞百篇 航海與收還 智利之石 充滿的力量 伊茲拉・內古拉的備忘錄	詩	日譯、未知新譯
------	----	---------------------	----	---	--	---	---------

1972	44	Heinrich Böll 鮑爾	德	Der Zug war pünktlich (The Train Was on Time, 1949)	死亡之旅	小說	未知新譯
				Und sagte kein einziges Wort (And Never Said a Word, 1953)	一言不發	小說	宣誠《一言不發》(1978 台北：水牛)
				Erzählungen (Short Stories, 1958)	莫克博士收集的沉默、笑匠、臉色蒼白的安娜、關於橋、彷徨的人，你到斯霸來、不僅是在耶誕節、公正者、首都日記、戰爭爆發時、戰爭結束時	短篇小說	宣誠《莫克博士收集的沉默》(1973 台北：志文)
				Ansichten eines Clowns (The Clown, 1963)	小丑眼中的世界	小說	唐錚《小丑》(1973 台北：志文) 宣誠《小丑眼中的世界》(1973 台北：志文)
1973	45	Patrick White 懷特	澳	The Eye of the Storm (1973)	暴風眼	小說	未知新譯
1974	46	Eyvind Johnson 伊凡·強生	瑞典	Sju Liv (Seven Lives, 1944)	短暫的訪問、森林、失去的歐洲、蕭迪魯、牧神前往斯巴達、拜諾、亞特里亞人、溫地帶斷草、冬天的一日、冬季運動、心中的阿把火、卡麗	短篇小說	日譯

1974	46	Harry Martinson 馬汀生	瑞典	Spökskepp (1929) Modern lyrik, Antologi (1931) Nomad (1931) Natur (1934) Vagnen (1960) Dikter om Ijus och mörker (1971)	鬼船 現代抒情詩集——詞華集 流浪者 自然 車 光明和黑暗的詩集	詩	日譯
1975	47	Eugenio Montale 蒙大來	義		墨魚骨及其他詩篇	詩	未知新譯
1976	47	Saul Bellow 梭爾·貝羅	美	Henderson the Rain King (1959)	雨王亨德森	小說	王存立《雨王韓德森》 (1978 台北：久大) 卞宇理《雨王亨德森》 (1979 香港：今日世界)
1977	48	Vicente Aleixandre 亞歷山大	西	Vast Dominion (1962)	大版圖	詩	未知新譯
				Destruction or Love (1933)	毀滅與愛情	詩	未知新譯
1978	48	Isaac Bashevis Singer 以撒·辛格	波蘭	The Magician of Lublin (1960)	路柏林的魔術師	小說	未知新譯
1979	49	Odysseas Elytis 伊利狄斯	希臘	Axion Esti (Worthy it is, 1959)	它是值得的	詩	未知新譯
1980	49	Czesław Miłosz 契斯渥夫·米瓦希	波蘭	Zniewlony umysl (The Cartive Mind, 1953)	禁錮的心靈	評論	未知新譯

製表人：蔡孟儒
製表日期：2014 年 6 月